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七十七

金文詁林補

第四册
卷七、八

周法高編撰

a 日
b 日
剌卣 兄日壬〈5278〉
〈0617〉 畐卉
史牆盤〈2309〉
陵方壺〈2311〉
胤嗣舒盜壺〈2280〉

金文詁林補 七

周法高學

唐蘭曰：「卣銘說，『用乍（作）文考癸寶障（尊）』，可見文考日癸即文考癸，猶文癸，稱文考為考，是周人語。凡稱祖妣父母兄等用甲乙等十日之號的，如祖甲、祖乙之類，舊謂以生日命名，也有人說是用死日為名，但從上甲、報乙、報丙、報丁四代來看，怎麼能這樣地巧排在一起呢，或者按着甲乙的次序生，或者按着甲乙的次序死呢？我曾作過這樣的解釋，即這是按祭的日次排的，用

甲日祭的就叫祖甲父甲，用乙日祭的就叫祖乙父乙，與生死之日無關。卜辭凡稱且甲父甲等均以甲日祭，是很明顯的證據。（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九二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五三頁冊眾尊「文考日癸」（2137）

日△〈又1〉「旂五日△周事」〈又2〉「顯宴孫之月乙亥之日△」〈又3〉「乙亥之日△」〈又5〉「王才在射日△宮」〈又31〉「□□旬又四日△丁卯」〈又84〉「匕文考日△乙寶障宗彝」〈又85〉「匕文考日△乙寶障宗彝」〈又86〉「匕文考日△乙寶障宗彝」〈又133〉「繼鑾旂五日△周事」〈又288〉「日△夜不忘」〈又309〉「其日△龔歷歷」〈又310〉「商用乍作文辟日△丁寶障彝」〈又311〉「陵乍作父日△乙寶罍」〈又329〉「興其萬年永寶日△鼓」〈又348〉「于興文妣妣日△戊」〈又349〉「文母日△庚弋巽休」〈又349〉「用乍作文母日△庚寶障尊彝」〈又351〉「用乍作文母日△庚寶障尊段簋」〈又378〉「周□乎月

「子日乙」〈文4180〉「祈四日」〈文5307〉「關乍生男皇考日辛陣彝」〈文5932〉「召乍作文考日丁寶陣彝」〈文5941〉「五日」



時　古文作旹　中山王譽壺

「明太之于壺而旹(時)觀焉」〈2286〉

周法高曰：說文卷七上日部「時，四時也。从日寺聲。旹，古文時从之日」市之切。中山王銅器銘文中之字往往與說文古文合，可証王國維說之古文為六國文字之說。

〈2286〉「明太之于壺而旹(時)觀焉」

早 或从日棗聲

中山王嚳鼎〈2287〉

張政烺曰「㬬，从日，棗聲，讀爲早。」（古文字研究第二二四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鼎銘「㬬早弃羣臣」）〈2287〉

趙誠曰「暴，《說文》作㬥，从日从出从廾从米會意。《中山鼎》从日从米會意，米即麥。《後漢書·高鳳傳》「曝麥於庭」；《方言》「曬，曬晞，暴也」，「暴五穀之類」。則从日从米與从日从麥同意，即現在所謂的曬糧食。這裏用為暴猝之暴。《廣雅·釋詁二》「暴，猝也」，倉猝、突然之意。暴弃羣臣，突然拋弃羣臣，即突然死去的委婉說法。張政烺以為此字从日棗聲，是早字的異體。（古文字研究第二五四—二五五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鼎銘「㬬（暴）弃羣臣」）〈2287〉

周法高曰張釋為「纍」讀為早是也朱德熙裘錫圭同（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九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趙釋為暴非是古文字字形表二六〇頁暴字下收中山王鼎與趙誠說同誤」

〈2287〉「纍早 𠦜 衆 群臣」

書 a

昧 免簋 (3558)

白川靜曰昧喪昧爽也免毁有昧爽王格于大廟井叔右免即命然冊命中一般用旦關於此點斷代曰西周金文惟此二器是在昧爽之時朝于宗廟其他器多記朝于旦時此器記昧爽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酉明王各周廟則昧爽在旦明以前小徐本說文曰昧爽旦明也从日未聲一曰闇也混昧爽為旦明是不正確的淮南子天文篇記日初出為晨明在旦明以前說文晨早昧爽也是晨明即昧爽昧爽應在平旦以前爽是爽明而昧又訓闇故昧爽是將明之謂……魯語下謂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是說群

臣朝王者辨色（昧爽）而入君主則日出（旦）視朝與此銘可相對照。

昧爽殆即卜文中所見之妹也。

辛酉卜貞今日不雨其雨妹雨 後上三二·一〇

乙丑卜貞今日雪妹雪 金六六七

皆為卜辭未期之文，妹即昧之義，殷代之紀時方法，早朝用昧，今明朝夕則用昃暮昏夕等語，時間雖因季節而異，然此等用語可視為相對地各表示一定之時間關係者也（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八至一六八六頁六二小盂鼎林潔明譯）<671>

a 晉
格伯作晉姬簋〈1258〉

b 晉公盦〈3012〉

鄂君啟節
舟節〈又2〉

同上
車節〈又3〉

曾侯乙編鐘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二五八頁晉字下收曾侯乙編鐘。今據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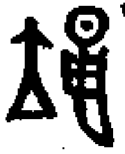
〈又2〉「大司馬邵昭鄗陽敗晉币師于襄陵之戠歲」〈又3〉「大司馬邵昭鄗陽敗晉币師於襄陵之戠歲」〈文45〉「隹惟[illegible]陽屈柰晉人」〈3617〉「大賓為王僧晉鎬」



滕昃侯吳戟〈3129〉 从天

裘錫圭曰：在漢字發展的過程中，把合體表意字的一個偏旁略加改造，使之轉化成聲旁，從而把原來的表意字改變成形聲字的現象是頗為常見的。……如吳字本作、等形，（甲骨文編二八一頁）以象人形的大旁和日旁的相對位置表示出日已西斜的意思，後來大被改為形近的矢，吳字就由表意字轉化成從日矢聲的形聲字了。（中國語文研究第二期四三頁釋勿發）



[a] 昱 五林二雪 [d]

若昱乙鼎

 卯卣 二四

[d] 赤塚忠曰翌日祭日之名也已見卯其卣第一文末之翌日並非丁日之先王即報丁大丁中丁祖丁武丁康丁及文武丁之祭日而蓋應解作文首之文武帝乙之翌日之意也即是作銘之記日乃追溯至受王命之日乙巳者也據卜辭例則如

癸丑卜王貞旬亡禍在四月甲寅彡翌日自上甲癸亥卜王貞旬亡禍乙丑翌日在五月（佚九〇六）

癸未王卜貞旬亡畎王𣇿曰吉在八月甲申工冊＝其文癸巳王卜貞旬亡畎王𣇿曰吉在八月甲午翌上甲（遺珠二四

四）

癸未王卜貞旬亡𡆥王占曰大吉在九月甲申翌沃甲癸巳

王卜貞旬亡𡆥王占曰大吉在九月甲午翌陽甲前五一一六

二）

每一旬對先王之翌祭循環行之又各在其旬內則如

庚辰卜行貞翌辛巳翌于祖辛亡𡿧丙戌卜行貞翌丁亥翌

于祖丁亡𡿧在十二月（續一一八三）

甲申卜即貞翌乙酉翌于小乙亡𡿧丙戌卜即貞翌丁

亥翌于父乙亡𡿧（粹二八八）

以連接于在該旬之初日祭祀之先王之後之王卜問在其號

之干日祭祀之事然若據此一全文其翌祭並非在卜日舉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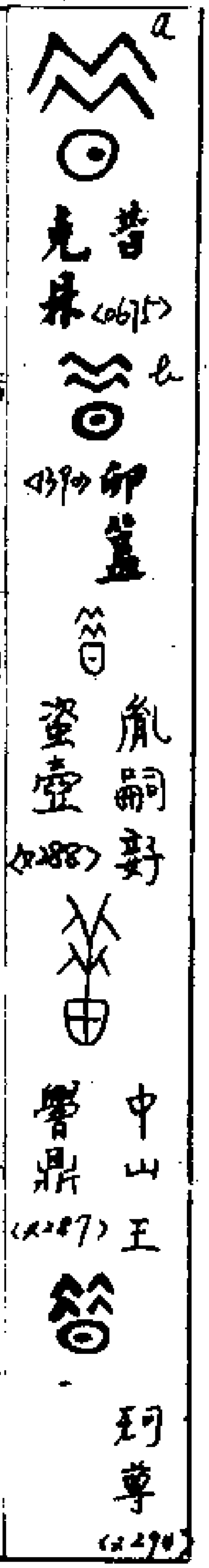
而於當日告終者也帝乙之翌祭在乙巳之日命尊祖之事翌

日行饞更於其翌日烹熟下一日雖無記載蓋在其日供祭完畢者也

而於乙酉之日移于徐地如此則此銘對翌祭之祭儀較卜辭有更詳細之傳承也」（殷金文考釋第一七頁）郭其昌第二(2)林潔明譯(2721)

唐蘭曰「𢍉即㬀，是羽日、翊日、翌日等字的繁文，卜辭詞也見於康王二十五年的小盂鼎，可見此器當作於昭王初期，在殷墟卜辭裏，祭禮有彡日和翌日，彡前翌後，總稱為祀，周初還沿襲殷代的祭禮，所以前面說酌祀，接著說雩府翌日，翌日這種禮，古書稱為繹，春秋宣公八年「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毛詩絲衣序「絲衣，繹賓尸也」，爾雅釋天「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

翌日本來就當第二天講。春秋的壬午猶繹，正是辛巳的第二天，可見古書所記周和春秋時魯國的繹，就是卜辭和此銘的翌日。至於爾雅把繹和彤混而為一，是錯的。這種祭禮總名為[酉彡]或[酉彡]祀，分別開來，先是彡日，後是翌日，也就是繹，那麼繹並不是彤日。翌聲轉為繹，正如羽的讀如翌，古代魚部和之部韻往往相轉。近人研究卜辭，也只從尚書的高宗彤日，知道卜辭的彡和彡日就是彤日，而不知道卜辭的羽(翌)和羽日(翌日)就是春秋詩序等的繹，所以對卜辭常見的羽(翌)日禮就無法解釋了。(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五八一五九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二七作冊麥尊(麥若彝、目)(49)



加藤常賢曰 昝 契文 昝 昝 昝 金文

昝 篆文

字形 葉玉森曰

从巛乃象洪水即古𢇛字从日古人殆不忘洪水之𢇛故

制昔字取誼於洪水之日（甲骨學文字編引）

究竟制字是否起於此一概念不能無疑从巛之字形而言說

文所謂乃殘肉之形亦屬無理葉玉森對於昔字之音究从何

來不知作何解釋

觀契文之用例如

丁亥卜㱿昔乙酉……（後上三八·三）

癸未卜貞昔丁丑(前四·二七·三)

昔字並非用為遠古之昔之意而皆指三日之前之事故檢說文則有昨字累日也正是契文之昔字之用法之意則昔與昨本為一義也

於是進入討論𢀛之字形問題余以為乃从日(意符)𢀛聲(聲符之形聲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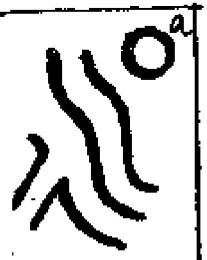
字音思積切𢀛表示此音𢀛究為何物之象余以為𦭼(蕃蠶)之𦭼之形也𦭼蠶之所藉者也(說文句讀𦭼有幾重故得積之音也

字義累積之日之意也(漢字之起源六一四—六一五頁林潔明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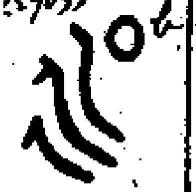
張政烺曰：追述往事。昔者二字在䜌鼎中連續出現四次，蓋當時行文習慣如此。先王指王䜌。（古文字研究第二三五頁中山國胤嗣𧊒蛮壺釋文「昔者先王」〈2288〉

昔〈0087〉「昔余既令汝」〈0087〉「昔者」〈0087〉「昔者」〈0087〉「昔者」〈0087〉「

昔者」〈0088〉「昔者先王」〈0094〉「昔才（在）爾考公氏克逑玟文王」



a 衵 說文新附曰表也 以日永会志 衵伯匜 〈2763〉



b 衵盤 〈10115〉

〈又109〉「永衵白𩫏自乍寶盤」

〈又110〉「永衵白𩫏」



旦 象日初出未人

商承祚也 類纂〈174〉



〈1382〉類纂 旦

圖 兆 〈2281〉

高鴻縉曰『按甲文𣉻字粹編釋𣉻于省吾作釋𣉻等文糾之謂即旦之初文从日丁聲丁旦雙聲並端毋字契文丁字作口◇與金文旦字下从之填實形同甚是』（字例五篇一八六頁）

徐中舒、伍仕謙曰『旦，明也，古以日出漏三刻為明，周禮春官雞人「大祭祀，夜呼旦以叫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表紀亦如之；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枕旦宮乃百官旦明朝會之宮，漢官儀「夜漏起，省中黃門持五夜，甲夜畢傳乙夜，乙夜畢傳丙夜，丙夜畢傳丁夜，丁夜畢傳戊夜，戊夜畢，是謂五更」，五更持夜即古代雞人呼旦之制』（中國史研究九七頁中山三器釋文及宮

室圖說明 四 中山王宮室圖說明執旦宮方里（千尺）」〈X289〉

周法高曰：「執旦宮」朱德熙、裘錫圭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五一頁）作「旦埶宮」，前二字誤倒。」

〈X25〉「旦。」〈X288〉「丞口工城旦口。」〈X300〉「王才（在）周康宮得夷宮旦。」

」〈X289〉「埶旦宮方百毛（尺）」

朝[a] 盂鼎 朝〈0676〉 朝[c] 朝[d] 矢方彝〈0446〉 朝 利簋〈X308〉

[a] 白川靜曰：朝夕與夙夜相似之語，若以二者之分別而言，則夙夜用於祭事，而朝夕用於政事。不過金文中有如克盨「其用朝夕享于皇祖考」用朝夕于祭事之例。又經籍中亦有如詩雨無正「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兩語用法相同之例，此則承上文命之助王之政事也。（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六三頁六一大盂鼎，林潔明譯〈0676〉

[c,d] 白川靜曰：朝與旦在用例上稍有不同。冊命之時大致用旦，偶有曰昧爽，用朝至之例，金文以外則無所見。在經籍中有數例如書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周公朝至于洛，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等句中，則于會同

舍命之禮用「朝」。

「朝至」一語。余意以召誥之例解之為是。然斷代中别出新解，以朝至為東至之義。自周赴洛之意云。其說以關于當時之王所及周都之關係之新說為據。因其中包括重要之問題，故詳引陳氏之所論。

此銘，以八月甲申王命明保，後三日丁亥告于周公宮。至十月癸未，始朝至於成周，相隔二月。朝至即東至。下詳則王命明保之地，並周公之宮當在西土。善鼎「旧王才宗周，王各于大師宮，此大師宮之在宗周者。周公當成王時為大師，此在宗周之大師宮與周公之宮不知是否一地。周公子明保不親告而令夨告於周公宮，可証八月甲申之時，王和明保在一地，而周公不在一地。明

保使令告於周公宮而公(即周公)會令造同卿事寮是卿事寮本屬於大師周公所掌由此可見明保代理周公的職位與文獻所載周公次子世為周公說相符合。告於周公宮而公令同卿事寮則周公是生稱而宮是周公所居之宮卿事寮先受掌於周公因王命而授於明保。

自八月甲申至十月癸未。恰是六旬至此明公朝至於成周王命之時稱為明保。此時代周公至成周尹三事四方故此下稱公或公尹。朝至之詞見於以下各篇。

召誥　太保朝至於洛。周公朝至於洛。

洛誥　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

牧誓　王朝至商郊牧野。

凡此洛洛師攸並成周由西土的周說來都屬于東國所以朝至也者謂東至全文朝字一旁象日出草中一旁象水潮之形日出東方為朝故朝有東義考工記匠人建國以正朝夕正義以為言朝夕即東西也爾雅釋山山東曰朝陽

按此說之問題點有以下諸點

1. 以善鼎之大師宮為周公宮作為當時周公在宗周之証然善乃作為纂侯之輔佐而任繳之師戍之監嗣之職善氏與周氏之間並無特別之關係又全文中並無稱周公為大師之例且器之時期亦頗遠隔

2. 以命之「㫖命」「同鄉事寮」者為周公然其事乃上文中王命明保之事又以為本來是周公之職位而以明保代行然

重要如舍命之禮代行之事實於理難通.

3. 以周公宮之周公為生稱，然宮已如上述乃宮廟之意.

4. 以王與明保之所在及周公宮皆在西土，然據下文十月癸未明公在成周，翌日甲申用牲于京宮康宮及王所三者皆應視為在王城之地.

5. 由初命至舍命之式其間有六旬，然此並無初命乃在西土行之之意，余以為乃大會同之禮之準備期間，以初命在宗周舍命在成周之說實為臆說.

6. 洛誥中有「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之語，並無可將「朝至」之朝與「朝用書」之朝加以區別之理，且「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之文亦難以釋作東至

朝至與金文中云旦格之語法相同，皆言該種儀禮舉行之時

刻陳氏之說乃因此周公為生稱又以周之三都乃宗周岐山

葊京鎬都及豐从此導出之說也然本器之儀禮全在作為東

都之新邑洛舉行者也余意當時或暫時遷王都于新邑洛據

本器銘此地有京宮康宮亦有王所尚書洛誥即記在此地宣

告大一統之誥周公宰治此地其廟亦在洛子孫世襲直至東

周余意此器銘乃記述繼承周公一職時之就任儀式者也（金

文通釋六令彝頁二九一——二九四 林潔明譯）<2146>

<2196>「甚于之茲朝夕監」

<2308>「隹唯甲覺子漳朝」

0892 旅

旅 a 不从斤

休盤（簋）叙字重見 <2922>

旅 a

戊未作父 <0503> 旅

旅 c

未師 <0665> 旅

<又1>「旅五日用事」

<又133>「絲（總）（攣）旅五日用事」

<又159>「用旅眉壽」

<又301>「易錫女汝絲旅用事」

<又336>「王角旅于羊」

<又486>「旅四日」

<又491>「絲（總）（攣）旅」

<又2290>「絲旅」

0893 



旗　書生盨

「朱旂旗」〈4387〉

唐蘭曰：「旜字也，見書生盨，就是說文旃字的或體旜字。此處應讀為擅。」（文物一九七七年八期九頁西周時代最早的一件銅器利簋銘文解釋）〈8308〉

〈8308〉「用匄作旜。」（公貿西阪彝）

㠩 施 中山王譽壺

「余智(知)其忠誶(信)施也」〈X261〉

朱德熙、裘錫圭曰:方壺和大鼎的銘文裏都有㠩字(以下用"號"代替),凡七見:

(一)方壺銘十行:余知其忠誶(信)而譸(專)任之邦。

(二)方壺銘二十行:……則上逆于天,下不順于人(人)。

(三)方壺銘二十四行:將與吾君並立于世,齒長于會同,則臣不忍見(見)。

(四)鼎銘二行:嗚呼語不廢哉,寡人聞之,蒦其汋(溺)于人(人)也,寧汋(溺)于淵。

(五)鼎銘十六行:寡人聞之,事少如長,事愚如智,此易言而難行(行)。

(六)謀慮皆从，克有功智，辭死罪之有若，赦知爲人臣之義

）。

這個字肯定是一個後置的虛詞，細玩文義，字在句子裏所占據的正是「也」字應該占據的位置。(四)、(五)、(六)裏的四個字尤爲明顯。回過來看字形，此字从「㫃」从「𠂤」，大概是它的的變形（𠂤↓𠂤），應釋爲「施」，讀爲「也」。（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四二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

張政烺曰：「𣃦即施字，《說文》：『施，旗旖施也，从㫃，也聲。』此銘及譽鼎、盗壺皆讀爲也。」（古文字研究第二一一三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

壺銘「余智（知）其忠謝（信）施（也）」。〈2286〉

趙誠曰：「𢊁字壺銘三見，字不識。此字與《家盤》𣲞字形同，姚孝遂疑為𣲞字，借為倚，通猗。𣲞、倚雙聲，倚、猗音近，故可通假。猗字，先秦習用為句尾助詞，在此相當於後世的『也』字，應屬上讀。《中山鼎》𢊁字四見：一、𥄉其汋於人也，寧汋於淵（第一段）；二、此易言而難行也，非信與忠，其誰能之（第四段）；三、克有功，智也；四、詒死罪之有若，知為人臣之義也（第五段）。从文意看，只能屬上讀，姚說是也。」（古文字研究第二四九—二五〇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壺銘『余智（知）其忠誨（信）𣲞（也）』」）〈X286〉

周法高曰：「𣲞隸微部，旋隸歌部，『𣲞』與『也』韻部不近，姚、趙說非。朱芳圃說是也。古文字字形表二六二頁旂旜字下收中山王鼎此字非也。」

〈0286〉「余智知其忠詩信施也」〈0286〉「下不忠順於人施也」〈0286〉「則臣不忍見施也」〈0287〉「蒦與其汋溺於人施也」〈0287〉「此易言而難行施也」〈0287〉「智施也」〈0287〉「智知為人臣之宜義施也」


游 中山王䶂鼎〈2287〉


〈2291〉屬羌鐘


鄂君啟節 車節〈83〉


曾中子游父鼎〈2198〉

于省吾曰：鄭謂「威義遊遊猶言威儀悠悠」，但「悠悠」非形容「威儀」之詞。「遊遊」應讀作「優優」，「遊」與「優」同屬喉音、幽部，故相通借。《論語．憲問》：「為趙魏老則優。」皇疏：「優猶寬閑也。」《淮南子．時則》：「優優簡簡。」高注：「優、簡、寬舒之貌。」「優優」係形容威儀之寬閑安適。又按自來之治《說文》者，往往以文字曾見于《說文》與否，作為判斷正字和俗字的標準。由于《說文》有「游」無「遊」，所以文字學家多謂「遊」為俗體。今「遊」字既見于此器，又見于鄂君啟金節，則「遊」非秦漢以來的俗體字甚明。（古文字研究第四六頁「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蔡侯盤「威義（儀）遊遊」）〈2143〉

商承祚曰："楚建築不小的宮臺，以宮而論，有細腰宮、殿龍宮、大宮、渚宮、蘭臺宮、壽宮等，則此遊宮當為另一宮。昭陽破魏得八邑，這樣大的勝利，在楚國是史無前例的，凱旋歸朝，懷王舉行獲軍殺將略地慶功的典禮就在這所遊宮。"（文物精華第三集五二頁鄂君啟節考）〈又2〉〈又3〉

「王尻(處)于茂郢之遊宮」〈又3〉「王尻(處)于茂郢之遊宮」

〈2198〉〈又2〉「曾侯中子游父自作將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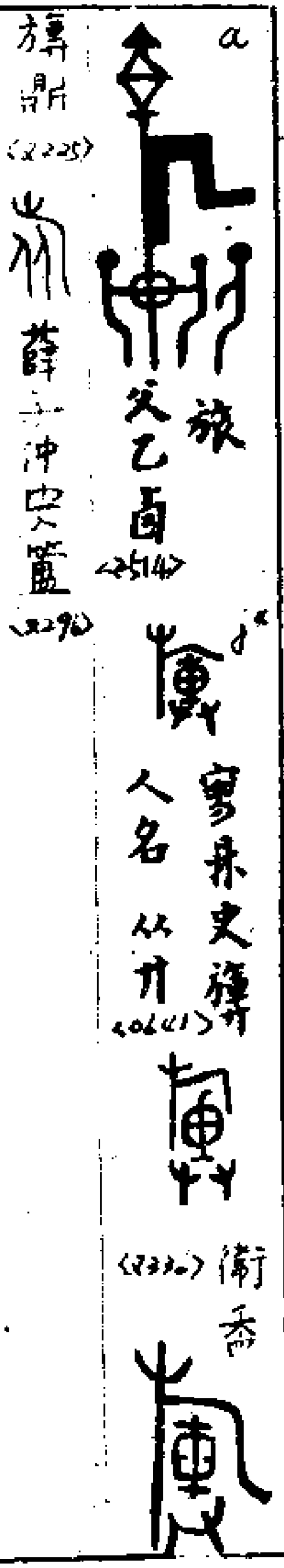
「曾子游擇其吉金」〈又241〉「曾中游父自作寶甫」〈又202〉「曾中游〈又54〉父用吉金自作寶尊壺」〈2286〉「氏是以(以)遊(游)飲飤(飼)」〈2287〉「氏是以(以)寡人委賃(任)之邦而去之遊」〈2291〉「膚叔之中(仲)子平自乍鑄其游鐘」〈2271〉「鑄其游鐘」

0895 旋

旋 召卣 1220 从止 麥盉 〈1180〉

a 白川靜曰「旋從」奔走也」如周公簋之「克奔走上下帝」此語本為祭祀用語然于其宗廟中行進奔走之事即含有事君恭順之意味故「進奔走」適用于見事」（金文通釋第九輯四七一頁四五 鬯圜器林潔明譯）〈1122〉

唐蘭曰「旋」漢書董仲舒傳注「速也」史記天官書索隱「疾也」旋字與還通「詩還」子之還兮」毛傳「還便捷之貌」韓詩作嫙旋走和奔走的意義相近」（古文字研究第二輯六四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二九麥方盉「旋走」〈1950〉



白川靜曰所謂旅彝者蓋指此等旅宮之彝器者也既已見于明公毀然與本器合而觀之為研究旅器之問題之好資料也故關於旅器於此機會請一論之

關於旅器向來有種種說法至今尚未有定論銘作旅彝之銘文罕有長文缺乏可以从其銘辭而推考旅器之性質之資料是解決此問題之困難

阮元在旅鐘之注下謂旅為陳列之義旅鐘者編鐘之義也（積古二一）其銘作「□□作旅」然編鐘並無銘作旅鐘之例又在其他彝器中亦無如編鐘之以二肆一堵之陳列方法故於他種旅彝

其說難通又阮氏將砮父癸卣之「砮乍父癸寶䵼彝用蓳」之最後一字讀為「旅車」二字解作「言用以臚列主軍之器也」（積古一三四）以此為在征行之際載宮廟之主社主等於齋車而行每舍則于此行饋奠之事者也乃另一義因蓳本為一字不可析讀為二僅因蓳字从車而執此說者頗多然龔自珍謂从「祭器不踰竟」（禮記曲禮下）之禮法而言則出行之器僅為用器而不及祭器故器銘中所言旅者乃所謂旅祭者也（簡清一二引）郭沫若氏亦同此說以旅解作即「李氏旅于泰山」之旅（金文餘釋之餘壹卣釋文）然旅乃天子諸侯所行之祭祀此說不能說明多數氏族殘留下多數之旅器之事又郭氏作為舉例之壹卣中有「壹乍父癸旅宗䵼彝」郭氏以旅為祭名宗為宗廟因旅祭為宗廟以外之祭故本不能與宗廟連結者也若參照旅宗卣（寧壽七四）有「周孚鑄旅宗彝」等則

分為旅與宗者乃錯誤之說旅宗二字應連讀內藤戊申氏之金文札記亦注意到旅器之銘常有旅宗連文而無作宗旅之例之事實此可以作為旅宗二字連文之證

旅器為數甚多僅三代中所錄亦遠出二百器之外以其器之種類而言則鼎甗彝毀簠盨尊壺卣盉解爵匜鐳罐等皆有銘為旅器者雖在三代中無其例之器制如斝則有白貞斝（小校六八七）舉斝（西清二三一）鐘則有叡仲鐘（奇觚九三三）泃公鐘（貞松續上一）楚公嘆鐘（小校一一八）等不見有旅器之適例之器目極為有限以此言之旅器幾乎包含所有之器種可知旅器可以作為祭器禮而構成一整套者也而且此等旅器與其他彝器在制作上並無任何區別

關于旅器雖恩有其他專論之機會然旅器要為用於本宗以

外之旅宫之器也。召氏之器中有稱為「圜宫肇彝」「歜宫旅彝」者，蓋召氏在其本籍之地之宗廟以外，尚有稱作圜宫、歜宫之旅宫。旅器蓋即用於該處之器也。一般稱旅彝、旅宗彝者，可視為各別之旅宗之器。據楚王酓章鐘，楚王在西陽大去之後，為殘留于其地之曾侯乙之宗作器，並以此記在西陽之事，此乃為他家作器而置於其宫之例也。又在作册魖卣中，作册魖與其辟公共見服于宗周，在豐受賜焉，而作旅彝器之放置之所在，雖不明，因乃在離開本籍之地所作之器，故當為用于旅宗之器。

關於旅器，首先須研究本宗與旅宗之問題，與行器、从器之關係，其器之種類及制作起原及沿革等等問題，須檢討之處尚多，因非可以遽下結論。然召氏之圜器及尊卣中有如「圜宫旅

「彝」欲宮「䢼彝」與宮名相連而稱䢼彝者當為提示旅器之性質之上好資料故借此機會記其概略〔金文通釋第八輯四五五—四五七頁四四三〕鹽尊林潔明譯〈2143〉

"九"赤塚忠曰「旅字又寫作旂殷周之青銅器中多有銘作旅彝旅宗彝者關於旅器何來解釋為主要供行旅之用即軍中載宗廟之木主而行故為祭木主之用或為祭祀旅行途次之土地之神者也小屯之殉葬群中有以為是司庖廚之職者而備有觶觚等故以上之解亦尚有理也

然加藤博士以為旅彝為儀器即儀仗器表示作器之宗教人之職能」〔殷金文考釋八六頁偕旬(的)〕林潔明譯〈2108〉

白川靜曰：關于旅器，向來有諸說，內藤戊申氏在《金文札記一》（甲骨學四、五號）中試圖整理之，阮元謂，言用以臚列主事之器也（積古一、三四），令行旅、旅陳二義而釋之，龔自珍則曰：旅與出師載主，卿行旅從，皆無涉古器，凡言旅者皆祭器（清閣）

一二 引

以祭器解之，郭氏亦以旅祭之義說之，然其說不能說明旅器之一般情形。

旅器其數甚多，明顯地有征行遠遊之時所用之器，又有如旅宗彝、旅宗障彝等顯示其為廟器者。旅本來為行旅之旅，謂本廟之外，外之地方也。征役等之際，奉宗主社主而行，或為祭祀而行還宗主之事。周初時周之宮廟在成周，亦在葊京，此外又有多數稍作庭之行宮地方之諸族亦有擁有旅宮旅宗者，其祭

器稱作旅彝請參照召尊條（金文通釋第三輯一三九頁一一三

明公毁　林潔明譯

〈2260〉

白川靜曰：旅說文軍之五百人為旅，从㫃从从，从俱也。録重文古文一字曰古文旅古文以為魯衛之魯，繫傳作軍之五百人从㫃从从从旅，俱也。故从从从从軍五百人為旅者周禮大司徒之制也。古文之旅字首其旗杆之形，都齊之器銘中已見其字形段注引左傳隱元年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為證然金文中其證甚多……關於旅魯通用段注曰

此言古文段借也，周本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即書序嘉禾旅天子之命旅者魯也。

兩字雖通用然魯之古文非旅字也。

關於旅众之意六書故曰

竝人在𠙵下以旗致民之義也合祀五帝大神為旅上帝徧祀山川為旅四望祀群神於泰山之下為旅於泰山同見為旅見徧酬地下為旅酬廷實之陳以百為旅百皆取於众義也借為行旅羈旅

然字之本義為羈旅也外祭曰旅上文之祄从一人旅从多數之人奉氏族之旗識行祭祀于外之意也其祀處或稱旅宮中觶有王大肖公族于庚□旅當時中自南宮得脫馬王命以先馬之事蓋在旅宮之儀禮之際之賜與也金文習見之旅器蓋亦為用於其儀禮陳肆之用者也其字大抵亦作旗大子孟鼎有邦賓陳其旅服者乃謂自地方而參加王宮之儀禮之時奉獻肆陳也上帝四望之旅祭亦外祭也因出行而祀故得此名義者也則旅者乃謂由於旅祭而出行也謂其旅众謂其儀禮其

用器肆陳其用器皆謂旅乃一義貫通之語也

又有其他假借之用義伯晨鼎（通釋卷三二八）之賜與之中有攸勒旅五旅彤弓彤矢旅弓旅矢奇觚解為周禮之五百人為旅然列於馬具之後兵器之前乃武器之類也說文（五上）有櫓大盾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注櫓大楯以為翳也蓋載于車上者也又下文之旅弓旅矢為盧塗黑之弓矢也彤矢即丹矢彤弓賜塗丹之弓矢與塗黑之弓矢也皆為用於儀禮者旅弓旅矢亦見于書文侯之命左傳（僖廿八年）之册命字同為借用作櫓盧者也旅字諸義殆皆可於金文中見其用例說文新義卷七上一三九五｜一三九六頁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旅簋即旅器之旅，旅器雖本為用於旅宗之器，然本

宗之器無攜行於其他地方者故於其時因旅器中解銘有王大省公族于庚口旅于旅宮行會同公族之禮參加在他處舉行之禮時似有攜帶旅器旅服之事尚書顧命之禮乃記即位繼統之大典者也並非常禮然在諸侯就位之前列述種種禮物本器則為參與獻臧之禮蓋奠置其旅服之意也服指禮器禮物之類陳氏謂奠其旅服是放置邦賓的行旅之服而衣朝服然在禮已開始祼禮已終王入御之時實無轉而述及行李之事之理也（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九。頁六二小盂鼎林潔明譯 <0677>

黃盛璋曰：本文所稱之「旅彝」是包括一切殷周銅器中自以「旅」稱者，如「旅鼎」「旅盨」「旅匜」「旅彝」等，其例彝銘中多至千百個，見于一、二十種銅器中。「旅」字下或從「車」，而從「車」之「旅」有時「旅」與「車」分判為二，仿佛兩字，有時車形所占之位置大，而其上所從之㫃形反不顯，宋人書于「旅車」合形者皆釋為「旅車」兩字，其誤相沿甚久，直到清末吳大澂、劉心源輩仍不能通其讀。吳氏或釋為「旅車」或竟釋為「車」，劉氏則釋為「旅輦」或「輦」，並從而曲解之曰「輦乃胡槤字，旅輦即旅槤也」。此合形字至方濬益、郭某兩氏始決定為「旅」之繁文，從而「旅」之字形問題方告統一。然容庚初作《金文編》，並不以釋「旅」為然，仍定為「旅車」兩字合文，其後因郭氏爭難，《商周彝器通考》中已改從新釋，于此可見一個問題從爭論至于統一，其經過實非簡易。

旅彝之"旅"意義為何，旅彝究竟表示什麼用途，這在銅器研究中是一個一直未獲解決的問題。由于它在銅器銘文中出現很多，所以自北宋以來就被提到討論日程上來，數百年來已有不少人試圖加以解釋，提出許多不同說法，就其代表而論，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一)旅眾說 此為宋人通常採用的說法，如博古圖、廣川書跋、紹興古器評、鐘鼎款識、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等書無一不採用其說，根據如下：

按王安石字說曰眾曰旅，則知旅卣者非一器，蓋旅進旅退非一之狀，猶編鐘、編磬之類是也。(博古圖一〇·三七—三 周東司徒卣)

旅彝者，昔人嘗謂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則旅舉其眾，考諸款

識觚曰旅觚，敦曰旅敦，匜曰旅匜，彝曰旅彝，簠曰旅簠，義率如此(同上一〇·二四—二五商冀父辛卣)

旅言其眾(廣川書跋周伯漁父觚)

蓋旅取其眾，如張伯作旅匜，叔作匜之類，明其非一器(歷代鐘鼎彝器款識仲酉父敦)

(二)旅陳說此說亦發端于宋人，清阮元積古齋彝器款識始加以發揮

爾雅釋詁：旅，陳也。彝器凡言旅者，皆臚陳之義……此曰「旅者蓋陳列之文(卷一旅鐘)。彝器多以旅車為名，禮儀象不出門而古者師行，奉宗廟主與社主，載以齋車，每舍有饋奠之事……祭器不可踰境，故別作尊彝陳之主車，示敬也。此曰「用旅車」言用以臚列主車之器也(卷一·三四頁父癸卣)

(三)旅祭說、旅眾、旅陳、施于旅彝，仍然不能說明問題，所以清人提出旅祭一說。

「旅是祭名，車形則受車服之錫，而告其祖」，「旅與出師載主」「卿行旅從皆無涉，古器凡言旅者，祭器；凡言從者，皆出行之器……祭器不踰境，踰境者用器耳，于此發其凡焉」（筠清館金石引龔自珍說）

自旅祭說出，旅眾、旅陳兩說皆為所代，清末劉心源、方濬益等人皆主此說，近代郭某更加發揮，集旅祭說之大成：

「旅字前人每視為羈旅字，今案當如季氏旅于泰山之旅，意猶祭也」，「旅宗尊彝者，謂祭陳于宗廟所用之彝器」（金文叢考單癸卣作文考旅尊彝下釋）

旅彝者，謂陳祭于宗廟之彝器，彝器銘稱「旅彝」者多係此義，非

盡羈旅字(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召卣用作蚁宮旅彝釋「旅臣」者旅當訓為祭,以下文言享孝知之(同上書召叔山文簋鄭伯大司召叔山文作旅簋用享用壽用匄眉壽釋)

此「旅」字當解為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之「旅」舊說「旅」為祈禱天地山川實則人鬼亦可稱「旅」彝銘多見(同上書滕侯穌設「作厥文考滕仲旅設」釋)

釋「旅」為祭,一有文獻上的證據,再則召叔山父之旅簋明言用于孝享;三則滕侯穌之旅設實為其父之祭器,例證明確如此,似無可懷疑.所以近年來銅器學上旅祭之釋一如「旅車」合形之「旅」一樣,差不多被默認為定論.

(四)征旅說 此說初露于方濬益在其所著綴遺齋彝器考釋有關「旅彝」、「旅行器」等銘文解釋中時有反映,但另一方面又主旅祭

說，說明方氏對旅彝解釋的思想矛盾無法統一。至馬衡氏始明確提出「旅器為征行而作」，他分禮樂器為宗器、旅器、媵器，旅又有行義，並從銅器銘辭證明旅器就是行器。

（五）宗旅說：這是唐蘭先生最近的意見，他把岐山新出𠑹匜「用作旅盉」譯為「𠑹用來宗旅的盉」，又在注文中說「旅是宗旅，比旅的範圍較小，一個大家庭中包括子弟稱為旅，有當作行旅講的，是錯了」。（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五期五八、五九頁）

此外吳大澂批校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原本今藏北京圖書館）在卷一旅鐘上批注云「以旅作陳列義，說雖詳而終覺偽，或者「呂」「旅」古可通用，此言其可調呂律之義」……

銘文中所見旅彝之用途

旅彝中若干實用為祭器，此亦為無可爭辯之事實，如卣所以

盛秬鬯用于宗廟祭祀，而旅彝中卣亦多見，必為祭器無疑。其次，器之功用雖不限于祭祀，但器銘中明記其為祖考或祭祀而作，則亦必為祭器。郭氏所舉者大抵皆屬此類，茲羅列其例如下：

周乎鑄旅宗彝，用享于文考庚仲（周乎卣三代一三、四○、二）

鄀公諴作旅瑚，用追孝于祖考（鄀公諴瑚，兩周一九○）。

伯大司工召叔山父作旅瑚，用享用孝，用匄眉壽（召叔山父瑚，兩周二○二）。

戜諸作旅彝，用作文考宮伯寶彝（戜諸鼎，愙齋五、一五）。

孔作父癸旅（孔鼎，愙齋六、一四）

盩司徒幽作祖辛旅彝（盩司徒幽卣，三代一三、三○、三）。

用作朕文考日癸旅寶（睘卣，三代一三、四○、三）。

孜作朕文考乙公旅盨(孜盨三代一〇、三五、四)。
滕侯穌作厥文考滕仲旅毀(滕侯穌毀兩周二一二)。
用作曰己旅尊彝(作冊魆卣商周二七八、一一二)。
伯作文公寶尊旅彝(伯卣愙齋一九、一一三)。
用作欮旅彝(召卣兩周八)。
用作團宮旅彝(召尊考古學報第十册)。

若干旅彝可用于祭祀，這僅是旅彝現象之一，並非全部旅彝都是如此，旅彝不得盡為祭器，其證據有三方面：一是若干旅彝銘文中當記其作器的目的，據此可以確知該器的用途何在：

陳公子子叔邍父作旅甗，用征用行，用蒸稻梁，用祈眉壽萬年無疆，子孫是尚(陳公子子叔甗兩周二〇三)。

史免作旅匡，從王征行，用盛稻粱，其子孫永寶用享（史免簠，西周七九）。

旅彝與行彝（器）的關係及其外用的證據

旅彝在銅器中另一可注意的特點就是和征行常有聯繫。前人已有論及之者，但缺乏具體分析與全面觀點，籠統以談，未足為據。這裏進一步論證兩件事，一是旅彝與行彝（器）之關係，二是旅彝外用之證據。只有全面地搞清楚旅彝各方面的用途，旅彝的真正含義才有可能獲得解決。

（一）旅彝與行彝（器）的關係可分以下幾方面考察：

（1）行彝亦稱行器，其出現的範圍雖不及旅彝之廣，但以瑚、簋、鼎為多，非關食用之器即為汲飲盛水之器，與旅彝情形同。如蔕子作行彝，其萬年無疆，子孫永寶用（蔕子匜，三代一七、三二、四）。

曾子原自作行器，永祜福（曾子原瑚，西周二〇九）

伯疆為皇厥伯行器（伯疆瑚，三代一〇、七、四）

曾子與之行匡（瑚）（曾子與瑚，西周二〇九）

□之行匡（瑚）（□瑚，商周一六九）

……公宅父鑄其行匜，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之（公宅父匜，三代一七、三八、二）

匜稱行彝，亦稱行匜，瑚稱行器，亦稱行瑚，還有自稱行留而器為鼎，等于行鼎。如：

子陝□之孫□□□行留（子陝之孫鼎，善齋三九）

鼠季為嬴氏行鼎，子子孫其眉壽萬年用享（鼠季鼎，武英二四）

淖子瑙之行鼎（淖子鼎，三代三、七、八）

此外尚有征盨：

曩伯子庭父作其征盨其陰其陽以征以行則眉壽無疆慶其以臧(曩伯盨黃县器).

而盨亦稱行盨,由甫人盨知其用途相同:

□□為甫人行盨,用征用行,萬歲是尚(甫人盨西周二八).

虢叔鑄行盨,子子孫其永寶用(虢叔盨三代一〇、一三、二)

案盨多稱旅盨,其次瑚、匜、鼎亦多稱旅,所以行×等于旅×.

(2)行彝與旅彝皆自稱用于征行,旅彝明記為征行而作或用于征行的,已見上舉陳公子甗、史免瑚、叔夜鼎、封中甗等,今甫人盨稱用征用行,曩伯盨稱以征以行,曩伯盨還說其陰其陽,陰陽當即陰晴,意思是不論天陰天晴征行都能使用.由此可證,行×征×即等於旅×,並且確和外出征行有關.

(3)汲飲器之壺、瓶等為征行常備之器,常稱旅×,亦稱行×,如:

右走馬嘉自作行壺(右走馬嘉壺三代一二、九、四)

□□孟城作為行鈚(瓶)其眉壽無疆(孟城瓶三代一八、二四、二)。

瓶之為專門汲飲之器。喪史賓瓶也有喪史賓自作鉼用征用行(三代一八、一四、二)是行瓶同于旅瓶，確為征行之用。

(4) 樂器之鐘與兵器之戈亦有自稱行×，惟此兩種不見稱旅

蔡侯轠(陳)行鐘(蔡侯鐘壽縣蔡侯器圖館五六—五七)。

蔡侯轠(陳)行戈(蔡侯戈三代一九、四五、二)

按此兩器為春秋晚期蔡國之器(由于蔡侯之名爭甚多有「南申」、「鑽」等說，因而絕對年代未能確定)最近隨縣新出曾侯鐘詳記每一鐘的音律及其和楚、晉、齊、周等國音律對應關係，其中也提到和轠的音律對應，此字必為「陳」字(蔡侯陳)應即蔡悼侯東之名。東或東國皆此字的一條誤抄，故兩器的絕對年代究

全可確定即公元前五二一—五一九年行鐘行戈之稱出現皆晚，一直到戰國仍有稱行戈之例，而春秋晚期，旅彝逐漸絕迹，鐘與戈亦不見稱旅。

從意義與用途上考察，雖然旅×就是行×，但在時間上則有先後與替代的關係。一般而論，旅×從周初到春秋愈早愈多，愈晚愈少，春秋以後不見；而行×上限則和旅×下限相接，最早僅見春秋下限可到戰國，看來行×即代替旅×，故春秋以後，不見用旅，彼此有一個交替時期，當即在春秋戰國之際。由于時間有早晚不同，故旅×與行×應用的範圍並不完全一致。行×大致用于征行為主，而旅彝則征行不過為用途之一，除征行外還用于祭祀享宴盛稻粱等等，其原因當由于旅彝由祭器分化而來，由專用的祭器漸移動可以多用，故早期應

用範圍較廣，愈往後則偏重于征行，後來行彝逐漸代替旅彝，因而即以征行為主，從事物發展觀點看，是符合實際的客觀規律的。

從「旅」字的語源引繹論旅彝的正解

「旅彝」的得名必不能脫離「旅」字，因此首先應對「旅」字的語源及其語義引繹演變作一個全面的考察。

甲金文「旅」是象旌旗在前而後眾人從之，畫兩人或三人，實即表示多人，純為師旅出征之象。金文有時其字從車，則出征之意更顯。古代用車戰，有旗，有車，有人，非出征之事莫屬。「旅」字本意就是師旅，後來「旅」字雖也有很多引申義，但都是從這一根本演變出來的。根據古書中「旅」字用法的歸納，不外三大支，如下列：

(一)師旅及其演變諸義

(1)通稱師旅。詩采芑「陳師鞠旅」；又黍苗「我師我旅」。軍旅，論語「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2)專稱：師旅編組之單位。左傳成十八年，「旅不偪師」。又哀元年「有眾一旅」。或說五百人為旅，或說二千五百人為旅，總之都是一集體的單位。

(3)變稱：旅眾。爾雅釋詁「旅，眾」。詩大明「殷商之旅」，傳同。左傳昭三年「敢煩里旅」，皆有眾意。

(二)外出及其演變諸義

(1)行旅。羈旅，左傳莊二十二年「羈旅之臣」。商旅，易復「商旅不行」；呂覽高誘注「旅者行商也」。逆旅，國語晉語「舍于逆旅甯嬴氏」。

(2)客處。左傳襄二十八年「而旅于明年之次」；管子小匡「衛人出

旅于曹。

(3)野生。史記集引晉灼說：野生曰旅；又後漢書光武本紀李賢注：旅，寄也，不因播種而生，故曰旅。

(4)外祭。論語：季氏旅于泰山。

以上兩器明確記載為器為征而作，用途主要是盛稻粱，別有三器，雖未記為旅彝，但皆為征行而作，銘例與此相似，可互資印證。

叔夜鑄其饙鼎，以征以行，用鬻用烹，用祈眉壽。(叔夜鼎，攈下九三)

叔邦父作匡(瑚)，用征用行，用從君王。(叔邦父瑚，博古一八、七)

封中作甗，用征用行，子子孫孫永寶用。(封中甗，三代五、十、七)

叔夜鼎自名其器為饙鼎，是食器而非祭器之證。其餘兩器，一

為甗一為瑚，與上兩器同。鼎甗可供烹飪，而瑚則用以盛食物（稻粱），皆征行所必需。凡此足夠證明彝器中確有專為征行之用而作之器。上舉之兩旅彝，不過其中銘文記載之較明確者。
白×父作旅鼎，用向王逆納吏人（伯×鼎，三代三。二八。二）。
白×魚父作旅匡（瑚），用朋友飲（白×父瑚，三代十。七二）。
毛公旅鼎亦唯設，我用甗厚眔我友，匓其用友，亦弘唯孝，肄毋有弗竟，是用壽考（毛公旅鼎，愙齋一二。二）。
以上三器記其作器之用，實所以饗生人，與鬼神無涉。
……用作旅盨，唯用獻于師尹朋友婚遘，克其用享于皇祖考（克盨，兩周一二八）。
余用作旅匿瑚，以征以行，用盛稻粱，用孝用享于我皇祖文考，曾伯霥瑚，兩周二。七）。

以上兩器雖記載用于孝享祖考，但皆居于末項，克盨之用獻于師尹、朋友、婚遘，實以生人爲先，曾伯霥瑚之以征以行，用盛稻粱，與陳公子子叔甗、史免瑚相同，其器用途皆不止一種，可以用于征行，可以盛稻粱，也可以孝享祖考，一器可以多用，但並不是專用作祭器。

寍叔作豐姞憝旅𣪘，豐姞憝用夙夜享孝于敞公，于寍友朋友（寍叔𣪘，三代八、五一（二））。

用夙夜享壽于敞公，可能爲其祖或考，但于寍友朋友，則無疑爲生人，據銘文意，豐姞憝當爲作器者之妻，此器實爲生人而作

二是若干旅彝實是媵器，或爲婦人而作，不得定爲祭器。

叔男父作爲霍姬媵旅匜（叔男父匜，三代七、三八（一））。

趞叔作號王姑旅盨（趞叔盨，三代十、三五（二））。

嬀母作齊姬旅匜(嬀母匜綴遺一四一〇)

以上三器第一器明有媵字，其餘兩器亦皆為媵女而作。以下三器雖不能皆定其屬於媵器，但皆為婦人而作

中白作嬀姬旅盨(仲伯盨窓齋五一九)。

隼叔作中姬旅盨(隼叔盨窓齋一五二四)

單子白作叔姜旅盨(單子伯盨三代一〇、三六)。

三是若干旅彝其器用途皆為汲飲之用，與祭祀無涉

樂大司徒子×之子孤作旅卣(孤瓶博古一〇、三七)。

仲義父作旅霝其眉壽子子孫孫永寶(仲義父鑐三代一八、一五—一六)

仲作旅罐(仲罐三代一八、一九七)

凡瓶及其同屬，皆為汲器，惟器有大小，用途時略有不同。第一

器弘甗，从鬲从从，即甈。廣雅釋器以為瓶之一種，方言卷三說「甖等之小者，江湘之間謂之甈」。瓶與甈當屬方言的不同，其功用則一。第二器即罃字，說文缶部「罃，瓦器也」(段注篇韻皆云似瓶有耳，瑋按當脫此四字)。玉篇「罃似瓶有耳」，說文瓦部又有瓵字「甖也」，似瓶者(玉篇同)。淮南子修務訓「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瓮瓴、罃瓴」，皆似瓶，當為一音之轉。第三器之旅鑵，鑵字不見說文，惟集韻有之「鑵，汲器」，可證鑵與瓶同，皆為汲飲之器。說文缶部「缾，甖也」，「甖，汲瓶也」，「罃，備火長頸缾也」，段注謂備火之汲瓮也，其長頸以多盛水，且免傾覆也。(易井彖至亦未繘井羸其缾。左傳昭七年「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道」，漢書陳遵傳「觀瓶之居，居井之眉」)，皆證明瓶、甖、罃等皆為汲器，有耳所以備繫，長頸所以防溢。先秦銅器之瓶、罃皆有耳，頸亦較長，當與汲飲有

關

(三)序列及其演變諸義

(1)順序或排列。儀禮燕禮「賓以旅酬於西階」注「旅，序也」。又「請旅侍臣」。饋食禮「眾賓容自左受旅」注「旅，行也」。按後兩旅字皆為動詞，行即行列。逸周書大匡解「旅極」注「旅，列也」為形容詞。

(2)陳列。爾雅釋詁「旅，陳也」。詩賓之初筵「肴核維旅」。又左傳莊二十六年「庭實旅百」。

(3)俱也。國語越語「欲其旅進旅退也」韋注「旅，俱也」。又禮記樂記「進旅退旅」注「旅猶俱也」。按此僅用以形容同進退，亦旅之本意引伸。

以上「旅」字字義的歸納，雖僅限于古漢語，但後來「旅」字用法大致不出此三類。總之都是「旅」字本意引伸而來，無例外。即釋為

祭義之旅，亦不能例外。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旅上帝及四望；論語季氏旅于泰山。祭四望山川，必須外出，而古禮祭天（上帝）亦皆在郊，不在廟。如此看來，所謂旅者，意實等于外祭。

旅彝的「旅」是從「旅」字本義引伸出來是無疑問的。但是要使旅字獲得圓滿的解決，必須滿足兩個條件：(1)旅彝的旅本身的意義必須是統一的，不能彼此不一致；(2)對旅彝的解釋也是統一的，不能有矛盾。如上文各節分析旅彝最主要有兩點：(1)可以作為祭器，但是有些卻與祭器無關；(2)可以和征行有關，然而又不限于征行。旅祭說與征行說都只能解釋其中一個方面，而與另一方面有矛盾。至于旅眾、旅陳、宗旅、律呂等說，又難講通旅彝能用于征行，至少不能于陳一處，不能有旅陳意。「旅」如為宗旅，則周季旨自稱「作旅宗彝」，只須「旅」字即可，後面不

須加「宗」而很多器自稱「宗彝」如靜卣、保卣前面並無「旅」字特別是有些「旅彝」記明為媵器，更與宗旅無關；律呂說只活用于樂器，很多旅彝並非樂律之器，旅與律呂無關，旅器說更不合實際，很多器出土不止一器，甚至自紀數字，如函皇父設、陳喜壺等，然而自稱為尊×而不稱為旅×，所有這些說法都不能成立，這就有必要重新考慮新的統一而又能符合實際的解釋了。

從上文各節各種具體事例中可以看出旅彝的特點主要有三：(1)用途不限一種，所以可以用于祭祀，也可以用于征行，還可以用以盛稻粱等食物等等。(2)地方不限一處，所以可用于內，也可用于外。(3)陳設不專一地，祭祀時可以陳于宗廟，但非祭祀時又可挪用於別處。這三個特點僅是表面的現象，它的

本質可統歸為一，就是旅彝為可移動之器，所以用途不限一種，地方不限一地，陳設不專一處。甲金文旅字多作人從車後而行，正表移動之象，所以旅彝解釋為移動的器，正是從旅字本意引申而來，符合語義引繹規律。用來考察銅器中旅彝所有不同情況，用途也全可統一起來，都能講通，所以它滿足上述兩個條件，符合銅器各種實際情況。……（釋旅彝，中華文史論叢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一〇五頁）

唐蘭曰：「原作旅盨，旅是宗旅，比族的範圍較小，一個大家庭中包括子弟，稱為旅。有當行旅講的，是錯了。盨與盤為一組，西周後期把匜代替盉，有時還叫做盉，如毳匜就自稱為盉，此器與同例。」（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九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

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猒匜「猒用乍作旅盉」

唐蘭曰「原作旅是排列次序，又原誤為旅字，宋代所出寏鼎也」誤旗為旅」（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六三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此鼎和此簋「旅邑人善夫」）

史言曰「作器人為旟，與寏鼎、員卣的史旟當為一人，寏鼎：隹王伐東夷，溓公令寏眾史旟曰：以師氏眾有嗣後或戡伐腺，員卣、員從史旟伐會，王伐東夷，即尚書序中所說的成王伐東夷，史旟是溓公的部下，受溓公之命曾率其部屬伐腺（即滕字，今河南）并攻克了鄶國（今河南密縣東北）由此可知旟為成王時人，此鼎作于成王時期，王姜乃成王之后，王姜見于銘文者有令

段、睘卣、睘尊此處稱君、即王姜、史叔隋器、丕壽段等、此鼎的發現進一步證明了上述諸器均屬于成王時期、有人認為王姜是昭王之后、因此把令段、睘卣、睘尊、丕壽段定為昭王時器、是（吳其昌、金文麻朔疏證）顯然不當。」（文物一九七二年七期眉縣楊家村大鼎）〈2225〉

唐蘭曰「原作『𣃔』字从車、即輿字、那麼、𣃔是旟字、與𣃔字省作𣃔不同」（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五期五六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衛盉）〈2336〉

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三六九頁從唐蘭說收衛盉此字於旟字下、唐說與𣃔字不同、蓋駁容庚說也」

用」〈X16〉「仲伐父作姬尚母旅獻」〈X34〉「弭弔作作旅鑾其萬年永寶

」〈X59〉「𨟭鄧侯弟䏍季作旅彝」〈X64〉「朕皇考叔旅魚父寶

魯降多福無」〈X72〉「𩁹虢仲作旅毀」〈X77〉「善夫吉父乍旅鑘」

〈X98〉「用作旅盨」〈X248〉「作且丁宝旅障彝」〈X249〉「启作且丁旅寶

彝」〈X276〉「佳曾子中謱用其□□自作旅獻」〈X292〉「延諆全臣諫

以□□亞旅虎于軝」〈X296〉「薛子中安作作旅簋」〈X300〉「

玄衣黹屯純鑾旂」〈X340〉旅旂」「譱膳〈X312〉「夫旅父乙」白伯作〈X340〉「毛中邑人譱膳夫」姬障鼎」〈X346〉〈X340〉

「旅中作作譱賓毀簋白伯戜作作旅毀簋」〈X353〉「作作旅」〈X358〉「白伯戜作作旅彝」〈X362〉「作作旅盨」〈X341〉「𠈸

倏戜「用作作旅簠」〈X432〉「䲨白作旅用鼎毀」〈X440〉「白御作旅障彝

」〈X441〉「䲨白作旅用鼎毀」〈X443〉「陵作父乙旅彝」〈X462〉「叔尹作

旅▲」〈R4797〉「㦰中仲雩父乍旅▲甗」〈R4807〉「白伯公父乍旅▲盨」〈R4581〉「

白伯多父乍旅▲盨」〈R4827〉「寶妘乍旅▲簠」〈R4837〉「中仲太師子口為

其旅▲口」〈R5017〉「乍旅▲鼎」〈R5027〉「乍旅▲毀」〈R5167〉「自作旅▲盨」〈R5267〉「

口父乍旅▲鼎」〈R5367〉「史喽乍旅▲鼎」〈R5617〉「中仲其父乍旅▲簠」〈R6837〉

「輩乍作旅▲障鼎」〈R6117〉「白伯車父乍作旅▲盨」〈R7007〉「旅▲乍作寶

毀」〈R7017〉「中乍作旅▲毀」〈R3387〉「高自作旅▲壺」〈R5297〉「乍旅▲𩰫」

〈R112〉〈R2257〉

「王姜易旅▲田三于待劃ㄓ〈R2336〉「嗣司馬單旅▲旗」

「口用作旅▲鼎」〈R1317〉「高自乍旅▲壺」



白川靜曰說文族矢鋒也束之族族也从㫃从矢段注鏃字从逢

今字用鏃古字用族金部曰鏃者利也从㫃从矢以為鏃之初文用之為族類之意者乃詩魯頌泮水毛傳五十矢為束之引伸義也云又於說解之文補㫃所以標众众矢之所集十字以為韻會集韻類篇皆引此而衍一曰从三字則不可解矣云然一曰从㫃以下恐為補記之文段氏以為難通故削上三字而錄入者也又關於引伸而有族類之義則曰謂旌旗所以屬人耳目旌旗所在而矢咸在焉从之意也亦不得要領釋例以字以矢為主而屬之㫃部為可疑曰

末鈔小徐本注刻本皆無族字顧本乃有之是以大徐本補之也蓋無者是也族以矢為主蓋矢部挩佚後人誤補于㫃部也

以為乃以鏃為本義之字也……

關於字从矢徐箋曰

矢所叢集謂之族族湊也言湊集於侯中也因之矢鋒謂之族射禮以旗唱獲倚旌於侯中當射則以旌居之而待獲故从矢在㫃下指事兼會意

以為射禮之中以旌表示射之中否故从㫃羅釋中四四頁曰軍旅之下矢所集也與段注同丁山以字為表示族之組織者也曰

矢所以殺敵㫃所以標众其本義應是軍旅的組織

舉清人八旗之制曰

唐書突厥傳分其國為十部號為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稱十箭箭者矢也族字从矢當又與部落稱箭的涵義相同是

八旗十箭的故事

謂族之起源乃源於氏族社會之軍事組織此蓋本於兜管錄之

旗者軍中部族也从㫃者所以指麾也从矢者所以自衛也

國語楚語曰在中軍王族而已族字之義章昭所說最為得之經傳族字惟此為本字本義

首也然以矢為所以殺敵或所以自衛耳則於族之義尚未盡其說也此外有葉玉森之从交之說曰

族字之原應創造于酋長時代古之酋長必得廣集其族之人而歸屬于旗下以擴張其部从故族字象交脛人在旗下交

脛人即俘虜也（說契九葉）以為乃虜首之義然形義並誤六書疏證則採衛聚賢之从人說以矢為大字之譌變則可謂無視於卜文金文之字形者也字若為矢鏃之意則無从㫃之必要以為矢鏃之初文者誤也又以矢為殺敵或自衛者則加之於㫃下亦無以見其義解為众矢之所集可以說明叢集之義而於族之本義無關族為表示族類之語也假借義證中以族類之義為假借曰

魏風汾沮洳殊異乎公族毛傳以為公屬齊語工立三族注族屬也是本借族為族類也

然屬為牝牡相屬之字義不同也㫃正如斿字中所示乃離開本籍而出行之際所揭之氏族之旗識也㫃字已含有氏族標識之意又矢蓋為用於誓約者也矢有矢誓之義盟誓之時折

矢入東矢侯有侯禳之意知智意指以矢明誓之禮又古代之射禮皆為有此等意義之重要之侯禳誓約之禮是則氏族旗識之於與用於明誓之矢組合之字可理解為表示血緣者之軍事結合之字也古代之軍制以氏族軍為單位之事卜文中有王族多子族三族五族戍之語又金文中如明公毁銘唯王命明公遣三族伐東國班毁遣命曰以乃族从父征毛公鼎以乃族干吾王身等皆謂氏族軍也左傳中其例亦多以此言之則族之初義乃氏族軍也族為表示其結盟之禮之字也卜文中華文編二九三有於族下加上意味祝告之曰之形者可為其證其他諸義為轉義或假借義也說文新義卷七上一三九六一一

三九九頁林潔明譯

加藤常賢曰族  契文  金文

 篆文

字形說文以為从㫃及矢會意且既以為乃矢鋒又加上束之族族也之說明此一解釋蓋因此字之音為昨木切也矢鋒之釋是也然束之族族則不明何所指矢百或五十而束之見于文獻然蓋不知與矢鋒有何關係也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㫃所以標衆矢之所集也羅振玉(殷虛文字類編卷七單祈之下矢之所集也)提出別解然其說亦不妥當也

余以為此字乃从矢(意符)㫃聲(聲符)形聲字也㫃聲說文鏃字下曰兵耑也則蓋為表示耑或端之意也是則說文矢鋒之解是也

字音昨木切於表示此音此音所表示之意為耑(尖端之意耑

聲轉而為昨木切之音論訓數也（說文通訓往來數也）（說文用數字可知此一音轉之關係也）詩經良耜畟畟覃耜畟畟者覃（利之意之意也）樴為表銳之木之名故樴之音有銳之意也是則昨木切之音可說是表示銳利之意也）字義銳利之矢尖之意矢鋒也）用為家族之族之意者借用也）未驗聲謂其本字為鏃是也）並非單从聚叢之意而來乃从連續之意而來也）（漢字之起源六四九一六五○頁林潔明譯

〈又36〉「為左佐大族」

㫚 旓

說文所无 羅振玉曰旓名也武王伐紂斬紂首縣于小白之旓 其字當如此作 今廢不用矣 吳方彝 吳司旓〈2404〉

a 白川靜曰 旓孫星衍之續古文苑中釋作諸 阮元釋旓 拾遺以阮說爲是 曰

阮釋爲旓是也 然以爲即古旓字則非 此旓字當即所謂大白之旗也 周禮巾車建大白以即戎 注 大白殷之旗 猶周大赤（金榜禮箋謂大白即司常九旗之熊虎爲旗 其說甚塙 與通常之旗異） 周書克殷篇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 孔晁注 大白旗名 旗色白 故字爲旓 以六書之義求之 當爲从㫃白 白亦聲 不必讀爲旓而後可通也 旓恐即左傳僖廿八年城濮之戰中之大旆也 翩旓者即周禮巾車之職事也（金文通釋第十九輯三七三—三七四頁一〇五 吳方彝 林潔明譯〈2404〉

 a

敭 說文所無

王孫鐘中翰虘敭〈00261〉

于省吾曰：「敭」字金文屢見，而不見于後世字書。其字从攴昜聲，在此應讀作「揚」。《國策・齊策》：「志高而揚。」高注：「揚，發揚。」《荀子・儒效》：「得委積足以掩其口，則揚揚如也。」楊注：「揚揚，得意之貌。」「揚」訓「發揚」，「揚揚」訓「得意之貌」，二義相涵。根據上述，則「悤害訢揚」應讀為「聰介欣揚」，係「聰明、堅貞、喜氣揚揚」之意。（古文字研究第四六頁「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

蔡侯盤「忠悤害訢敭」〈10171〉

〈04937〉「返自西敭（陽）」

〈03937〉「寶之于西敭」



旟 說文所無

弔比盨 〈1497〉

唐蘭曰「原作旟字从㫃舁即旟字。那末旟是旗字，與旟字省作旗不同」（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六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衛盉」）〈2336〉

⿸㫃古 从㫃古聲，說文所無。

中山王嚳壺「郾（燕）⿸㫃古故君子噲」〈0286〉

又云「⿸㫃古故邦亡身死」

用為聯詞〈0286〉

張政烺曰：「⿸㫃古，从㫃古聲，字書不見，讀為故。」（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一八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壺銘「郾（燕）⿸㫃古故君子噲」〈0286〉

趙誠曰：⿸㫃古，借為故。⿸㫃古、故皆从古聲，故可通。子噲已禪位，所以稱故君。（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五二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壺銘「郾（燕）⿸㫃古（故）君子噲」〈0286〉

「郾（燕）⿸㫃古故君子噲」〈0286〉「⿸㫃古故邦亡身死」〈0286〉「⿸㫃古故辭〈0286〉豊（禮）敬則賢人至」



旓 說文所無

輔師嫠𣪘「䜌旓」〈x1〉

郭鼎堂曰「䜌旓」䜌，鑾省，言旂上之鑾鈴也。金文中多即以為鑾旂。旓字从㫃目聲，疑旄之異文，字亦作旄，載毛竿頭也，以旄牛尾為之。蓋謂賜以有鈴有旄之旗幟。〈文史論集第三三一頁，輔師嫠𣪘考釋〉〈x1〉

〈x1〉「䜌旓」

旋 說文所無



師旋簋甲〈又21〉



師旋簋乙〈又22〉

周法高曰「考古學報一九六一年第一期郭氏長安縣張家坡銅器群銘文彙釋謂」一九六一年一〇月三〇日陝西省長安縣張家坡出土了一大批青銅器共五十三件其中有銘文者十一種並定為厲王時器白川靜金文通釋第二五輯二二九頁亦定為夷厲期師旋為王所命而作器。

〈又21〉「遣公入右師旋」

〈又21〉「王乎(呼)乍(作)冊尹克冊命師旋曰」

〈又21〉「旋拜䭫稽首」

〈又22〉「王曰師旋」

〈又22〉「旋敢易揚王休」





a 參 㫴參父乙盉〈919〉



e 〈2081〉𩰫鐘



甲 衛鼎〈2337〉



中山王 譽鼎〈2287〉

ⓔ白川靜曰末句之參壽隹琡乃甚爲難解之語也大系曰參壽即魯頌閟宮之三壽作朋之三壽古銘刻多見此語字作參者如本鐘及者減鐘之若㠱公壽若參壽是字作三者如晉姜鼎之三壽是枂其仲壺之三壽懿德及三壽是□見集古遺文補遺下三七是當以參爲本字意謂壽如參星之高也隹下一字難枂晉姜鼎是下一字似有缺畫舊釋爲利亦不確許瀚云琡字福或韻薛書晉姜鼎三壽是利與德韻於古音屬之部皆不應是利字疑即刻字刻克通據古三之二引按釋刻近是疑讀爲晐備之晐

魯頌之三壽作朋多以爲三老之意韓華中亦曰

三壽舊說詩三壽作朋接傳壽考也鄭訓三壽為三卿俞曲
園說文選東京賦薛綜注三壽三老也左傳三老凍餒
者減鍾銘鬘公壽與參壽對舉因鬘公為人名故以參解作參
星者失其比類也以參星為壽星之說亦不見于古籍壽星之
信仰亦不知何時興起左傳杜預注以為上中下三壽文選李
善注引養生經以為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从參壽
作三壽之事言之則蓋與參星無關之語也琍字未詳有司求
之義之字也(金文通釋第十八輯二七一—二七二頁九八宗
周鍾林潔明譯(2006)

〈0287〉「含今盧吾老買斯親辭牽參。三 車三象」〈0287〉「友參。二 延世
〈0336〉「單白伯遹乃全參三有嗣司」
〈0337〉「遹乃全參三有嗣司

2255 1901 (7-0905)

月

鄂君啓節 舟節 <又2>

ㄱ隹王九月△既生霸甲寅ㄴ <又2> ㄱ顯夏层之月△乙亥之日ㄴ <又3>

<又1> ㄱ顯夏层之月△ㄴ <又4> ㄱ隹唯五月△初吉甲戌ㄴ <又6> ㄱ才在九月△ㄴ

<又8> ㄱ唯五月△初吉ㄴ <又18> ㄱ隹王三年四月△初吉甲寅ㄴ <又24> ㄱ隹惟ㄴ

王元年四月△既生霸ㄴ <又22> ㄱ隹惟王五年九月△既生霸壬午ㄴ <又36>

ㄱ劉月△己酉ㄴ <又44> ㄱ隹唯三月△ㄴ <又52> ㄱ隹二月△初吉戊寅ㄴ <又56> ㄱ

隹惟正月△初吉丁亥ㄴ <又57> ㄱ隹唯正月△初吉丁亥ㄴ <又82> ㄱ隹正月△

初吉丁亥郐王之子庚兒ㄴ <又95> ㄱ隹八月△初吉丁亥ㄴ <又106> ㄱ隹王

正月△ㄴ <又113> ㄱ六月△初吉丁亥ㄴ <又133> ㄱ隹唯八月△初吉戊寅ㄴ <又141> ㄱ

唯六月△初吉ㄴ <又151> ㄱ正月△初吉庚戌ㄴ <又158> ㄱ隹王十月△既吉曾伯

从寵自作寶鼎用ㄴ <又159> ㄱ隹六月△初吉ㄴ <又175> ㄱ隹惟正月△初吉

乚〈又200〉┐隹正二月△既死霸壬戌乚〈又203〉┐唯正月△初吉丁亥乚〈又204〉┐

唯正月△初吉庚午乚〈又216〉┐飤者月△公子土折作子中姜盥之般壺

乚〈又220〉┐隹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乚〈又225〉┐唯八月△初吉乚〈又226〉┐隹

八月△既望戊辰乚〈又279〉┐唯王月△既生霸庚申乚〈又284〉┐隹八月△初吉

丁亥乚〈又285〉┐隹十月△王𩛥作文考寶毁乚〈又291〉┐隹正月△初吉庚午

乚〈又294〉┐才在三四月丙戌乚〈又295〉┐隹唯正月△初吉〈又296〉┐唯王八

祀正月△乚〈又300〉┐隹惟王三月△初吉庚申乚〈又302〉┐隹唯□王正月△初

吉乙丑乚〈又304〉┐隹唯正二月△初吉乚〈又310〉┐隹五月△乚〈又314〉┐隹五月△

乚〈又315〉┐隹六月△既生霸乙丑乚〈又321〉┐隹四年二月△既生霸戊戌

〈又306〉┐隹十又三年九月△初吉戊寅乚〈又326〉┐隹三年九月△丁子

〈又335〉┐隹惟廿又有七年三月△既生霸魄戊戌乚〈又336〉┐隹惟三年

月△既生霸魄壬寅乚〈又337〉┐隹惟正月△初吉庚戌乚〈又338〉┐隹惟九年

正月既死霸魄庚辰」〈3400〉「隹惟十又有二月既生霸魄乙卯」
〈3348〉「隹惟九月既望乙丑」〈3351〉「隹六月初吉乙酉」〈3362〉「唯王
十又八年正月」〈3362〉「四月」〈3417〉「隹惟三月既死霸魄甲申」
〈3369〉「隹五月初吉甲戌」〈3395〉「十一年十一月乙巳朔」〈3417〉「
唯十又二月初吉」〈3418〉「隹唯十又二月初吉」〈3484〉「隹二月
初吉」〈3496〉「隹唯三月初二吉」〈3508〉「隹卅又三年八月既死辛卯
」〈3520〉「隹正月初吉丁亥」〈3541〉「隹唯二年三月初吉庚寅」〈3536〉「隹正
」「隹王十又二月」〈3640〉「隹十月孟學作文考寶毁」〈3641〉「隹正
月初吉丁亥」

 a

朏

吳方彝 <9444>

 a

留[illegible]

<0679>



衛鼎乙 <2338>

<2338> 「朏。帛白金一反鈑」

<2338> 「衛臣虓朏」



a 霸 b 令簋 <3922> c 作冊大鼎 <0646>

<X1> ┐ 隹王九月既生霸△甲寅 ∟ <X21> ┐ 隹惟王元年四月既生霸△ ∟

<X22> ┐ 隹惟王五年九月既生霸△壬午 ∟ <X201> ┐ 隹正月既死霸△壬戌 ∟

∟ <X279> ┐ 唯王月既生霸△庚申 ∟ <X315> ┐ 隹六月既生霸△乙卯 ∟ <X321> ┐

隹四年二月既生霸△戊戌 ∟ <X335> ┐ 隹惟廿又有七年三月既生霸△

魄戊戌 ∟ <X336> ┐ 隹惟三年三月既生霸魄壬寅 ∟ <X338> ┐ 隹惟九年

正月既死霸魄庚辰 ∟ <X340> ┐ 隹惟十又有七年十又有二月既生

霸魄乙卯 ∟ <X341> ┐ 隹惟三月既死霸魄甲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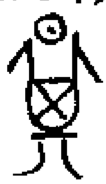
沇兒鐘 眉壽無期 <0052> 从日



吳王光鑑 <0987>



王子午鼎 <X669>



王孫誥鐘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二六七頁期字下收王孫誥鐘王子午鼎，今據補。

<X57>

「其眉壽萬年無期」

脮 說文所無

郾侯脮戈 <3112>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一六一頁肉部脮字下收郾侯脮戈，並云「見「廣韻」。按廣韻上聲賄韻吐猥切下有「脮，腲脮」奴罪切[illegible]有「餒，魚敗」脮上同」。金文從月，字形表入肉部，非也」

<3112> 「郾侯脮乍力萃鍨鉘」

有[a] 从又持肉会意古者食肉人 郭下說文以月揉 宗角〈4864〉

〈0476〉孟鼎

史牆盤〈X3079〉

加藤常賢曰：有 肴 𠂇 金文 肴 篆文

字形，說文謂从月（意符）又聲（聲符），形聲字也，多數說文學者皆从月為意符之說而作某種解釋，然若見金文則如

有从又持肉會意，說文从月非（金文編）

从又持肉，不从月（文源）

乃右手持肉之形，是也。

字音云九切，此音表示揖之意，揖，說文解為攘（以手推出），周禮司儀鄭注作推手而少下，儀禮大射鄭注則解為推也，朱駿聲以為推其手使前曰揖（通訓定聲揖字下），揖禮字也，總而言之乃伸手推出之之意也。

字義手持肉而推出之意也。儀禮有祭肉之禮(置肉之一部分于俎之側)此一場合，任何儀禮皆左手持觶(酒盃)右手持脯，其他之肉置其肉于俎側，此一置肉乃供于先食者云，即侑于先食者也。又儀禮有侑之禮，侑字說文所無，然儀禮中甚多用解為勸也，即使滿腹亦勸食之意也，手持肉以勸食而推出之意也，供于先食者，與勸于尸者相同，以手持肉而推出之形代表，要之有侑同字，有為侑之本字也，徐灝曰

人或曰(有字)从肉。古不知稼穡，食鳥獸之肉，故从又(右手)持肉為有(段注箋)

將有之訓與肉巧妙地連結而說明之，然此乃安易之解釋，故不取也。有無之意之有之本字為又(右手)，有無之有者乃又字之引申義也。

又字乃右手之象形。王筠曰。
窃謂又(右手)當言取也。(説文句讀又字下)
又。手也。手能取物。如檀弓謂執弓為手弓也(説文釋例卷十七)
右手取物。執物。物故又有執取之意。廣雅釋詁。有。取也。之有。寶應是又字而有(當為又)藏也(詩經芣苢篇毛傳)之解。亦从此引申。於此引生有無之有之意。簡易可見。故有無之有之意。又之引申義也。又如穀梁傳成公三年昭公二十五年中所云。有繼之辭之意即用為復之意者。亦又之有無之有之意之引申義即連續而有重複而有之意。此則用又字。此乃將有之意脫落而僅餘相繼重複之意。余將老子之玄之又玄解作玄之次之玄者。即據此也。

最後則為說文之有字之解釋

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

對此不得不略加論述。說文引春秋之經文，然春秋釋例既曰

劉歆、賈逵……以為諸言有者皆不宜有之詞也。

是有之詞乃在適常之情形中無者也，突然出現之意也。日食月食乃通常所無之現象，故書作有食，說文乃標出在此情形之訓也。論語學而之有朋自遠方來之有，東条一堂讀作此訓。故謂應讀作若有朋自遠方來（論語知言）。以春秋傳為其證據不止此也，具他之有亦可讀為若有之特殊情形之意。然此並非有字之原義，則又不可不知也。（漢字之起源二二一—二三頁）

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有同以下郭釋解作謂有不以苞苴為事者然作為册命中之語則不類也且與迺乃亂文義不相連此三字乃承上四字之語故上四字當是謂所以招亂之語也迺多亂與下文之亦多虐為對文以文意推之上四字乃謂吏事之澀滯也文選讀作包迺多辭包者引魏都賦注李克之書言語辯聰而不度於義者謂之包之包然與下文不對應（金文通釋第十九輯三六四—三六五頁一。四師虎段附牧段林潔明譯〈大14〉

b 白川靜曰陳氏以「天有大令」即「天佑大命」以為乃受之賓語舉出詩「我將維天右之」易大有「自天祐之」詩小宛「天命不又」易无妄「天命不佑」又書多方「昊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周君奭「天

維純佑命」等語例解為即文王受到天佑之大命」以天有解為天佑然當是天之保有之大命之意金文中無天祐之語（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五一頁六一 大盂鼎林潔明譯）〈0676〉

張政烺曰：「有」讀為舊，銅器銘文中有字用法與此相同者，如師獸簋「汝有隹（雖）小子，余令汝死（尸）我家……」（大系一一四頁）乃追述過去根據先代功勞封官的事，翻成普通話是你過去雖是小孩子，我叫你主管我的家。又如何尊「先說：王誥宗小子于京室」又說「爾有唯小子無識」（文物月刊一九七六年第一期六二頁）小子即指宗小子，而盠尊有「王弗忘厥舊宗小子」（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第二期二頁）可見有字與舊字相當。銘文中繇字亦假為舊，如彔伯𢦏簋「繇自乃祖考又勞于周邦」（大系六二頁）師克盨「則繇唯乃先祖考又勞于周邦」（故宮藏文物一九五

九年第三期六四頁）兩者文義相同，錄皆讀為舊。師寰簋「淮夷繇我貝晦臣，今敢博厥眾暇，反厥工事，弗迹我東域」（大系一四六頁）以繇與今對言，文義明白，而兮甲盤「淮夷舊我貝晦人」（大系一四三頁）逕以舊字為之，義無可移。按甲骨文中已有舊字（甲骨文編一八○頁），而周人常用有代繇，蓋東土與西土方音稍有不同（周厲王胡簋釋文」有舊余隹雖小子」〈又90〉

」〈又98〉「備有四方」〈又141〉「師湯父有𤔲司中仲枏父乍作寶鬲」〈又139〉「師湯父有司中枏父作寶毁」〈又286〉「是寔有䋎純惠德遺忠剌」〈又286〉「天不昊斁其有忨」〈又286〉「盄𥁕有惡遽畏惕」〈又286〉「亾有𨏥息」〈又286〉「休有成工功」〈又286〉「天子不忘其有勛」〈又287〉「有毕忠臣貫」〈又287〉「天其有𢦏于緈宰毕敢邦」〈又287〉「隹雖有死臯罪」〈又287〉「克有二」〈又287〉「詒辟死臯罪之有若敢」〈又288〉「子子孫孫

毋有不敬」〈0290〉「有舊余隹雖小子」〈0294〉「有翼勞于天」〈0294〉「

爾有唯小子亡無戠識」〈0308〉「上帝降懿德大甹甹匍敷有上下

迨受萬邦」〈0331〉「匍有四方」〈0336〉「單伯逑乃令參三有嗣司

」〈0337〉「逑乃令參三有嗣司」〈0337〉「厲有嗣司䆩季慶癸發褎表

〈0338〉「令舍顏有嗣司壽壽商圖緇裘」〈0351〉「武達季有嗣司」

〈0467〉」「匍有四方」

明[a] 矢方彝〈2446〉

明[e] 明公簋〈4460〉

曰 亂嗣好蚉壺〈9288〉

史牆盤〈9309〉

明 孫詒讓

e 白川靜曰「明公乃見于令彝「王令周公子明保」明公朝至于成周」明公用牲于京宮」明公歸自王」作冊令對揚明公尹厥休等之明公周公之子也」（金文通釋第三輯一三三頁一三明公段

林潔明謹〈1260〉

a 白川靜曰「關於周公子明保究竟是何人向來有多種說法其重要者有以為是周公之後羅振玉 伯禽郭沫若 君陳陳夢家 祭公辛伯吳其昌 周平公馬敍倫 蔡公謀唐蘭 周公貝塚茂樹 佐藤武敏等因明保其人之確定對決定此器之時代及銘文之解釋上均為全篇旨意

關鍵之處故將以上諸說簡約介紹並酌加己見。

一 周公之後　羅振玉主之曰

周公者周公旦之後世為王卿士者史記魯周世家索隱周公元子就封於魯次子留相王室代為周公子明保猶洛誥言明保予沖子多方言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命周公子明保蓋命周公掌邦治。

羅說不以周公即周公旦而以周公之後代代皆稱周公為王室之卿士以明保為動詞與書之洛誥多方所云之明保相同此銘所云亦為命之明保沖子之語楊樹達亦是其說指出此銘中其他部分亦多與召誥洛誥之文辭相似謂兩者之語彙語法亦有相通之處明保見于書之二例雖確讀為動詞然若本器之「子明保」即洛誥之「明保予沖子」子為賓語應在明保之

下且不應以「予沖子」為子之暑稱。羅說以子為動詞或為副語。其例別處無所見，且此一情形，乃如大盂鼎「故天翼臨子」也。殷「懿父乃是子」其主語為天或先祖之靈方可適合，且其說以為乃周公之生稱，則下文之「周公宮」乃周公旦之宮廟，同一銘文中兩者之稱謂無所區別，羅說以周公之後世為王之卿士而亦稱周公，然於兩周之金文資料中，並無足以佐證者。作為王室之卿士之周召二公之名，乃于東遷之後，進入東周期始見。羅說之缺點，在以明保二字直接與書經之語彙結合而釋作動詞，金文中有作冊「𩰫卣」「佳明保殷成周年」等之例，羅氏殆無注意𩰫卣之文。明保顯然乃人稱。

二、伯禽說，郭沫若謂「周公子明保者，周公之子魯侯伯禽也」。

曰

「周公即周公旦明保乃魯侯伯禽也此器上稱明保下稱明公知明保即是明公下明公殷上稱明公下稱魯侯知明公即魯侯周公之子而為魯侯者伯禽也得此知伯禽乃字保乃名明者蓋封魯以前之食邑猶康叔封衛以前稱康侯也」

且明保之名于典籍亦有徵左傳定四年言封魯侯曰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正義引劉炫云「伯禽為命書此說至當今知伯禽名明保乃知伯禽逸篇文有竄入今洛誥者其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一節正是成王呼伯禽名而誥命之之辭與康誥之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為例正同

郭氏謂明保者乃魯侯伯禽之名明為封地保其名伯禽其字

並証以左傳之「以伯禽」以伯禽即逸書伯禽洛誥之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之文為伯禽佚文竄入者孫海波亦據其說此為甚新穎可喜之說然郭氏以為即逸書伯禽佚文之洛誥之文誠可如郭氏之解釋乎洛誥之文該節如下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

郭氏以此節之文首與康誥之「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為同例从而以此節之首「王若曰公明保予小子」為王呼伯禽之語然書經之予小子與予一人同為天子之自稱下文亦有「以予小子」之語以明保為人名而與予小子為同位語釋之於此文意難通且若以之與康誥為同例語則應作「王若曰明侯小子保」又郭氏對書多方「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之明保並無言及

然書之二例顯然用作動詞與明保之稱號無關又如以伯禽之禽為其字之說从大祝禽鼎禽殷之例視之亦為不適之論郭說可謂求之巧合之說也

三、君陳說　陳夢家氏在其新釋中曾采召公之說然於斷代則改為君陳說其說曰

周公子明保乃周公次子君陳見漢書古今人表禮記坊記鄭注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之弟也禮記檀弓上正義引鄭玄詩譜曰周公封魯：元子世子其次子亦守世采地在王官正義因謂君陳即公之次子尚書序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東郊即東土由費誓序可知

君陳應是此器的明保其理由如下

1. 君陳是周公次子，而此器明保是周公子。

2. 尚書序說君陳分正東郊，而此器明保於成周尹三事四方。爾雅釋言：尹，正也。

3. 君陳之君猶君奭之君，乃是保或大保之官。君奭稱召公為保，為君。顧命稱召公為大保，此器稱明保為公。為保為公尹，而作冊大鼎有皇天尹大保之稱，是尹之為保亦猶君之為保。君陳明保其官職是君尹。保明是其封邑，公是其尊稱。此器稱君陳為明公尹，猶顧命稱君奭為召大保，奭全文之稱公大保是君陳乃周公之次子，傳受周公的爵位，世守周的采地，為王官。惟此器作時周公尚在，故稱明公

4. 說文：田，陳也。詩東山釋文：古田陳音同。小臣傳卣

曰王在鎬京命師田父殷成周年作册翻卣曰隹明保殷成周年師田父恐即是明保。

陳氏之說陳之以理易於了解其証殆僅據書序之言如坊記鄭注以君陳為周公之次子時亦加一「蓋」字書君陳一篇已逸僅存於坊記緇衣之佚文亦無足以據之推測其內容者陳氏說之要點在了以明保為相對於大保之語是也然以明為其封地則仍泥於鄭說又第4點為不必要之論馬叙倫亦主君陳說陳說蓋或本馬說而展開者也馬氏以今本竹書紀年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之」記事與本器銘相聯繫以平公於昭王時尚任其職因而器之時代亦可斷為昭王期六從器之時期觀之馬說固為難以首肯之說

四、周公之孫說唐蘭氏主之以器屬昭王期唐氏為首倡周

公之子得及於昭王者其説如次

周公子明保者周公之子明保也善齋所藏又有作册䰧卣銘云唯明保殷成周年與此盖一人此銘下文稱明公然則本名是明其為大保時稱曰明保為尹時稱曰明公也明當是周公旦之子故銘文云令矢告于周公宮也周公旦之子得逮昭王者周書祭公解記穆王稱祭公謀父為祖祭公則謀父實周公旦之孫康王之兄弟行而當穆王時也可與此銘互証

唐説以器為昭王期作前提以求其人又唐氏近時於論康宮之問題一文中亦堅持此器乃在昭王期之前説不過關於明公明保則以為乃周公之孫盖當為昭王之叔父輩以令器為昭王期之説是从以令殷之「伐楚」白之事在昭王之末年其器

乃記述南征之事之說出發關於唐氏斷代之錯誤易文述之

五. 祭公辛伯說 吳其昌之考釋中云

左傳僖廿四年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左傳昭七年祭公謀父祁招之詩穆天子傳别作鄒公而說文云鄒周邑也國語韋注祭畿内之國周公之後又杜預春秋釋例云祭城在河南上有敖倉周公後所封也而今本偽竹書紀年云祭公辛伯从昭王伐楚則其關鍵見於呂氏春秋季夏紀音初篇即已有王及祭公隕於漢中之語可見祭公从昭王伐楚古有是說記者不獨竹書

其說如此吳氏與唐氏相同皆據逸周書祭公篇在所謂周公祭公辛伯祭公謀父之族譜中求之以謀父當在穆王辛伯當

在昭王期遂推定明保即是辛伯與唐氏之前說相同兩者皆以令毁為記昭王南征之事而立說者也然在成王初年已沒之周公之子於昭王末年尚以軍遠征此事實難於理解者也吳氏之說即以年代觀之亦無是理

六 周公說貝塚氏以銘文讀作「周之公子明保」謂明保非周公其人莫屬其說可見於「中國古代史學之發展」之附論中

吾人不讀作如一般通說之以明保為周公之子明保而讀作周之公子明保此實非周公莫屬明保者蓋為周公之別稱因明保之明與周公旦之旦為指關之詩也郭氏以令彝令毁為中心以周公明公明保為標識將包括多個之器銘組織成為一組此組全文乃在作冊大之父作冊令之時代所作者較作冊大鼎稍早在

明保即周公旦執政掌權之時其臣僚所作之器

對於此說有以下之疑問

1. 西周之器中無「某公子」之語例亦無公子之稱謂

2. 若以明保為周公則在同一銘中對同一人之稱周周公子明保周公，公明公等四種稱謂其例未見於他銘將此等稱號解作為同一人於文義之解釋上亦引起窒礙

3. 謂旦與明有名字相關之關係然亦無在名下附以官名之例亦無附以公伯之例

是則以明保解作即周公旦其人即單從名號上已必有困難從銘文之解釋上言周公與明保亦當有區別器銘讀為「周公之子明保」殆無可疑之餘地明保於銘文中雖又稱明公公明公尹等可視為皆明保之別稱明保者因於銘文中為第一次

出現且在記王命之時故用其正號也為表明其為周室元勳之後故加「周公子」三字其他皆可視為相對於其臣僚之稱呼此與班毁銘文中文首先用正號稱毛伯文中王之語則稱毛父相對於作器者之班則稱公皇公等為例正同

明保之為周公之子甚明對於明保究即何人則有周公世號說伯禽說君陳說祭公辛伯說等〻周公之胤與文武之昭穆一同受封於各地左傳中舉出自蔣以下六國然據金文考之其他尚有入於曹成周陝西之地者也毁中也以其二公陟祀于周公宗其宗恐亦在成周蓋當即本器中之周公宮書序云「周公在丰將歿欲葬成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史記說亦同又書序曰「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此可解作為命周公之後之事即使以其葬所在畢其宮廟亦可設

於成周周公之遺言吾死必葬于成周與周公晚年之言行思想合觀實具有深刻之意義無論如何周公之宮在成周若以周公之子而守其本宗且在於其地者則至少祭公說難以成立同時亦為伯禽說之根據之弱點

明公毁有

唯王命明公遣三族伐東國在𡉚魯侯又因工用乍旅彝

郭氏以此處之明公與魯侯解作一人然因明公乃受王命派遣三族往東國並無明公親自赴東國之說而且在東國之𡉚時魯侯行祝禱之事是則兩者本來並非一人此一明公是本器所見之明公明保以此點言之伯禽說亦不能成立皇天尹大保者从召公又稱君奭之事實觀之明保亦有被稱為君某之可能余意从名號上言最有關係而在書序中亦記有分治

成周之語君陳說與此銘之內容最為適合明者為神明之意意指聖職君陳君奭二公皆任聖職為分治成周王畿之地者所謂周召分陝者恐即為二公分治之事此即經營成周以來世代相襲者詩之周南召南乃二公分治之地之詩東周以後及周之東遷二公之名雖再次以王室卿士之身份而見於史籍中然在西周期間周初之金文以外殆不見二公之名因成周並非王都也然周召二公之後蓋因周初以來即在此地故本器中所言之明公以其他有關之彝器觀之亦可以為乃承繼周公之後者从此點言之以明保即君陳乃最合於事實者从君奭之例言之君陳之陳乃其名與師田父本非一人(金文通釋第六輯二七八—二八七頁、二五、令彝、林潔明譯)(2446)

張敦娘曰「《說文》月部「明，照也」。又日部「昜，開也」。告者下告上之辭。《左傳》（哀公二年）記載「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這里用的「敢昭告」三字也見于古代其它的禱告文辭中，如《論語·堯曰》記載商湯告天，說「敢昭告于皇皇后帝」（皇侃疏：「昭，明也。敢明告于大大君天帝也」）。敢明陽告即敢昭告。告必有辭，《尚書·金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孔氏傳：「告，謂祝辭」。下文「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至「我乃屏璧與珪」凡一百二十九字，即周公致告的祝辭。這篇壺銘自下句起，至末凡一百九十六字，是蚉告中山王嚳的祝辭。」

（古文字研究第二三四頁中山國胤嗣好蚉壺釋文「敢明昜（陽）告」）<P288>

〈合2285〉「以明闢辟光」〈合2286〉「明戈之于壺而旨時觀焉」〈合2287〉「以明

其悳德」〈合2288〉「敢明易陽告」〈合2298〉「陵明彝辟𢀛前王」〈合3309〉「咨

□明晊且祖＝祖辛」〈合3329〉「文考克明氒心」〈合3329〉「□不敢帥

且考秉明德」〈合4767〉「克明又心」〈合4767〉「堇受德明」





a 井侯簋　卲朕福盟 4378

a 白川靜曰：「福盟郭氏釋作福血，不成文義。因金文中有明祀盟祀等語，故取其形近而釋作盟，謂紹繼其廟祀也。」金文通釋第十一輯六〇四頁五九焚殷　林潔明譯 <4378>

<X669>「敬乎盟祀」

夕 毛公鼎　中山王嚳壺〈2286〉　秦公鐘〈2476〉

張政烺曰：「遊夕見《管子·戒》：『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卒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又『先王有遊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孟子·梁惠王下》：『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豫即夕。」（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一三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壺銘「氏（是）以遊夕飲飤（飼）」〈2286〉

朱德熙、裘錫圭曰：夕，疑當讀為射，又疑當讀為《舍》，遊舍猶言遊息。（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七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2286〉

周法高曰朱駿說非張說是也古文字字形表四五一頁間字下收中山王壺蓋用徐中舒伍仕謙說非是。

于省吾曰「說文月字作[illegible]，並謂：「月，闕也，太陰之精，象形。」說文夕字作[illegible]，並謂：「夕，莫也，从月半見。」段注：「旦者日全見地上，莫者日在茻中，夕者月半見，皆會意象形也。」王筠說文句讀：「黃昏之時，日光尚在，則月不大明，故曰半見。」林義光文源：「夕月初本同字，暮時見月，因謂暮為月，猶晝謂之日，夜晴謂之星也。後分為二音，始於中加一畫為別，而加畫者乃用為本義之月，象月形者反用為引伸義之夕。」以上所引各說，林說有一定的道理，其餘都係望文生義，無一可取。月與夕之別雖然只爭一劃之有無，但也是文字學上的千古疑案。林氏已經看出這

一疑案的是非，而不知其根本原由。甲骨文由第一期到第四期，月字作☽或☾，夕字作☽或☾，而第五期的月字作☽或☾，夕字作☽或☾。雖然前後期的月與夕也偶然有時相混，但畢竟是個別的現象。至于西周金文的月字均作☽，夕字均作☽，兩者互作是極為个别的，而在偏旁中則互見較多。西周金文月夕二字之所以顛倒，是由于沿襲了甲骨文的晚期作風，一直到小篆仍然如此。話又說回來，為什麽甲骨文前四期的夕字在月字中間加一豎劃？夕字在六書中屬于哪个範疇？我認為，月本有形可象，夕則無形可象，故夕字的造字本義，乃于月字的中間附加一个豎劃，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月，而仍因月字以為聲。（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四四九—四五〇頁釋古文字中附劃因聲指事字的一例）

徐中舒任仕謙曰「司」此字為間之省。說文門部：閒，古文間，此處省門（中國史研究八六頁中山三器釋文及宮堂圖說明一中山王譽方壺銘文）〈X286〉

夕△〈X241〉「敬夙夕用事」〈X298〉「敬夙夕勿廢朕命」〈X296〉「其于之朝

監」〈X286〉「氏是以遊夕△飲飲飼」〈X280〉「夙夕△專由先且祖剌烈

悳」〈X301〉「絽夕△勿灋廢朕令命」〈X320〉「用夙夕△」〈X329〉「𩚔夙夕△左

尹氏」〈X331〉「今癲夙夕虔敬」〈X333〉「癲趄夙夕聖趬」〈X426〉「余夙

夕△虔敬朕祀」

a 夜 師酉簋〈1374〉 从月

从夕亦省聲 胤嗣𡚱盗壺〈2288〉

中山王嚳鼎〈2287〉

一 戠篇〈2351〉

張政烺曰：《說文》夜字从夕，亦省声。此處亦旁移在下，省去上部一橫画，竟似从火。此句言不忘王業惟艱，不連下讀。（古文字研究第二三六頁中山國胤嗣𡚱盗壺釋文「日夜不忘」）〈2288〉

朱德熙裘錫圭曰：此字从火夕聲，夕與夜古音相近，銘文當讀為夜（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五〇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2288〉

周法高曰：張說从夕亦省聲是也。

鎔〈又200〉「用聖夙夜」〈又208〉「用因魯福用夙夜事」〈又286〉「夙夜匪解」〈又207〉「夙夜不解懈」〈又280〉「日夜不忘」〈又290〉「余一人康晝夜」〈又309〉「史牆夙夜不㒸墜」〈又348〉「甚用夙夙夜高享于畢厥文且祖乙公」〈又349〉「用穆穆夙夜障尊高享孝妥綏福」〈又3[illegible]〉「用夙夙夜障尊高享孝于畢厥文母」

[illegible] a

寅 从月 秦公簋 (4382)

[illegible] 或从人心，寅省聲 胤嗣對盜壺 (9288)

張政烺曰：「从心，寅省声，疑是寅之異體，敬惕之意。」（古文字研究第二四五頁中山國胤嗣對盜壺釋文「[illegible]寅祗承祀」）(9288)

朱德熙裘錫圭隸定作「寅」，「寅祗承祀」云：「爾雅釋詁：寅，敬也。」（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五一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9288)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二四六頁貴字下收對盜壺[illegible]恐非。」

(9288)「[illegible]寅祗承祀」

外[a] 静簋 <1366> 外 从月

外[a] 南疆鉦 <0412>

外 中山王嚳壺 <9286>

張政烺曰："外之，對上句內字言，內指國內，外指國外。"（古文字研究第二一六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 壺銘："外之則[illegible]將速使尚上勤觀於天子之廟"<9286>

「用作朕文考外[a]季尊簋」<4106> 「攻敔仲終戱之外[a]孫」<2286> 「外[a] <8523> 之則[illegible]將速使尚上勤觀於天子之廟」<9937> 「外[a]弔叔作寶尊彝」





風

毛公鼎<0680>

夙



釋宿

唐蘭曰「夙就是風字，說文古文作㑢和㒨，宿字从㑢聲，可見夙與宿音近通用。夙是早上，宿是豫先，都有已經過去的意義和舊的意義，在天文家常用的話裏，贏或盈是前進，縮是退走，此處夙有商是使商王朝后退的意思」（文物一九七七年八期九頁西周時代最早的一件銅器利簋銘文解釋）<又308>

于省吾曰「夙有商」

詩行露的豈不夙夜和烝民的夙夜匪解，鄭箋并訓夙為早，說文訓早為晨，按夙訓為早，晚之早和早訓晨，都是本義。說文段注謂早引伸為凡爭先之偁，易坤文言的由辯之不早辯也，早

應訓為先國策齊策的早救之高注訓早為速早之訓先訓速都是引伸義夙有肅是說武王伐商時間很迅速就占有商地商為城邦甲骨文時常稱洹上之都為大邑商啟甲子一戰紂敗而商亡（文物一九七七年八期一二頁利簋銘文考釋）〈又308〉

周法高曰唐蘭說非是于省吾說是也

〈又286〉〈又21〉

「敬夙夕用事」〈又98〉「敬夙夕勿廢朕命」〈又200〉「用聖夙夜」

「夙夜匪（匪）解（懈）」〈又89〉「夙夜不解（懈）」〈又98〉「夙夕專由先且」

祖剌（烈）德夙」〈又301〉「夙夕勿灋（廢）朕令（命）」〈又306〉「夙夙又（有）爵」〈又309〉

「史牆夙夜不彖（墜）」〈又300〉「用夙夕」〈又329〉「𩁹夙夕左尹氏」〈又331〉

「兮癭夙夕虔敬」〈又335〉「癭趠趠夙夕聖趮」〈又337〉「禹曰叔子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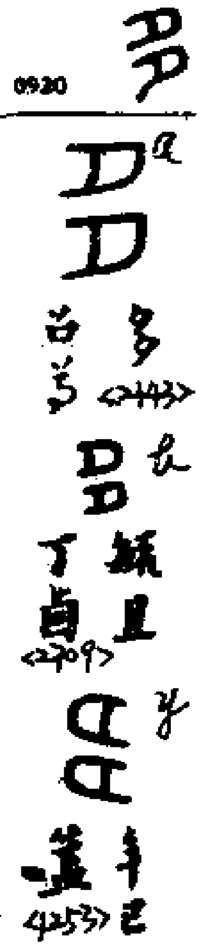
夙」〈又348〉「其用夙夜亯享孝于厥文且（祖）乙公」〈又349〉「用穆

穆𡖊。夙夜障(尊)高享孝安綏福」〈文357〉「用𡖊。夙夜障(尊)高享孝于

卑厥文母」〈文4767〉「余夙。夕虔敬朕祀」〈文4242〉「朁(曹)白(伯)狄乍(作)𡖊。

夙

奶夙公尊毀」〈文2080〉「用匃魯福用𡖊。夜事」



赤塚忠曰：古🞣自殷代至西周末有所謂亞者，加藤博士以為亞為醜惡之伺僂之宗教人之意，對于此最近島邦男檢討卜辭中之亞字之用例，而以亞為將帥之職（亞之官職中置學六期）。然島代之論乃以殷之雄族雀及畢為中心者，並未窮盡亞之職司者也。亞司宗教性儀式之事，如

丙戌卜亞其奠其豐（明續四四五）

壬子卜貞亞克興有將（南師二、一一二）

卜辭有明文，惟卜辭中之亞字之用法亦非一義，有如亞侯、亞地之國有名詞（乙八一七二、鄴三、四三、九）有用如亞祖乙、亞宗

之形容詞（遺二五三、後下二七、二）又雖謂宗教人其職務並不限于宗教，亦及於征伐之事。在殷代，亞之職司自身亦生分化，如產生多馬亞（甲二六九五）之，以戰爭為主要職務者，固為事實。然其所以產生，則在於其為宗教性之司長也。特別是亞在殷代之特殊性格，正如白川靜氏已指出，乃在於亞者成為一種職能性的集團，加藤博士（亞若癸、亞師乙、亞受丁、亞旅乙）有亞若、師受、旅四人之共同作器，而證明亞之集團，且亞者中亦有稱作卿者，故其集團乃作為卿事寮而存在（定本書道一、圖九二解說）

卜辭中。

庚辰卜，命多𢼸犬（寧滬二、一六）

記命多亞行儺祭之事

又有稱為多𨸏之地方有

乙丑卜在多𨸏……（甲三〇九八）

丁丑卜其兄（祝）王入于多𨸏

蓋亦本銘之多𨸏廟之類也（殷金文考釋一一一—一一二頁）

高亨彝（61）林潔明譯〈2533〉

白川靜曰多君之語亦見于卜辭多邦之君之意也然因本銘所述者乃所謂獻馘之禮故恐乃集合與該征殺有关之人也（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八七頁六二小盂鼎林潔明譯〈0617〉

赤塚忠曰多高卜辭中稱高者有數種其一為祈年之聖地（甲七八五）殷末之田獵地（前二一二二）高族（三代一四五二）之所

據之高也今與多高之名不合故作別論其二為自廩辛康丁時期始之高祖夒（釋二）、高祖王亥（後上二一、一四）其三為見于武丁期之高祖乙（乙三五九七）第四為自廩辛時期開始單稱高祖者第五則為較此等為早自武丁時期已稱作高妣（乙二六二六）多高妣（明四六二）者也多高者究是以上之中何者之稱正如一般指出如高祖乙之稱乃為與伯祖乙區別者然在最顯著地稱高祖之廩辛康丁時期因限于先公神如夒王亥故高之稱不能限于先王也蓋為先王先妣之系譜中之遠祖之總稱也（殷金文考釋八四頁答卣(49)林潔明譯）<2709>

<又64>「朕皇考叔旅魚父寶簋降多福無」<又228>「數數豪=降余厚多福（以上鉦閒銘文）無疆」<2290>「陟陟降余多福。<2290>「𣪘𣪘賓朕多

御衛
鯀簋祓多◦〈又301〉

「𨗨叔𦀚及𠂤口姬其易錫壽老多◦宗永令命」〈又318〉

「𨷄權」〈又320〉

「大神妥多◦福」〈又329〉

「妥厚多◦福」〈又332〉

「鑾

「𥜽

「妥厚多◦福」〈又333〉

「𥜽受厚多◦福」〈又362〉

「駒父其萬年永用多◦休」〈又4467〉

「以受多◦福」〈又4467〉

「屯魯多◦釐」〈又4481〉

「白伯多◦父乍旅盨」

0922 

 a

亩 象亩矢形

亩皇父匜 <2852>

 b

亩皇父簋 <4306>

<又1977>

「公𨔣命酉嗣徒亩△父」

a 甬 毛公鼎 〈680〉

甬 讀為通 中山王譽鼎 〈Q287〉

張政烺曰：甬，讀為通。未通智，知識未開。（古文字研究第二二四頁）

「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鼎銘「未甬通智」〈Q287〉

參卷三吾用字條于省吾說

于省吾曰：說文用作用，并謂：「用，可施行也，从卜中，衛宏說。」又甬作甬，并謂：「甬，艸木華甬甬然也，从马用聲。」按許氏釋用和甬，根本不可靠。甲骨文用字的初文作用，即古桶字。後來又變為用（詳釋用），西周金文車器「金甬」之甬屢見，均作甬，後來又變為甬。江小仲鼎的「自作甬鼎」，曾姬無卹壺的「後嗣甬之」，均以甬為用。甬字的

造字本義，係于用字上部附加半圓形，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用，而仍因用字以為聲。」（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四五三—四五四頁釋古文字中附劃因聲指事字的一例）

裘錫圭曰：「第一部分簡述史墻家族的來歷，大意說靜幽的高祖（靜幽是讚美高祖之詞，以幽為貶詞，乃祿起之說，見積微居金文說一九七頁）在微地靈處，武王滅殷後，微史烈祖來見武王，武王命令周公在周地（此周似應指周公封邑，在今陝西岐山一帶）給他住所，並讓他處甬，同窖所出三〇號鐘銘也述及烈祖見武王之事，文字與盤銘大體相同，但俾處甬作「以五十頌處」。頌，甬古音極近，「處甬」和「以五十頌處」顯然是指一件事情。」（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八頁史墻盤銘解釋「卑俾處甬」容）〈2309〉

周法高曰：<2309>史墻盤鼒字諸家多釋甬，是也。參附錄下山平號。

裘錫圭曰：墓中所出的銅禮器和用器上的銘文幾乎千篇一律地是：曾侯乙乍（或作詐，讀為作）時（持）甬（用）升（終）。大部份編鐘在樂律銘文之外也有「曾侯乙乍時（或作寺）」的銘文。這些銘文充分說明曾侯乙就是這座墓的主人。（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七期二五頁談談隨縣曾侯乙墓的文字資料 曾侯乙盞）<2490><2491>

<2398>「畫鞞畫轄金甬朱旗」

<2639>「旨賞□□□之甬鐘」

「曾侯乙乍時甬用冬（終）」<2491>之

「永甬用之」

<2289>「朱甬適智」

<2309>「卑（俾）處甬」

<2496>「曾侯乙乍時甬用冬（終）」

<2490>「

「曾侯乙乍時甬用冬（終）」

<2664>「兼

東

東 絹料盒 <3009>

曾侯乙甬鐘 <2494>

裘錫圭曰：鐘銘中與「羽」相當的律名應是比「吉䏓司」低二律的「𣎆音」。這個律名有時寫作「𡔷音」，𣎆應是東的變體。說文的「韓」字甲骨文或作「韓」（殷契粹編一二八一），鐘銘的東大概就是「東」字。「東」（胡感切），「函」古音極近，有可能𣎆應該讀為「函」。國語的「羽」則是「函」的形近訛字。周禮．春官．大司樂把夾鐘稱為圜鐘，林鐘稱為函鐘。「圜」、「亘」古音極近，圜鐘應該就是亘鐘的另一種寫法。但是從音律地位上看，亘鐘相當于姑洗，圜鐘（即夾鐘）是它的陰律，即比亘鐘低一個律。𣎆音相當于夷則，函鐘（即林鐘）也比它低一個律，這似乎可以作為𣎆當讀「函」的一個旁證。（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七期三〇頁談談隨縣曾侯乙墓的文字資料）<2494>

〈X094〉

「蕭音之韻考」

0925 卣

a

卣 盂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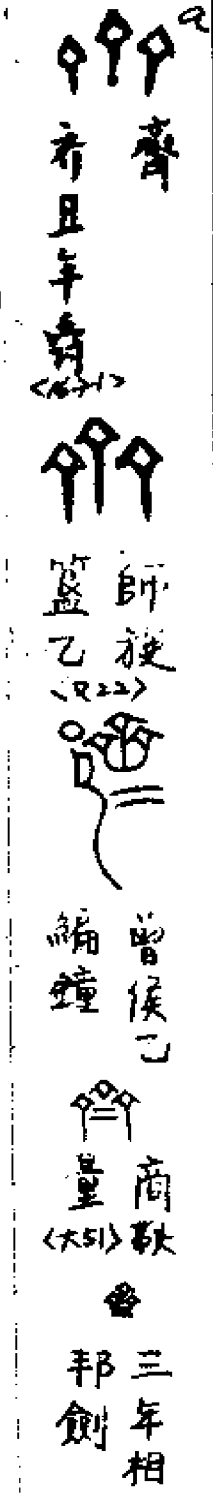
錫女鬯一卣 <876>

a

<2834> 卣壺

<2986>

「錫汝鬯一卣」



于省吾曰：齋即稷字的初文，今稱穀子，去皮為小米。第一至三期甲骨文的齋字均从禾从三點，作、、等形，間有从四至六點者，如、、等形。從第三期開始，點變為雙鉤，作、形。其从雙鉤點者，商承祚誤釋為齍（佚考五六三），甲骨文編誤釋為粟。其實，禾旁所加的雙鉤點或實點，雖數目不一，而都是古文字的齊字。齊字在甲骨文與早期金文通作，甲骨文也作。齊婦鬲作，齊父乙壺作（器）、（蓋）。在古文字中，雙鉤與填實是相同的。如甲骨文的雍己合文作也作，靁字作、也作、，禦父己鼎豹字从勺作也作，是其例證。甲骨文

有些文字的構形還沒有定型化，因而有些偏旁繁省無定。至于齊字通常作◇◇◇，有的作◇◇◇◇（乙八二六七）；晶字通常作品，有的也作品；尞（燎）字由二點以至六點，有的或作八點；涉字通从二止，有的也从四止（寧滬二·四五）。這樣例子無須徧舉。由此可見，以上所列[illegible]諸形，雖然略有變化，而都是从禾从齊，即𪗉字的初文，是沒有疑問的。說文：「𪗉，稷也，从禾齊聲。粢，𪗉或从次。」又：「稷，𪗉也，五穀之長，从禾畟聲。𥞫，古文稷。」許氏雖以稷𪗉互訓，但以稷為五穀之長，以粢為𪗉之或體，是以稷為正字，而以𪗉為與籍𪗉盛之𪗉。今考之于甲骨文，則𪗉是原始字，而稷𥞫粢等則是後起的異體字。（甲骨文字釋林卷中第二四四—二四六頁釋𥝩𪗉來）

張劍曰[四]據左傳記載，春秋時周王曾兩次娶齊侯之女為妻，一在左宣六年（公元前603年）周定王娶齊惠公之女，一在左襄十五年（公元前558年），周靈王娶齊靈公之女。我們認為這件銅鑑可能是齊靈公嫁女兒時所作。（文物一九七七年第三期七五頁〈齊侯鑑銘文的新發現〉）<X444>

周法高曰[五]古文字類編四〇八頁齊字下收三年相邦劍，上海博物館藏，古文字字形表二七三頁齊字下收師袁簋、商鞅方升、曾侯乙編鐘，今據補。

<R309><R222>

「令女（汝）羞追于齊」 <R309> 「齊侯乍（作）朕（媵）子中（仲）姜寶盂」

「樂（？）齊 [illegible] 戠光」 <R454> 「齊侯乍（作）朕（媵）子中（仲）姜寶盂」 <R347>

「秦客王子齊之歲」



0927 朿

朿 束
卣
0676

a,b 白川靜曰：朿薔即作冊大方鼎中所見之朿，即召公奭也……麻朔黃縣中以賞字析為賞貝二字，又朿用與下相連而讀，亦非是。(金文通釋第二輯七〇頁四朿解 林潔明譯) 0676

于省吾曰：甲骨文朿字通常作朿。商器朿卣作朿。說文朿字作朿，并謂：「朿，木芒也，象形，讀若刺。」段注：「今字作刺，刺行而朿廢矣。」按說文朿作朿，已失初形，又誤訓為木芒。爾雅釋詁訓刺為殺。甲骨文祭祀用牲言朿者屢見，如朿彘、朿豕、朿羊、朿魚等是其例。此外，田獵有「重朿西逴」(粹九七六)之貞。

在上述之外，朿字也作□、□、□、□、□、□、□等形，均為舊所不識，甲骨文編分別入于附錄。金文編誤釋□為癸。……

早期金文朿字作□也作□、□、□等形，金文編都誤入于附錄。羅振玉謂：「顧命鄭注戣瞿蓋今三鋒矛。今朿字上正象三鋒，下象箸地之柄，與鄭誼合。□為戣之本字，後人加戈耳。」（唐風樓金石文字跋尾癸父乙卣跋）按羅氏謂□為戣之本字，非是。甲骨文朿字有一鋒三鋒四鋒等形，乃刺殺人和物的一種利器。總之，朿為刺之古文。本為名詞，作動詞用則為刺殺。甲骨文于田獵之刺殺野獸及祭祀之刺殺犧牲均用此字。（甲骨文字釋林卷中第一七四—一七六頁釋朿）

<X234>「奠生庫残戦束△刺」<X249>「二年奠倫檣湢司寇芋庆生庫工币皮耴冶君跛造戟戦束△刺」

2317

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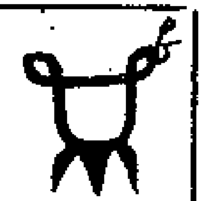
宜𣥂之棗戟

張頷曰「兩個「朿」字相重為「棗」；兩個「朿」字並列為「棘」。說文「朿，木芒也……讀若刺」，段注：「朿今字作刺，刺行而朿廢矣」。段云「朿」為古「刺」之本字是可信的。故「棗」、「棘」二字均有「刺」义。一九五五年山西省長治市分水嶺十四号墓中所出土之戰國銅戟，其一有銘文五字為「宜𣥂止棗戟」（見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第一期山西長治分水嶺古墓清理簡報）。第二字和第五字筆劃均有漫漶處。有的人釋為「宜乘之畜戟」（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六年八期）；有的人釋為「宜□之乘戟」（考古一九七三年六期）。在五省出土重要文物展覽圖錄序言中，唐蘭釋為「宜無之棗戟」。第四字釋「棗」字是正確的，這和「韓鍾之鐮鐱」第四字之「鐮」字

是同字的殊構。其發音亦當如「棗」字本音，一如「早」字讀音。河北省平山出土中山王嚳鼎銘文中有「棗 棄寡人」之句。第一字恰与「韓鍾之鐰鐱」「鐰」字右旁所從之「棗」字相同。朱德熙、裘錫圭釋為「早」字是正確的（文物一九七九年一期）。但「棗」字的本身只是「早」字的音假字。……但絕非早字的音假。正如前面所說棗有刺之義。刺之在于兵器，含有殺傷和鋭利兩個方面的意思。（古文字研究第五輯八九—九〇頁韓鍾鐰鐱考釋）」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二七四頁收此字，注「宜□之棗戈」蓋從唐蘭釋棗，又附見棘字，注「䋣子棘鼎」蓋因金文偏旁上下左右可以相通也。後者余已附見於附錄下七七號，可互參。說文卷七上朿部「棗，羊棗也，从重朿，子皓切」」





鼎 [illegible] <221>



王子午鼎 <又669>



中山王嚳鼎 <又287>



戍嗣子鼎 <又6>

郭鼎堂曰「鼎字頗奇特，在象形文鼎字之外，上從匕來，下從火，來殆表示鼎實用匕以取之，此種繁文，如不在鼎銘中發現，必將以爲另一字，而不可復識」(文史論集第三五三頁安陽圓坑墓中鼎銘考釋戍嗣子鼎)

作 <又10>「弔叔□父作鼎」<又112>「□用作鼎」<又113>「鼎七」<又151>「用作朕皇考弔叔碩父隮鼎」<又158>「隹王十月既吉曾伯从寵自作寶鼎用」<又167>「作寶鼎」<又188>「揚中皇作寶鼎」<又212>「弟叟作寶鼎」<又213>「己华父作寶鼎」<又220>「楙白車父作邢姞隮鼎」<又277>「黃季作季嬴寶鼎」<又282>「戠作寶鼎子孫永用」<又282>「史遷作寶方鼎」<又283>「衛作文考□仲姜氏盂鼎」<又287>「中山王嚳詐

作鼎。」〈X302〉「默叔□信姬乍作寶鼎。」〈X308〉「戉歲鼎。貞克聞。」

〈X337〉「衛用乍作朕文考寶鼎。」〈X338〉「衛用乍作朕文考寶鼎。」〈X342〉

「朝乍作鼎。」〈X343〉「中仲□涿父乍作尊鼎。」〈X344〉「譱膳夫

旅白伯乍作毛中仲姬尊鼎。」〈X345〉「譱膳夫白伯辛父乍作尊

尊鼎。」〈X349〉「用乍作寶尊鼎。」〈X361〉「弔敏父作孟姒□賸鼎。其

眉壽萬年永寶用」〈X418〉「白士吉父乍作㲋尊鼎。」〈X432〉「彊白乍

旅用鼎。段」〈X433〉「彊乍井姬用鼎。」〈X434〉「彊白乍井姬穾鼎。」〈X395〉

左以治大夫休命台意鑄鼎。」〈X440〉「白御乍旅尊鼎。」〈X441〉「彊白

乍旅用鼎。段」〈X501〉「乍旅鼎。」〈X506〉「白伯尚鼏其乍作寶鼎。」〈X515〉

唯甫哀白伯者君自作寶鼎。」〈X526〉「□父乍旅鼎。」〈X536〉「史喪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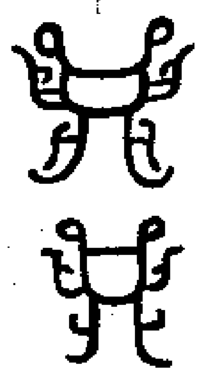
旅鼎。」〈X643〉「敔史乍考尊鼎。」〈X669〉「自作□□□鼎。」〈X683〉「龔乍

作旅尊鼎」〈X698〉「又榮又有嗣司再乍作□鼎。」〈X716〉「尹小弔叔

乍（作）鑄鼎」<2322>「弔叔口父乍（作）鼎」

<[illegible]>「闌乍（作）父癸（合文）寶䵼鼎」

闌按：高（明）曰古文字字形表二七四、二七五頁鼎字下收王子午鼎、中山王鼎，今據補。又收父乙鼎



未詳所出、戍屬于鼎，此字甚奇，待考。

鼑

(1929)

貞 a

鼑 从卜从鼎 說文从才 殆傳寫之譌

釋鼎 鼎釋作貞口鼎鼑鼎鼑連用 <4517>

裘錫圭曰「金文又常常借鼑貞為鼎。小徐本說文鼎字下說：古文以貞為鼎，籀文以鼎為貞。與古文字資料可以互証。金文編把借作鼎的貞字釋作鼑是錯誤的」（中國語文研究第二期四○頁釋勿發）

<X68>「𤔲匕父庚鼑。䨂冊」<X101>「王匕康季寶障鼑」<X340>「用乍作朕皇考癸公障鼎」<X350>「或乍作氏厥障鼎」<X435>「隹強白乍井姬用鼑殷」<X442>「強白乍自為鼑殷」

⿱將鼎 說文所無。孳厝鼎用夙夕⿱將鼎享，即詩我將我享之將 <0586>

从刀 <0613> 異鼎

曾鼎 索角 <4864>

簋 <又290>

雍公 <0598>

赤塚忠曰「⿱將鼎字从來多釋作䵼，然不妥，當毋寧視是將鼎之異體」（殷金文考釋三四頁豐鼎第二(16) 林潔明譯）

6.9 白川靜曰「⿱將鼎」玉篇作「鬺」也，式羊切。曾鼎有⿱將鼎牛鼎之語，詩周頌「我將」有「我將我享，維羊維牛」，將⿱將鼎之省文（金文通釋第九輯四九八頁四八雍公鼎 林潔明譯 <0598>）

周法高曰「豐鼎」二見博古圖卷二第二六頁嘯堂卷上第一四頁薛氏卷一〇第一〇〇四頁積古卷四第二四頁攈古卷

二之三第四四頁西乙卷一第二八頁吉文卷一第一〇頁

癸亥鼎(即豐鼎二)云「[illegible]」即鼎字,阮釋「鬲非」,雙選卷下之一第五頁豐鼎隸定作「鬻」

于省吾曰:甲骨文爿字也作卟。反正無別,舊不識。其从爿或卜。即爿或卜的省體。甲骨文从爿的字習見,有時也省作爿。不煩舉例。說文从爿之字屢見,而無爿部。甲骨文偏旁中的爿字,象牀形,故疒(疾)字从之。但爿字也象祭祀時用以陳列肉類的几案形。故牀字从之。說文不知爿與片反正無別,而訓片為判木,實則判木之片乃後起字。至于爿字从日,即古文肉字,甲骨文豚字从肉作日者常見(詳釋豚)。又牀字(前五·三·七)从牀作𦣞,上从三

點象血滴形。甲骨文祭字从肉作ㄖㄗ或ㅂ者互見，又多从數點，有的或不从點，可資參證。甲骨文有「侯卟來」（續五．五．六），「卟入」（陳一三七），「守告人乎卟□」（續存上一四四七），均以卟為人名。說文：「將，酢漿也，从水將省聲。」其實，爿乃將之初文，卟字應隸定作爿，本象祭祀時陳列肉類于几案之形，也即甲骨文將字所从之爿。金文早期將字常見，稍晚則作將，右上从刀，用以割肉。將與將均以爿為聲符，即詩我將「我將我享」之將的古文。（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四二二—四二三頁釋爿）

張政烺曰「𤔲」見五鬲鼎銘，義也，𤔲彝是周代彝器之類名，與宗彝對言，如宗婦鼎為宗彝、𤔲彝（大系一五六頁，參考西周銅器斷代見考古學報一九五六年

第一期六九頁：宗彝指酒器，常恆元卿壺言「用作宗彝尊壺」（大系一六六頁）是也；䵼彝指烹煮及容盛食品之器，微縊鼎稱「䵼彝尊鼎」（大系一二四頁）

封仲簋稱「䵼彝尊簋」（據古錄金文卷二之三第六十八頁）是也。此言寶簋，故冠以䵼彝二字（周厲王胡簋釋文缺）胡作「作䵼彝寶𣪘（簋）」〈2290〉

張政烺曰：䵼讀為將，資也（周厲王胡簋釋文「䵼」將資朕多御（禦））〈2290〉

趙世綱、劉笑春曰：䵼，說文所無，玉篇謂煮也，亦作鬺，尹羊切，音商。䵼彝似為禮器之統稱，有許多𣪘、簋等也都自名為䵼彝，例如：

中斎中對王休令䵼父乙障

君父𣪘用作文公丁䵼彝。

彔既𣪘用作文且（祖）辛公寶䵼彝𣪘。

免簋用旅䵼彝。

此篇銘文云「作將鼎彝鐈鼎」可知將鼎彝非專指鼎類器，文物

一九八〇年第十期二八頁王子午鼎銘文試釋「自作將鼎彝鐈

鼎」〈X669〉

〈X1180〉「曾侯中子游父自作將鼎彝」〈X226〉「用作寶將鼎彝」〈X652〉「

自作將鼎彝」〈X661〉「自作將鼎彝鐈鼎」〈X290〉「將鼎將實朕多御禦」

克 a 井侯簋 4378　b 師旂鼎 0665　c 利簋 2348

白川靜曰說文克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重文錄古文二字然肩也之訓與刻木之象之關係不明繫傳以為

肩者任也尚書曰朕不肩好貨不委任好貨也任者又負荷之名也與人肩膊之肩義通故此字下亦微象肩字之上也能勝此物謂之克故亦象刻木也

謂古文第二字為彔之下體也然其指意不明又段注說克肩克任之義曰

周頌敬之傳曰仔肩克也人部八上曰仔克也此曰克肩也然則周頌仔肩累言之毛謂二字皆訓克也肩謂任任事以肩故任謂之肩亦謂之克釋詁云肩克也又曰肩勝也鄭箋云仔

肩任也許云勝任也任保也保常也凡物壓於上謂之克今蘇常俗語如是釋言曰克能也其引伸之義左傳莊十一年曰凡師得儁曰克於鄭伯克段於鄢隱元年曰如二君故曰克即得儁之說也穀梁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此釋言之說也公羊曰克之者何殺之也此以相勝爲義大雅蕩毛傳云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俗作尅

謂自肩任之義而爲壓上克勝之義也然此等義非有引伸關係者也……

專釋此字者有 从心之釋說文克字據爾雅釋詁犯奢果毅尅捷功肩堪勝也以肩爲克勝之義關於字形則以爲屋下刻木豈非勝任之作故上以肩字貫之

姚彭年之釋說文克字亦略同黃以周之釋克以上詁林所收亦解肩

為刻謂正篆下體乃虹梁長曲之象梁之古文示其刻處之形云於兩義之脈絡皆無所說明

字見于卜文金文可知說文之字形皆為譌變之形也上部似古之形文源以為重物之象曰以肩任重物能事之意猶本說解之義然羅氏考釋中六九曰

象人戴胄形克本訓勝許訓肩殆引伸之誼矣

李氏集釋曰

象人躬身以兩手拊膝之形上从口象所肩之物肩重物者恆作此形

以肩任為本義而以彔木者屬次條說解蓋有譌亂說文之注家中亦多以為肩與刻木兩義不相通貫也

汗簡中引顏黃門之推說文古文第二字从刀作據卜文金文字

形克為刻彔之器甚明顯然从刀者取刻削之義也字之上部羅釋以為胄形而胄之所从乃胄兜之象加上突出口上之兜飾與克之所从稍異又克之下體並非人或尸之象而為緩緩屈曲之針形其頭部加上把手之鐶形从字形觀之無疑乃刻削之辛器也上部之口形之部分乃握部也字以刻削之辛器為本義又从刀又寸謂刻彔之事从而為克勝克能之義文獻中雖多用其義然本義為克削之器說文據其譌形以下體為人或刻木之形又誤以上部為屋故有肩任屋下刻木之刻也辛辛之類中針部作曲刀之形者甚多且其上部為握之部分克之所从亦與之相近克之金文中有上部兩口歧出之形或从攴者似為便于握執而用力之意也古籀籀中有从兩手而其下加剝落之物者示其器乃為刻鑿之用者也克勝之訓乃

字之轉義也。說文新義卷七上一四三六—一四三八頁林潔明譯

〈2.24〉「王乎(呼)乍(作)冊尹克冊命師旋曰」〈298〉「王若曰師克」〈298〉「王曰克」〈298〉「克口(敬)侫先王」〈298〉「克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298〉「克其萬年」〈287〉「克悤順克畀俾」〈287〉「隹(惟)𠷎吾老賢」是寔「克行之」〈287〉「克商」〈287〉「商敵大邦」〈287〉「克有工」〈287〉「克哲之」〈293〉「不克御事」〈294〉「昔才(在)爾考公氏克逨玟(文)王」〈296〉「隹(唯)珷(武)王既克大邑商」〈298〉「女(汝)克盡乃身」〈298〉「白(伯)亦克款叀乇且(祖)」〈301〉「令(命)女(汝)更賡克𤔲(司)直啚(鄙)」〈298〉「民歲鼎貞克辟闢」〈329〉「之(文)考克明乃心」〈351〉「畀俾克氏𢾊」〈308〉「啻啟」〈476〉「克明又(厥)心」

0935 彔

a 大保簋〈323〉

c 彔伯簋〈4180〉

史牆盤〈2309〉

瘐鐘 甲組〈2329〉

白川靜曰說文彔刻木彔彔也象形數傳彔彔猶歷歷也一一可數之貌段注曰按剝下云彔刻割也彔彔麗廔嵌空之皃古籀篇曰古者天子宮室固當有刻鏤藻飾故彔字从彑省爲意皆不當其義徐箋曰象栟櫨交午揩柱之形今吾粵俗語謂木株爲彔其引申義也亦遠於字義例釋例以歷錄說字義歷錄爲疊聲之擬聲語然亦指轆轤桔槔等旋轉之音疑論字形曰

錄其功而祿之也从工彖規榘从彑彖繩墨皆所以刻木也亦即王者之所以程才也从人旁點彖所刻功與祿之次第也左右等者祿之厚薄必準其功之大小也小篆加示作祿通

於字形亦無所當文始以爲此爲刻鏤本字其字義近而無說其形文源以字爲剝之初文而剝之所从蓋爲獸形剝皮之字也與刻木之彔異

關於字形尚有趙萬里之述彔方二字義引顧鐵僧教授之解以爲彔方形近上爲方版下爲刻畫之器旁之四注爲鑴刻之彖以爲彔爲錄之初文葉玉森枝譚一則曰

彖懸只於架預爲之防所以守也

皆以爲與方之字形有關又六書疏證中引楊桓沈兼士之說

以上部爲桔槔之形乃汲水之器之轆轤之象旁點爲外溢之水刻本之解爲涉上文克字之解而誤入者云桔槔汲水之說亦見于字例。二·二八

字見于卜文金文刻畫之器之象形也克爲剋削之器彔爲旋轉掘鑿錐揉式之辛器旁點爲鑿屑之散亂於左右之形字之上體爲手握部分爲防止滑溜而把手橫出針部特大先端尖銳據卜文金文之字形克彔爲剋削掘鑿之器之象明白可知也金文中字用如通彔彔命用蘄屯彔彔等用爲祿之假借本義之用法已不可見說文新義卷七上一四三八—一四三九頁

林潔明譯

C白川靜曰彔伯𢦏𣪘器稱作彔彔𢦏伯𢦏者也彔伯𢦏其全稱也關於彔氏大系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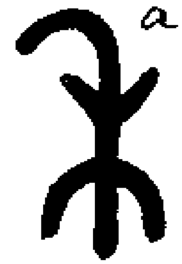
录國殆春秋文五年楚人滅六之六，舊稱臯陶之後也，望在今安徽六安縣附近。录國在周初曾與周人啟釁，大保設「王伐录子耶」其證也。此言乃祖考有闻于周邦，佑闢四方，重國天命，則戎之先人復有功于周，蓋录子耶被成王征服後，即臣服于周，有所翼贊也。

即以傳說為臯陶之後之安徽六安亮此銘之录國，大保設中之录子耶，即天子耶甗中稱為天子耶者也。對周而敢稱天子者，除了殷之後而不臣服于周之录父之外，别無他人。故在本器中录伯戎尚稱其父為釐王也。劉心源曰：「周釐王子而封于录者，可補內外傳之闕矣。」然若录為周室之王子，則下文無言自乃祖考又揩于周邦之理也。（金文通釋第十七輯二一一頁九二录伯戎設　林潔明譯

戴家祥曰「彔猶壽也。左傳成公十三年「無祿。獻公即世」又曰「無祿。文公即世」左傳昭公七年「今無祿早世，不能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祿即壽之同義語（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八一頁墻盤銘文通釋）褱（懷）猶眉彔、黃耇彌生」（0309）

「王才（在）周師彔宮」（0339）「通彔（祿）永令（命）」（0307）「福褱（懷）髲（祓）彔。（0321）「祿」（0333）「𩁹綰髮彔屯魯」





a

禾 卣文



b

<0679>



鄂君啟節



車節 <x3>

高奴



權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二七七頁禾字下收鄂君車節及高奴權」

<x3>「庚壺象禾」

<x66>「禾石」

[a] [b] 牆 師寰簋 卹氒牆乃印土湯葉 之牆乃說文作牆字之籀文 〈1381〉

周法高曰：按說文師寰毀牆字應錄入卷五㐭部牆字下，可參該字下之說解。兩考一四七頁師寰毀下讀牆為將。左傳成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杜注「將事，致君命」是也。



穆弌方彝二〈2359〉



史牆盤〈2309〉



王孫誥鐘



中山王嚳壺〈2286〉

白川靜曰穆公見于尹姞鼎又作爲右者則于𢦏𣪘禹鼎中有禹之皇祖穆公之名周萼生以穆公爲𢦏𣪘之穆公史樹青以爲即召穆公即召伯虎也唐蘭曰

尹姞鼎也說到穆公但文字書法已屬厲宣時期恐怕不是一人

右列之人召穆公爲宣王期故屬論外而尹姞𢦏𣪘與本器相前後又禹鼎之穆公爲禹之祖父故亦與本器之時期相近之人也惟本器之穆公究爲三者中之何者則難以確定然蓋與𢦏𣪘之右者穆公爲同一人也（金文通釋第十九輯三一四頁

一〇一盝方尊林潔明譯〈2151〉

于省吾曰：「甲骨文稱：「王異(翌)戊，其射才𥝢兕〇弗毕(擒)。」(甲三六三六)又：「王其射𡘓兕，毕。」(外五四)。甲骨文，以𥝢或𡘓為地名，為舊所不識，甲骨文編和續甲骨文編均入于附錄。其實，𥝢與𡘓即古穆字。說文：「穆，禾也，从禾㣎聲。」按許氏謂穆从禾㣎聲，既訓㣎為細文，以為「从彡㝉省聲」，又訓㝉為「際見之白」(弓鎛覿字左从㝉，㝉字中从日，上下从小，即隙之本字)，隨意割裂穆字，強作解事。西周器穆父鼎的穆字作𥞤，从水从𥝢，不从彡，猶存初文。甲骨文𥝢字本象有芒穎之禾穗下垂形。說文：「穎，禾末也，从禾頃聲。」段注：「渾言之則穎為禾末，析言之則禾芒為秒。」說文穆字段注：「凡言穆穆、於穆、昭穆皆取幽微之義。」按段氏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

然。實則，由于禾穎微末，故引伸為幽微之義。至于金文穆字皆从彡。說文訓彡為「毛飾畫文」，則从彡有美觀之義。詩清廟毛傳訓穆為美，爾雅釋詁也訓穆為美。總之，甲骨文穆字不从彡，乃穆之初文，其从彡乃後起的孳乳字（甲骨文字釋林卷中第一四五—一四六頁釋穆）

m　于省吾曰：「《爾雅·釋訓》：『穆穆，敬也。』」（古文字研究第四五頁「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蔡侯盤『穆穆亹亹』」）(2343)

張政烺曰：《禮記·曲禮》：「天子穆穆，大夫濟濟」，鄭玄注：「皆行容止之貌也。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蹙。」《正義》曰：「天子穆穆者，威儀多貌也。大夫濟濟者，濟濟徐行有節。」「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壺銘「穆穆濟濟」見古文字研究第二一〇頁(2386)

〈X2[illegible]〉「穆穆濟濟」〈X298〉「至朕皇考穆穆王」〈X309〉「肅[illegible]」

〈X41[illegible]〉「用穆穆夙夜尊享孝妥綏福」〈X494〉「穆音之商」

〈X513〉「穆王之子」〈X649〉「在穆朋一百」

0940 稻

稻[a]

稻

𩰫(1446)

[illegible]

𥞔

(2300)

參卷七0948A糧字條。

(2300)

「𩰫稻用事」

2345

積

積

商鞅量〈大51〉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二七九頁積字下收商鞅方升，今據補。兩考二五一頁商鞅量下云：『此秦孝公十八年周顯王二十五年時器，距秦并天下尚百二十有餘年，按當公元前三四四年。』說文卷七上禾部：『積，聚也。从禾，責聲，則歷切。』」

〈大51〉「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五分尊一為升」

年 从禾从人，人亦声。說文云从禾千声，非。盂鼎

中山王譽壺 「隹唯十四年」〈又286〉 二 衛鼎〈又338〉

〈又1〉「𣪕其萬年」〈又4〉「彈叔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又5〉「旬
萬年子子孫孫寶用」〈又8〉「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又10〉「其
萬年永寶用」〈又12〉「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又13〉「其萬年子
子孫孫永寶用」〈又18〉「隹王三年四月初吉甲寅」〈又19〉「其萬年
永寶」〈又21〉「隹唯王元年四月既生霸」〈又21〉「其萬年子孫=
永寶用」〈又22〉「隹唯王五年九月既生霸壬午」〈又23〉「喜其萬年
」〈又26〉「其萬年子=孫=永寶」〈又32〉「十三年」〈又34〉「彈弔作作
旅鑒其萬年永寶用」〈又52〉「癘其萬年孫孫子子其永寶用享于
宗室」〈又53〉「其萬年用享用孝」〈又56〉「其眉壽萬年無諆期」〈又57〉
「其眉壽萬年無期」〈又61〉「其眉壽萬年」〈又66〉「三年」〈又73〉「八

年△辛城大命韓定」<又74>「王六年上郡守疾之造戟」<又76>「其萬
年△子＝孫＝永寶用」<又79>「十四年屬邦工（□）□戟丞隱□
□」<又84>「其子＝孫＝萬年△永寶用」<又85>「其子＝孫＝萬年△永
寶用」<又86>「其子＝孫＝萬年△永寶用」<又93>「追其萬年△永寶用
」<又98>「克其萬年△」<又109>「其萬年彊無」<又111>「叔白□乍寶盨其
萬年無彊」<又113>「隹王元年」<又119>「其萬年△永寶用」<又153>「其邁
年△子孫永寶用」<又135>「廿一年寺工獻工上造但」<又136>「廿王年△
□敂一斗八升」<又137>「其萬年△子＝孫＝永用」<又139>「其萬年△子
＝孫＝永寶用享」<又141>「其萬年△子＝孫＝其永寶用」<又147>「其
萬年△子＝孫＝永寶用」<又148>「其萬年△（永）寶」<又149>「其萬年△
子＝孫＝永寶用」<又150>「琱生其萬年△子＝孫＝永寶用高」<又151>
「隹唯廿又有七年△」<又159>「其萬年△子＝孫＝其永寶用」<又184>「

三年上郡守□造L<X183>ㄱ廿七年上守趙造L<X186>ㄱ卌年上郡守
趣□造L<X187>ㄱ王六年上郡守疾之造L<X197>ㄱ隹十又二年初吉
丁卯L<X197>ㄱ永其邁年孫=子=永其寶寶用L<X203>ㄱ其眉壽萬
年無疆L<X212>ㄱ其萬年子=孫=永保用L<X214>ㄱ其萬年永寶用
L<X215>ㄱ其萬年子=孫=永寶用L<X216>ㄱ祈匃眉壽萬年L<X220>ㄱ
隹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L<X220>ㄱ其萬年子=孫永寶L<X221>ㄱ
其萬年孫子子永寶L<X222>ㄱ白車父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L<X223>
ㄱ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L<X228>ㄱ女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享L（鼓113銘上左）<X235>ㄱ王二年奠命韓……右庫工币師□庆L
（殘）<X236>ㄱ王三年奠命韓熙右庫工币史狄冶□L<X237>ㄱ九
年奠倫何狸司寇零商武庫工币師鑄章冶旗L<X238>ㄱ十四
年奠命令肖趙距司寇鬼王階武庫工币師鑄章冶□L<X239>ㄱ

十五年△奠倫肖距司寇 寇彭璋右庫工師陳星冶贛」<X2240>「十六
年△奠命肖距司寇寇彭璋生庫工币皇佳冶癢」<X2241>「十七年△奠
命埜恒司寇 寇彭璋武庫工币皇昂冶猾」<X2242>「廿年△奠倫韓恙
司寇吳裕右庫工币張阪冶贛」<X2243>「廿一年△奠命敱口司寇吳
裕左庫工币吉忘冶綅」<X2244>「卅一年△奠命楂涵司寇肖它生庫
工币皮耴冶君 尹启」<X2245>「卅二年△奠倫楂涵司寇 寇肖趙它生
庫工币皮耴冶君 尹玻」<X2246>「卅二年△奠命楂涵司寇肖它生庫
工币皮耴冶君启造」<X2247>「卅四年△奠倫楂涵司寇肖它生庫工
币皮耴冶君玻造」<X2248>「元年△奠命楂涵司寇芋庆生庫工币皮
耴冶君貞造」「二年△奠倫楂涵司寇芋庆生庫工币皮耴冶
君玻造我 戟朿 剌<X2249>」<X2250>「三年△奠 鄭倫楂涵司寇芋庆左庫工币
御新冶君弱造」<X2251>「四年△奠倫韓口司寇長 張朱武庫工币弗

𡢁治胄僦造」〈X252〉「五年奠命韓口司寇張朱右庫工币旦高治
胄鑄造」〈X253〉「六年奠命𡨄胔司寇向口左庫工币全(倉)庆治胄
口造」〈X254〉「七年奠命𡨄胔司寇史埕左庫工币全(倉)庆治胄𢏚
造」〈X255〉「八年奠命𡨄胔司寇史埕右庫工币旦高治胄口造」
〈X277〉「其邁年子孫永寶用享」〈X278〉「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X279〉「其邁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X283〉「衛其萬年子=孫=
永寶用」〈X284〉「衛其萬年子=孫=永寶用」〈X286〉「隹唯十四年
」〈X287〉「隹唯十四年」〈X289〉「五年𢓊復吳克并之至于今」〈X290〉「
㝬胡其萬年」〈X291〉「萬年無諆」〈X298〉「天子𢓊萬年𩍋𨐄」〈X299〉「
師𠭰其萬年永寶用享」〈X300〉「即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X301〉
「其萬年世子子孫孫虞寶用」〈X302〉「㝬叔𠙵姬其邁萬年子子
孫永寶」〈X303〉「其眉壽萬年永保其身」〈X305〉「其萬年永寶用」

〈又307〉「其萬年永寶用」〈又309〉「厚福豐年」〈又309〉「其萬年永寶用」

〈又320〉「癲萬年寶」〈又321〉「隹四年二月既生霸戊戌」〈又321〉「王乎史

年冊易[illegible]新[illegible]敀攸勒」〈又321〉「癲其萬年子孫其永寶」〈又322〉「

其萬年永寶」〈又325〉「隹十又三年九月初吉戊寅」〈又325〉「癲其萬

年永寶」〈又326〉「隹三年九月丁子巳」〈又326〉「癲其萬年永寶」〈又329〉

「癲其萬年永寶日鼓」〈又330〉「萬年日鼓」〈又332〉「癲其萬年羊角

〈又333〉「癲其萬年」〈又335〉「隹惟廿又七年三月既生霸魄戊戌

〈又336〉「隹惟三年三月既生霸魄壬寅」〈又336〉「衛其萬年永寶用

〈又337〉「衛其萬年永寶用」〈又338〉「隹惟九年正月既死霸魄庚辰

〈又338〉「衛其邁萬年永寶用」〈又339〉「公臣其萬年用寶茲休」〈又340〉

「隹惟十又有七年十又有二月既生霸魄乙卯」〈又340〉「此其萬

年無疆」〈又343〉「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又344〉「其邁萬年

子子孫孫永寶用享」<文345>「其萬年子孫永寶用」<文346>「其萬

年子子孫孫永用享孝」<文347>「其邁(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年<文349>「唯畢厥吏便乃子戜萬年辟事天子」<文351>「卑俾乃子戜萬

年」<文361>「弔敢父作孟姒□媵鼎其眉壽萬年永寶用」<文362>「唯

王十又八年正月」<文362>「駒父其萬年永用多休」<文369>「弭叔其

萬年」<文378>「其萬年子＝孫＝永寶」<文392>「其萬年[永]寶」<文393>「

其萬年子＝孫＝永寶用」<文395>「十一年十一月乙巳朔」<文397>「

廿一年寺工獻工上造但」<文398>「其萬年子＝孫＝永用」<文399>「

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享」<文400>「廿五年呂咬」<文405>「其萬年

永寶用」<文412>「其萬年眉壽永寶用」<文417>「其萬年子孫＝永寶

用」<文417>「其萬年子＝孫永寶用」<文451>「廿六年蜀守武造」<文452>

「其眉壽萬年永保其身」<文476>「大壽萬年」<文475>「萬年子＝孫

〻永寶用」<Q4887>「其萬年子〻孫〻永寶用」<Q4897>「其萬年子〻

孫〻永寶用」<Q4997>「自萬年子孫永用之享」<Q5067>「尚其萬年子

「孫〻永寶」<Q5087>「隹卅又三年八月既死辛卯」<Q5097>「八年相

邦呂不韋造」<Q5117>「用獵祈釁眉壽萬年無疆」<Q5147>「其萬年〻

無疆子孫永寶用」<Q5157>「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之」<Q5177>「其萬

年〻子〻孫永寶用享」<Q5197>「其行寧子孫永年壽用之」<Q5207>「

眉壽萬年無疆」<Q5207>「其萬年無疆」<Q5217>「其萬年子子孫用之

」<Q5407>「萬年眉壽」<Q5417>「隹(唯)二年三月初吉庚寅」<Q5422>「其萬

年眉壽」<Q5467>「其萬年世子孫永寶之」<Q5567>「則萬年保我萬宗

」<Q5627>「四年相邦呂工寺工龍承」<Q5627>「其萬年子〻孫〻永寶

用」<Q5637>「其萬年無疆」<Q5658>「廿二年」<Q5636>「廿一年啟封諭令

雁[工]師金冶者」<Q5668>「廿八年」<Q5668>「廿八年」<Q5668>「卅三年」

<X6687>「卅三年」

<X6697>「萬年無諆期」

<X6997>「其萬年永寶用」

<X7006>「

其萬年用」

<X7022>「其萬年永寶用」

0942 穌



a 穌 从木孳乳为蘇。

蘇公簋 <1265>



b



c 史頌簋 <1356>

<2715>「穌子弔(叔)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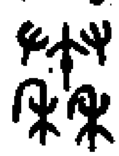
<2917>「穌貉乍(作)用」



秦 从禾

史秦鬲 〈1(8)〉



邿子簋 〈1042〉

簋 〈X5〉

盧連成等曰：文獻記載武公元年伐彭戲氏，十年伐邽冀戎，十一年初縣杜鄭，滅了小虢，是立了不少戰功的。這與銘文的記載相合。因此我們說銘文中的秦公應指秦武公。這八件鐘鎛應分別定名為秦武公鐘、秦武公鎛。（文物一九七八年第十一期五頁陝西寶雞縣太公廟村發現秦公鐘秦公鎛）〈R276〉

秦〈X5〉「秦公曰」〈R4167〉「秦公期眂（？）龢才（在）立（位）」〈X347〉「秦客王子齊之歲」

「戎秦人」〈R124?〉「戎辰（？）畣秦畣」〈X186〉「圖工帀耤丞秦」〈R4167〉


a 秭

白川靜曰秭說文五稷為秭一曰數億至萬曰秭謂數也稷前條作布之八十縷為稷而段注引聘禮記禾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秅以說解為誤也八十縷之稷曰總禾穀則用稷秭詩周頌萬億及秭之句兩見傳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萬曰秭

徐箋論其數曰

數謂計也數萬之萬是萬萬曰億數億至萬是萬億曰秭五經算術所謂中數也數億至億則萬萬億曰秭上數也若十萬曰億十億曰秭乃下數耳詩云數億至萬曰秭與心部十萬曰億其率不一蓋萬億巨數今古不同故兩存其說未必有意與毛立異至數億至億曰秭其數過鉅自古罕用

十進法之外萬億尚有指自乘數而言者也以上中下為區別云其字見于金文舀鼎有寇舀禾十秭賞禾十秭則倍卅秭舀覓匡卅秭等語因十秭之寇禾引起大訴訟故一秭當指相當數量之禾穀也次條有秅字以為二秭為秅周禮曰二百四十斤為秉四秉為筥十筥為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為一秅乃周禮儀禮聘禮記之文據此則一秭為二百秉舀鼎之寇禾二十秭相當於四千秉一秉十籔一籔十六斗一秉百六十斗也說文新義卷七上一四五五|一四五六頁林潔明譯

医 說文所無

中山王譽壺〈Q286〉

朱德熙、裘錫圭曰：「医象矢在匚中，疑是國之表意異體字。國亦作「笹」，說文：「笹，篇也。从竹，屯聲，所以盛谷高大之器也」。方壺銘『余知其忠信也，而專任之邦』，與鼎銘此句相當。笹、專古音相近，專亦作「蓴」可證。國任疑即專任。」（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五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Q287〉

張政烺曰：「医，从禾在匚中，匚音方，受物之器。按《說文》：「圃，廩之圃者，从禾在口中」。医小于圃，疑即篇之異體，《說文》「篇，判竹圈以盛穀也，从竹，耑聲」。篇讀如顓，顓任之邦與壺銘「譚任之邦」音義相符。（古文字研究第二二七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鼎銘「氏是以寡人医篇賃任之邦而去之遊」）

〈2287〉「氏是以爲寡人固常負任之邦而去之游」

𣎵[a] 黍 从禾从水

仲觑父盤〈0941〉

于省吾㈡[a]：黍今稱黍子，或稱糜子，去皮稱大黃米。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从禾雨省聲。孔子曰，黍可為酒，故从禾入水也。」甲骨文黍字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形。穗部作一个或二、三个三叉斜垂，又多从水旁，也有以數點代水者。……甲骨文稱：「□□卜，殻貞，我受黍年○丙辰卜，殻貞，我弗其受黍年。四月。」（乙六七二五）又：「癸丑卜，受黍□年。」（京都五七九）這是甲骨文中罕見的黍字作从禾从水之例。周器仲觑父盤黍字作𣎵，與甲骨文中个别譌變為从禾的黍字相仿。黍字所从水旁有在禾下者，故小篆又變作𪏽。說文

既以為雨省聲，又引孔丘說以為黍可為酒，故从禾入水，均屬臆測之辭。甲骨文黍字最為習見，其它穀類多則數十見，少則數見或一見。因此可知，黍是商代的主要穀類作物，當是平民的主要食糧。」（甲骨文字釋林卷中第二四二—二四三頁釋黍·齎來）

張政烺曰：「⿱𣏟皿，从皿，𣏟声。𣏟，見《仲叡父盤》「𣏟粱來麥」（代一七·一〇），確是黍字。⿱𣏟皿蒦是聯綿詞，疑讀為尃濩（黍音与雨字近，雨尃喉牙音通轉）。《史記·司馬相如傳·封禪文》：「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氾尃濩之。」胡廣曰：「氾，普也。言雨澤非偏于我，普遍布濩，無所不濩也。」字亦作布擭，《廣韻》去声十一暮，擭字下云：「布擭，猶分解也。」（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三〇頁哀成叔鼎釋文

「犲弗其蛬衆隻」)

<2267>
「之利□□之奴鴣桼□」

𥻨 釋

歎毀〈2290〉

張政烺曰:「甲骨文中常見,唐蘭殷虛文字記謂象米在𠧪中之意,从米𠧪聲,當即說文之䉵字。儀禮士虞禮「中月而禫」注「古文禫或為導」,此處釋乳讀為導。」(周厲王胡簋釋文)「嘗(?)䉵導字」

訏慕(謨)遠猷」〈2290〉

參卷七2290稻字條。

周法高曰:「說文卷七上米部「䉵,糜和也。从米覃聲,讀若鄲。」徒感切。段注「鄲譚古今字。」歎毀䉵讀為導者,說文卷一上示部「禫,除服祭也。从示覃聲。」徒感切。段注「說文一書三言讀若三年導服之導。士虞禮注曰:古文禫或為導。喪大記注曰:禫或皆作道。」

可証糧與稻通可假作導據余所擬古音稻導*dʻôg 糧*dʻâm 分隸古音幽侵二部有時可相近故可相通也。

參卷十一三九十五濬字條

𨠍 說文所無。鄂君啟節舟節「大攻尹脽邑以王命=集尹𢘅𨠍」〈Q2〉
郭沫若曰「大攻尹脽當即昭脽，懷王時昭脽位居顯要，乃王之近臣，官為大工尹，亦相稱」〈文史論集三三六頁關于鄂君啟節的研究〉〈Q2〉
〈Q2〉「大攻尹脽邑以王命=集尹𢘅𨠍」

春[a]

伯春盉〈1930〉

赤塚忠曰：「㩌字正从兩手收擣夫(杵)上下之形，為又即舂字也。亞御之主要職務在收藏穀物擣粟也。」(殷金文考釋七四頁)

亞御鬲(44)林潔明譯〈0附〉

〈25〉

「舂夷」

[illegible] 0951A

[illegible]

㪔 㪔車父段 〈又221〉

[illegible]

㪔伯車父鼎 〈又220〉

周法高曰「說文卷七下林部「㪔，分離也，从攴从林，林，分㪔之意也。」穌旰切。卷四下肉部「散，雜肉也，从肉㪔聲。」穌旰切。今隸作散。散字見卷四[illegible]號、古文字類編七九頁、古文字字形表二八三頁有㪔字，今據補。」

〈又221〉「㪔△車父作皇姞餴段」

「㪔△白車父作鄭姞隩鼎」

〈又222〉「㪔△車父作皇母䵼姜寶壺」

〈又223〉「□（㪔△）代車父作䵼姜隩壺」〈又220〉



尗倂匜

「尗可」〈9341〉



戜方鼎二〈2349〉

唐蘭曰『原作尗通俶爾雅釋詁「俶始也」』(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五期第五八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倂匜〈9341〉)

周法高曰『唐氏語譯「尗可」為「最初的責罰」讀可為苛讀尗為俶

說文卷七下尗部「尗豆也象尗豆生之形也式竹切」

唐蘭曰『美好原銘作尗是菽的本字豆古代稱菽金文叔字作村就从尗下面三點是豆形右邊的手形是採豆所以說文解叔為拾也尗通淑美好』(文物一九七六年六期三八頁「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附錄戜方鼎二「朕文考甲公文母日庚尗

淑
述（休）〈9349〉

周法高曰「羅西章等隸定戒方鼎二未字作「弋翼」」文物一九七六年第六期第五一頁陝西扶風出土西周伯戒諸器 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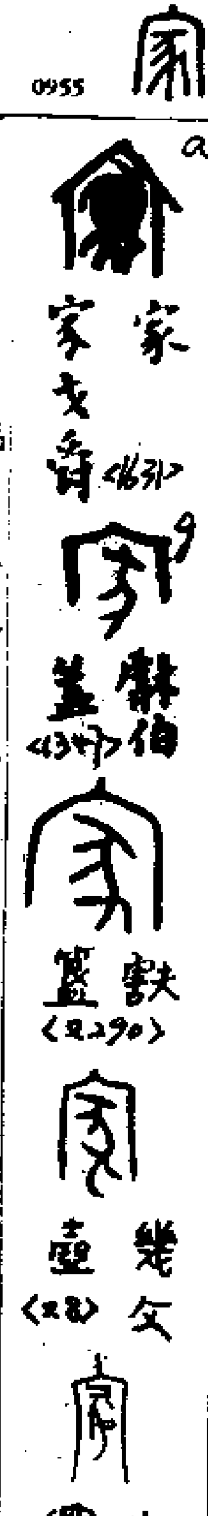
李學勤曰「十可的十字係未字之省，應讀為假爾雅釋詁「始也」未可意即始能任職」（古文字研究第一五三頁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十可」）〈9341〉

龐懷清等曰「弋讀為式，試，說文弋部「式，法也，又用也」尚書微子之命「萬邦作式」是式，試有效法，按照，使用等義，可借作苛，「式苛意即按照最初的遺責」（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五期三四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西周銅器窖穴發掘簡報附儀匜「弋式可苛」）

周法高曰：「李學勤語譯儼匜「女（汝）亦既從譺（辭）從誓」千可為「你只有恪守誓言，才能再去任職」。按「亦既」不應譯作「只有」，應譯作「也已經」，但李氏解「亦可」為「始能」，可從。龐氏釋作弋，解作試，非是。因亦與弋之別，在於亦字直畫中間較肥。」

〈2349〉「文母日庚宓（淑）休」

a



白川靜曰說文家居也从宀豭省聲錄重文古文一字其所从
與豕希之形近似然魏石經續之字則類于犬形段注改說解
爲尻也關於豭省聲以爲字應屬豕部者也曰

按此字爲一大疑案豭省聲讀家學者但見从豕而已从豕
之字多矣安見其爲豭省耶何以不云段聲而紆回至此耶
竊謂此篆本義乃豕之尻也引伸假借以爲人之尻字義之
轉移多如此牢牛之尻也引伸爲拘罪之陛牢庸有異乎豢
豕之生子最多故人尻聚處借用其字久而忘其字之本義
使引伸之義得冒據之蓋自古而然許書之作也盡正其失
而猶未免此且曲爲之說是千慮之一失也家豢當入豕部

正如段注所云字之形聲義並有問題可謂古來一大疑案也

……近人之說有邵君樸之釋家集刊五本二分中以為英語之家族之原義在羅典為奴隸之稱古時俘虜奴隸之屬亦與妻妾同處者也故與犬豕等並以家字表示之而其結論則曰故畜之於室廬為家牛羊本放牧於外故置之室廬為牢也 田倩君之釋家中國文字二三以為从來釋作家字之卜文金文之字非室家之義卜文中乃屋中男女相對之形之字形舉出佚六〇四乙九〇七二以為真正之家字然其字用作動詞殆不同之字也

字見于卜文金文其初形可以確定說文之注家亦有注意及之者然吳大澂之古籀補舉父庚卣三代一三·四·四之圖象謂古家字从宀从豕凡祭士以羊豕古者庶士庶人無廟祭於寢陳豕於屋下而祭也

以豕為祭祀之犧牲可謂破千古疑案之創見也惟徵之于卜
文之用義例則如
王為我家且辛又壬
王為我家且辛弗又壬 郭氏綴合一三二
匚于上甲家 拾一七
等家本為指廟室之語以庶人用豕之說難以解釋字形家必
指建築物中最神聖之處之語者也爾雅釋宮戶牖之間謂之
扆其內謂之家者此也
以全文之字形言如毛公鼎銘所見之家一字作包裹犬之象
一字則作广下犬犬蓋為犬牲也古籀篇承認家之異構有从
犬字者曰
或云犬所以守家故从宀从犬亦通

然犬从磔殺之象其字當釋作犮蓋以犬供犧牲而伏瘞之意

也」殷王之陵墓玄室中棺槨之下穿坑多有于此多合埋有武

人及犬牲此蓋所以防禦埋蠱者也」伏上入說文曰司也从人从

犬解作伏伺之義近於望文生義之說也」字之初義謂伏瘞也」

犬牲亦用於玄室之四隅堂基門基又亦用於四方磔禳之儀

禮或軍行之車軷又以犬牲祭天曰類今觀金文之字形非从

豕象之形皆作犮之形犮為修祓之祓之所从犮為犬牲也」故

字乃指以犬牲為奠基以伏瘞清祓之廟室也」殷墓中以此施

於玄室者也」』說文新義卷七下一四八六一四八八｜一四八

九頁林潔明譯）

9 白川靜曰『畢公家郭氏以為「禱卜辭言毋辛家謂畢公之廟知

為畢公死後事器必作于康王末年無疑」而陳氏則以為「此器

的畢公應是生稱」以為家乃族、家室之義。毛公鼎叔向父禹鼎中有「我邦我家」之語，又有「我家內外」之語，所謂家多數情形是指頤主之邦族，以家為廟所之義者，乃在卜辭中之特殊用法。其例並不適用於金文，在亦指職守。曾姬無卹壺有用作「宗彝尊壺後嗣用之職在王室」與「朕臣天子」為相似之語。例望毀「死嗣畢王家」康鼎「死嗣王家」等乃冊命之語，然若以自述之語法出之，則當作「獻身在畢公家」「職在王室」是也。

天子者指上文之「朕辟天子獻白」而言。對揚之語中分用「朕辟天子」，因而在結語中有永遠仕於畢公家，受畢公之休寵之意。若如郭氏之以家為家廟之意，則難於通解。（金文通釋卷九輯五一一頁四九獻毀林潔明譯）4347

〈X87〉「僕四家」〈X287〉「以慰憂愁勞邦家」〈X710〉「用紷令保我家」

〈X338〉「衛小子家」〈X496〉「姞氏令董事保氒厥家」〈X496〉「因付氒厥且祖僕二家」





宅 宅蓋〈1148〉



或从厂乇聲 中山王譽鼎〈2287〉



宅 尊〈2294〉



秦公鐘〈2476〉

朱德熙、裘錫圭曰：此即「宅」字，三體石經「宅」字古文亦从「厂」，銘文「宅」疑當讀為「度」。（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四九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中山王鼎「考厇（宅）」〈2287〉

張政烺曰：《尚書·堯典》「宅南交」，三體石經古文宅作厇，與此相同。按《書》、《詩》古文作宅者，今文皆作度，如《禮記·坊記》引《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鄭玄注：「度，謀也。」（古文字研究第二二六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鼎銘「考宅（度）惟型」〈2287〉

于省吾曰：「晚周貨幣庑陽之庑从乇作乇者常見，猶存初形。然則乇或乇之為乇字的初文，昭然若揭。又春秋時器晉邦

蓋的宅字从乇作ㄊ，中劃彎環，乃說文乇字作乇的先導。

說文：「乇，艸葉也，从垂穗，上貫一下有根，象形字。」

按許說臆測無據，自來說文學家皆曲加附會，無可憑信。乇字的造字本義，只有存以待考。（甲骨文字釋林卷中第一六八頁釋乇•舌•𨓆）

〈2461〉「魯少嗣司寇𡋠封孫宅」〈2587〉「考宅惟型」〈2694〉「隹唯王初鄭遷宅于成周」〈2694〉「余其宅茲中或國」〈2857〉「賞宅受或國」





大室

大室盨〈1379〉



簋 逋 伯〈4191〉



尊 𣄰〈又2294〉

〈又1〉「各格大室」〈又4〉「各格于太室」〈又6〉「隹唯王寂(?)𩍹大室」

〈又52〉「各大室」〈又52〉「稽其萬年孫孫子子其永寶用亯于宗室」

〈又133〉「王各格于大室」〈又148〉「用享宗宀室」〈又151〉「各格圖室」

〈又160〉「帝小室盂」〈又228〉「処宗室肆妾作龢父大鐘」〈又290〉「再

稱盠調先王宗室」〈又294〉「王亯諸宗小子于京室」〈又300〉「各格大

室」〈又321〉「各大室」〈又325〉「各大室」〈又335〉「各格大太室」〈又337〉「于

卲昭大太室東逆燹營二川」〈又340〉「王各格大太室」〈又369〉「各于

大室」〈又392〉「用享宗室」〈又433〉「井姬歸亦列祖考麦公宗室口」

〈又486〉「王才在師嗣馬宮大室」〈又517〉「王各格于大太室」〈又666〉「用

享于宗室」

向 向
<631>

白川靜曰說文向北出牖也从宀从口詩曰塞向墐戶引豳風七月之文……卜文金文之字形皆从口豳風所歌蓋爲煙突之類然士虞禮記祝从啟牖鄉注鄉牖一名也禮記明堂位刮楹達鄉注鄉牖屬謂夾戶窗也乃設于行禮之處之窗牖也又稱爲明明乃自其窗牖迎月光之象又指神明之所在羅釋中十二葉口象北出牖或从口乃由口而譌口口形近古文往往不別

古人作書不如後世之嚴矣

然金文之字形皆从口當爲从口之字也口爲祝冊之器古者土室之制之時中央設通明之直坑自之向四方堀橫坑而爲土室其向通明之處乃祀神明之場所也故其窗牖稱明因以

為神明之處故于牖下置祝告之𠙵以示其意者也鄉為假借字乃首嚮而成者也』說文新義卷七下一四九二|一四九三頁林潔明譯

〈又253〉〈又237〉

「九年奠倫向彊司寇零商武庫工币(師)盟(鑄)章冶[illegible]」

「六年奠倫㒗肾司寇向口左庫工币全(倉)庆冶肙口造」

宇

史墻盤〈X309〉

又作㝢 史墻盤〈X309〉

作寓同說文籀文 衛鼎甲〈X337〉

唐蘭曰：「原作寓于氒邑。寓字在說文裏是宇字的籀文，左傳昭公四年杜預注說：『國則四垂為宇。』四垂就是四境，此處指田的四至」（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六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五祀衛鼎」）〈X337〉

徐中舒曰：「宇遠方也。左傳定公四年『失其守宇』，杜注『于國則四垂為宇』，四垂即遠方也。國語周語載穆王即位之初，將征犬戎，祭公謀父教其『增修于德而無勤民于遠』，宇誨即祭公謀父教穆王無勤民于遠的教誨。祭公謀父是穆王時代最有威望的大臣，他對穆王的教誨也不限于這一件事。左傳昭公十二年，『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

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祇宮。祭公謀父對穆王最重要的教誨是無勤遠略，穆王也能以此為法式而循行之，所謂「井帥宇誨」，就應指此事言」（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二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井帥宇誨」）〈X309〉

李學勤曰：「宇，爾雅釋詁『大也』」（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二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井帥宇誨」）〈X309〉

李學勤曰：「井帥，金文多作帥井（型）」（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二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井帥宇誨」）〈X309〉

唐蘭曰：「圖即寓，說文宇字籀文作寓，舍宇是給住處」（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四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 = 武王則令（命）周公舍圖宇」）〈X309〉

徐中舒曰「■同宇，說文宇或从禹作寓，宇居也」（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四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X309〉

戴家祥曰「詩羔裘『舍命不渝』，鄭箋『舍處也』，衛鼎『迺舍寓于厥邑』寓从宀、五篇三四七禹，今作宇，序、籀文，一切經音義七宇古文作寓，籀文作寓（說文籀文作寓）寓之作■，亦猶宏之作■，家之作■（並見毛公鼎）舍寓猶言賜舍，儀禮覲禮『天子賜舍』，鄭玄注『猶言館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四頁墻盤銘文通釋）「武王則令周公舍■宇于周，卑處」〈X309〉

裘錫圭曰「同窖所出[illegible]號鐘有與盤銘類似的語句，■作寓，說文以寓為宇字籀文，舍寓亦見五祀衛鼎（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六頁）」（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三二頁史墻盤銘解釋）「武王則令周公舍■宇于周」〈X309〉

李學勤曰：「舍圈即舍寓。五祀衛鼎『迺舍寓于厥邑』，意即給予居處之地。」（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四頁論史牆盤及其意義）「武王則令周公舍圈」〈239〉

周法高曰：「裘錫圭讀『宇』，誨為『訏謨』是也。（參卷三0244誨字條）唐蘭讀『宇為于』，非是。五祀衛鼎作寓，說文卷七下宀部『宇，屋邊也，从宀于聲。易曰：上棟下宇。寓，籀文宇从禹』。鼎銘『迺舍寓于厥邑』，舍寓讀為『舍宇』。說文卷七下宀部『寓，寄也，从宀禺聲。庽，寓或从广』。牛具切。疑紐。宇，王榘切。喻紐三等，同為舌根音聲母。」

張政烺曰：「宇慕是大謨，遠猷是遠圖，都是周代人常用的詞彙。爾雅釋詁『宇，大也』，因咨敦『大慕克成』（大系二一九頁）逕作大。牆盤『井（型）

帥予論(謀)」乃言遵循效法大謀，又有「亟猷(熙)逗(桓慕亟」是敬熙，是美(動詞)桓是大(據毛詩商頌長發傳)逗慕即予慕，逗和予是一聲之轉，慕讀為謨，古从心之字後多變从言，慕謨實一字，說文「謨，議謀也」，遠猷亦見猶盤「遠(弼)匹厥辟，遠猷」爾雅釋詁「猷，謀也」又釋言「猷，圖也」，猷亦寫作猶，毛詩大雅抑「訏謨定命，遠猶辰告」傳「訏，大，謨，謀，猶，道，辰，時也」箋「猶，圖也，為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又板「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箋「猶，謀也，王為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此為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傳箋對訏謨遠猷的解釋至為明白，宗周鐘言「朕猷有成」，所謂猷究竟有些什麼內容則不可考，小雅小旻通篇以「謀猶回遹」(毛傳「回，邪，遹，辟也」，林義光通解「回旋不定之貌」)為主，反覆言之，毛氏以為刺幽

王。鄭氏以為刺厲王，今雖不能確定，要可見西周後期統治階級之重視謨猷也。（周厲王胡簋釋文）「害（憲）聿（肄）導宇訏（謨）慕（謨）遠猷」〈2290〉

陳世輝曰：「圖字與鐘銘文作寓，是古宇字。」（考古一九八〇年第五期四三五頁牆盤銘文解說）「武王則令周公舍圖于周」〈2309〉

〈2337〉「寓△于氏厥邑」〈2090〉「害（憲）聿（肄）導宇△訏慕謨遠猷」〈2309〉「＝＝武王則令（命）周公舍圖△宇」〈2309〉「井帥宇△誨」

0959B 寷



寷

叔旅魚父鐘〈又64〉

周法高曰古文字形表二八五頁寷字下收叔旅魚父鐘。今據補。見文物一九六四年第九期三六頁天津市新收集的商周青銅器圖五。說文卷七下宀部：「寷，大屋也。从宀，豐聲。易曰：寷其屋。」敷戎切

〈又64〉「朕皇考叔旅魚父寷[illegible]降多福」

0960. 

 卿宴 卿宴父簋 〈1136〉

 史牆盤 〈2309〉

唐蘭曰「㚘从𠂤未詳，此讀為狩。」（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三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隹（唯）㚘狩南行」〈2309〉）

裘錫圭曰「中方鼎二和中甗都有『王令中先省南國貫行』之語，貫行就是貫通道路。㚘實音近，唯㚘南行的㚘也應該讀為貫。大約作于春秋初年的曾伯霥簠說『克逖淮夷，抑燮繁湯，金道錫行，俱既俾方』，與之同時的晉姜鼎說『俾貫通□，征緐湯□，取厥吉金，用作寶尊彝』，大家考釋指出簠銘的『抑燮繁湯』與鼎銘的『征緐湯□』有關，蓋晉人與曾同伐淮夷也。又指出『古者南方多

產金錫，「金道錫行者，言以金錫入貢或交易之路」（一八六頁）這兩件銅器的銘文清楚地說明周人征伐南方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目的，是想貫通從南方掠奪金屬的道路。盤銘所說的「唯貫南行」顯然也應該這樣理解。唐蘭先生曾指出，昭王伐楚荊，第一是為了掠奪南方的銅（考古學報一九六二年一期三七頁）這是很正確的（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七頁史墻盤銘解釋）「佳（唯）寏貫南行」<2309>.

徐中舒曰：「寏說文以為院字，此當借為患。寏院患古寒韵字，故得相通」（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二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惟寏南行」<2309>

戴家祥曰：「第二字史寏段作𡨦，吳大澂曰：𡨦古寏字，通院，說文古籀補七篇六頁」按寏聲讀同完，「佳寏南行」猶云完成南行也。

唐蘭讀狩，非是（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六九頁墻盤銘文通釋「隹寏南行」〈2309〉）

李學勤曰：「寏讀為狩，行，爾雅釋言「道也」。」（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二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隹寏南行」〈2309〉）

于省吾曰：「唐蘭謂：「寏从豕，未詳。此讀為狩。」裘錫圭謂：「寏、貫音近，唯寏南行的寏也應讀為貫。」徐中舒謂：「寏，說文以為院字，此當借為患，寏院患古寒韻字，故得相通。」李學勤謂：「寏讀為狩。」按各家之說都不可據。裘釋寏可從，但讀為貫，也誤。寏字，拓本照片作[illegible]。故唐、李二同志均誤釋為狩。我在陝西省周原文管所陳列室見到墻盤原器，特單拓一个寏字，作[illegible]形，較照片為清楚。《說文》：「寏，周垣也，从宀奐聲。院，或从阜完聲。」按寏與奐古通用。金文从宀與否每無別。例如：親也作寴，般也作[illegible]，龍也作寵，是其證。

《說文》奐字作𡙁，并謂：「奐，取奐也，一曰大也。从収夐省聲。」按許氏以為「从収夐省聲」，殊誤。自來《說文》學家也均不得其解。奐字，周代金文師寏父簋的「寏」字从奐作𡚁，吏寏簋的「寏」字从奐作𡚁，均應从冂𠦝聲。《說文》：「𠦝，引也，从反収。𢱭（攀），𠦝或从手樊（按「大」為隸變）聲（普班切）。按早期金文小臣氏𠦝尹鼎的「樊」字作𣝽，从林𠦝聲。𣝽為樊之初文，較晚則變作樊。《金文編》謂𣝽字為「省爻」，失之。總之，奐字本从𠦝聲。奐之从𠦝聲，猶𣝽之从𠦝聲，其例正同。

《說文》謂奐字「一曰大也」。《說文》無煥字，煥為奐的後起字。《漢書·韋玄成傳》的「惟懿惟奐」，顏注謂「奐，盛也」。《禮記·檀弓》的「美哉奐焉」，鄭注謂「奐言眾多」。又《詩·溱洧》的「溱與洧方渙渙兮」，毛傳謂「渙渙，盛也」。按以其就水言之，故渙字从水。總之，奐

之訓大、訓盛、訓眾多，意義相涵。《初學記》卷七引《古本竹書紀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涉漢，遇大兕。」又：「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銘文的「卲王廣𢻫楚荊（荊）」，陳世輝周志讀「𢻫」為「懲」，又引《詩》「荊舒是懲」為證，其說甚是。至于銘文的「隹寏南行」，是形容卲王統帥六師以南征，其士卒眾多，規模盛壯，是可想而知的。但銘文意在隱惡揚善，故止渲耀其出征的盛況，而諱言其「沒于水中而崩」（見《史記·周本紀》正義）。（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三一四頁牆盤銘文十二解「隹寏南行」）、

周法高曰「此字唐蘭、李學勤釋奐，裘錫圭、徐中舒、戴家祥釋寏，裘氏並以「唯寏南行」與中方鼎及中甗「王令中先省南國貫行」

並謂寘貫音近。寘應讀為貫，頗有說服力。說文卷七下宀部「寘，周垣也。从宀，奐聲。院，寘或从𨸏」胡官切，又爰眷切。

〈2309〉

「隹（唯）寘南行」


宏 毛公鼎
宏我邦我家〈0436〉

古 
宋伯盨〈1780〉


王子午鼎〈2661〉

古 白川靜曰：桼圓，愙齋與下二字連讀作一物曰

圓疑鞃字之省。文華鞃朱號即鞹也。

又奇觚亦以為鞃字曰

此銘兩圓字，上為宏，下為鞃。

鞃者軾之中靶也。大系曰

圓即鞃之古字。大雅韓奕「鞹鞃淺幭」，毛傳云「鞃，式中也」。桼圓

言式中有所賁飾，即鞹鞃，亦即如文虎軾、熊軾之類。

若桼圓即所謂鞹鞃，則繼軾飾而述式之中把之久飾者也。與

前後之物皆合，似無問題者也。然尚有疑問。將圓字解作鞃者

假借之解釋也。其字形為弓橐之象，故以之為字之本義而解

之豈不可能故積微居中即以其本義而解之曰

今按說文三篇上革部鞃訓車式中把因字形殊不類鞃字之釋殆非也考圉皇父西園字象藏矢之器之形以彼例之則因實象藏弓器之形疑其為韔字也詩秦風小戎篇曰虎韔鏤膺交韔二弓毛傳云韔弓室也說文五篇下韋部云韔弓衣也从韋長聲因字正象弓室藏弓之形其為韔字明矣

字明為弓衣之韔然器銘中言賜物上下皆車馬之具也於此列一韔實有不類之嫌

車馬之制單以文獻所記尚有不明之處例如詩秦風小戎之篇注家之說不一致之處亦多小戎之章曰

俴駟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

此詩一二章皆歌車馬之裝備之事九矛虎韔亦指車之裝備之武具也關於其中之交韔二弓傳曰交二弓於韔中也注家大概皆據其說然稱韔中之二弓為交韔者甚不自然交韔或即較韔也九矛蒙伐皆樹于車上之兵器交韔蓋亦附于較間而供車上之用者也若可作如此解則於𠦪罥較之次列𠦪韔亦合於次序又字亦可如楊說如字形解之今暫解作詩之交韔以𠦪圓為有𠦪飾之較韔也(金文通釋第十七輯二一五—二一七頁九二录伯戜段林潔明譯〈1380〉

古白川靜曰圓與下文之𠦪圓之圓同字釋之為弘者以𠦪圓為𠦪鞃者也弘字下文金文有其字圓中之弓非弘之形也从字形言之圓為入弓于韔中之象故積微居以字之本義為韔於此假為當之義也曰

右闢四方惠當天命者右助也闢開也惠與惟同此謂彔伯戎之先人輔助周家開闢四國有合于天命也彔伯𣪘云王若曰彔伯朕丕顯且文武膺受大命乃祖克𠦪先王異自他邦又節于大命說文云節相當也彼文云有節大命此云惟當天命字雖不同其義一也

按圁之本字本義即下文之閑爲韔者也故假其音則當爲張字惠圁者惠張與文獻所云之皇張者同義與佑闢四方相對應謂皇張天命也（金文通釋第十七輯二一三—二一一四頁九二彔伯戎𣪘林潔明譯<138>

周法高曰彔伯𣪘「圁」（弘）字二見「重圁」（惠弘）天令（命）「𠦪圁」

于豪亮曰「這裏需要指出的是，金文中有囗字，吳彝的華囗朱虢、靳、虎冟，投設的朱虢、囗、靳、虎冟，正好與詩韓奕的鞹鞃淺幭相當。虢與鞹通，冟與幭通，虎皮即淺毛，因此囗就是鞃字。囗既是鞃，當然可以讀為弘。毛公鼎：囗我邦我家，录伯𢦚毀：惠囗天令，這個囗正讀為弘，作弘大解。毛公鼎中引字凡三見，弘字一見，前人將引字釋為弘字，不但不能正確解釋此字的含義，也不能說明為什麼在同一篇銘文中同一個字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寫法。（考古一九七七年五期三四〇頁說引字）」

唐蘭曰「宖从宀，即宮字，从〇與从呂同，弓與弘通。弘从宮从弓，與宄作寏同。此借為弘，爾雅釋詁「弘，大也」。（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三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宖弘魯邵王」）〈8309〉

戴家祥曰：㝢宏字同，説文誤分為二。書康誥「宏于天若德」，荀子富國「宏」作「弘」。爾雅釋詁「宏，大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六八頁）墻盤銘文通釋

「㝢宏魯邵昭王」〈10175〉

「弘弘魯邵昭王」〈2309〉

「宏龔㝢屖」〈4467〉

㝒 宖

史牆盤〈0309〉

徐中舒曰「宖說文『宖屋響也』『宏屋突深也』宖乃宏之重文古偏旁从弘之字多與从厷之字音義相通厷从又从弘省聲」（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二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宖魯邵（昭）王」）〈0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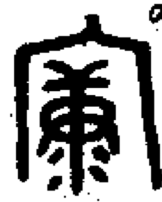
李學勤曰「宖讀為弘大」（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二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宖魯邵王」）〈0309〉

陳世輝曰「宖字从宀弘聲弘从〇弓聲〇象圓形即方圓的圓字宖字讀作弘古時从弓聲與弘聲相通如鞃字玉篇則作[illegible]」（考古一九八〇年第五期四三四頁牆盤銘文解說「宖魯邵王」）〈0309〉

周法高曰「說文卷七上宀部「宏屋深響也。从宀厷聲。戶萌切。」段注「或曰：……蓋宏訓屋深響。宖其重文歟。按此說近是。」說文宀部

又云「宖屋響也。从宀弘聲。戶萌切。」

<3097>「宖 弘。魯邵昭王」



㝩 光鼎〈0675〉



㝩 簋〈2290〉

張政烺曰「㝩見光鼎。大系一一頁是地名。說文「㝩屋㝩㝗也」按㝩㝗一詞今口語有之，意為大而空虛，字在此義為空或荒(周厲王胡簋釋文「余亾㝩晝夜」〈2290〉

〈2290〉「余亾㝩晝夜」





a 毛公鼎 ⟨0680⟩



胤嗣好盗壺 ⟨2288⟩



盗 或省宀 中山王嚳壺 ⟨2286⟩



史牆盤 ⟨2307⟩

張政烺曰「《說文》「寍，安也」。經傳皆以寧為之。（古文字研究第二四〇頁中山國胤嗣好盗壺釋文「不能寍處」）」⟨0288⟩

周法高曰「說文卷七下宀部「寍安也从宀心在皿上人之飲食器所以安人」奴丁切。古文字類編一五〇頁恆字下收中山王壺此字非是，見古文字形表二八六頁」

張政烺曰「盗，从心，皿聲，字書不見，按聲類求之，蓋讀為寧。」（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一四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盗」）周有「寍遽炅惕」」⟨2286⟩

周法高曰「朱德熙、裘錫圭隸定作「盗」寧，又有「寍遽炅惕」見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八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是也。此為反詰句，盗為寍之

省讀為寧。說文卷五上丂部「寧，願詞也。从丂寍聲」奴丁切。說文通訓定聲「詩日月『寧不我顧』、詩小弁『寧莫之知』、四月『胡寧忍予』，箋皆訓曾也」。張說非是。

〈2286〉「𥁕寧有寇遠畏惕」。〈2286〉「不能寍處」。〈2309〉「[illegible]纏寍天子」。

定 a 伯定盉<0728>

定 b

定 c 蔡侯鐘<0054>

定 中山王嚳鼎<0287>

定 衛盉<0236>

張政烺曰「定，安也，正也。」（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三一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鼎銘「子子孫孫永定保之」<0287>

饒宗頤曰「王之定者，佚周書世俘解「王定奏庸大享三終，王定」朱右曾云「庸，大鐘也。以金奏之，故云奏庸。定，安也。」詩商頌那「庸鼓有斁」鄭注「庸與鏞通。」是「王定」蓋古奏樂時之習語（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五期七五頁說竟重，重夜君與重皇，秦王卑命鐘）

<0273>「八年辛城大命韓定」<0285>「述遂定君臣之謂，從」<0287>「子子孫孫永定保之」<0300>「定白伯入右即」<0336>「定白伯」<0236>「定白伯」<0337>「定白伯」<0337>「定白伯」

安晷卣〈2717〉

格伯簋〈4362〉 从厂

陳猗壺〈2019〉

子荷戈甗〈4963〉

戜方鼎二〈文349〉

加藤常賢曰：安字有宀與女之合字及再加上入或丿之形寏或寏之形在契文中已有此兩形，然有丿者當為正形，安為省形也。故如何釋此字，僅从宀女，不可謂充分也，且何以有另之音亦不明白，知道丿形之存在而加以說明者僅林義光，即「从女在宀下有籍之，與保从另同意」（文源卷六）是也。丿即所謂表示襁褓之形者也。褓說文作緥，小兒之衣也。詩經斯干篇鄭箋則作夜衣也，故為小兒用之裯褓也。今金文中安字女之臂下之物，蓋亦表示裯褓者也。故安字全體釋為女在宀中（說文）之意，再加上褓全以會意說

明之亦可明白然事實上焉寒切ㄢ之音从何而來依然不明也。故苗夔曰應補山亦聲（說文訂聲）ㄅ4山之聲為武延切（ㄇㄢ）也。晏婉燕婉疊韻連言之所在也則山為意符同時亦為聲符也。說文之靜也（大徐本）止也（小徐本）之解釋不過是此一事實之結果之意大體女子在月信（月經）之時隱於深屋而靜處於裀褥。故說文有靜也之解。此一習俗乃由污穢之避忌而來此一期間似自勞働中解放而可自由生活通常借用燕字今本爾雅釋訓作燕燕（宋本作宴宴）尼而居息也詩經北山篇傳作燕燕，安息也，即此一原義之引伸也此一房屋稱為燕室（大戴禮保傅篇或側室（漢字之起源五一六頁林潔明譯）

「辟子中（仲）安乍作旅盨」〈0298〉「正乃辟安德」〈0299〉「安永

龔〈0296〉「龏戚身」〈0349〉「鼎則尚常安永宕乃子戚心」〈0463〉「晏戌婖安

乍寶彝」<X668>「坪安邦𨚵司客財鼒」<X668>「單父上官勹庖孝宰

憙所受坪安君者也」<X668>「坪安邦𨚵司客財鼒」<X668>「單父=

官勹庖孝宰憙所受坪安君者也」

0967 

 考陵彝〈0463〉

 或从宀新聲 中山王嚳壺〈2213〉

 中山王嚳鼎「受鄰邦難寴親」〈2287〉

張政烺曰：「寴，从宀，新聲，寴之異體。《說文》：『寴，至也。』秦泰山刻石『寴輔』，《史記·秦始皇本紀》作親巡。」《古文字研究》第二一一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壺銘「厲悹愛深則賢人寴親」〈2286〉

周法高曰：「說文句讀寴與親同義，是一字也。秦繹山刻石寴輔遠方，月令四言天子親帥，一言天子親往，皆同意。」

〈2286〉「厲悹愛深則賢人寴親」〈2287〉「受鄰邦難寴親」



a



富

上官登

<3023>



中山王

譽鼎

<2287>

<2289>

「毋毋富而喬驕」



寳

口差鐘〈2999〉



散盤〈2927〉



歛 簋〈2790〉

張政烺曰「說文「寘，富也」小爾雅廣詁「寘，滿也」即今言充實或滿

是」（周厲王胡簋釋文「䵼將寘朕多御𩐺」）〈2790〉

〈2790〉「䵼將寘朕多御𩐺」

0969A 㝐

谷 容

公朱左師鼎

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三八九頁容字下收此字、見丁耀祖臨潼縣附近出土秦代銅器圖六、文物一九六五年第七期　說文卷七下宀部「容、盛也、从宀谷。㝐、古文容从公」余封切、小徐本谷下有聲字、段、王、朱從小徐本」、


七
牧共<0647>


ち
員父[illegible]<2065>


9
伯亘簋<1059>


ℓ
[illegible]彝<0438>


え
肇卣<2801>


ゟ
集傳簋<1108>


秦公鐘<2476>

「用作寶△障𣪕簋」<又1>「子子孫孫永寶△用事」<又4>「用作

作<又1>朕文且祖寶△𣪕簋」<又4>「弭叔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又5>

「𡨦萬年子子孫孫寶△用」<又6>「用作作父癸寶△𩰫鼎鼎」<又8>「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又10>「其萬年永寶△用」<又11>「子子孫

孫永寶△用」<又11>「中友父作寶△𣪕簋」<又12>「其萬年子子孫孫永

寶△用」<又13>「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又14>「子子孫孫永寶△用

」<又14>「友父作寶△𣪕簋」<又15>「[illegible][illegible]作寶△匜」<又15>「子子孫孫

永寶△用」<又17>「作寶△甗」<又17>「子子孫孫寶△用」<又18>「其子子孫

孫永寶ㄴ<又19>ㄱ其萬年永寶ㄴ<又20>ㄱ作作[illegible]厥子=孫=其永

寶ㄴ<又21>ㄱ其萬年子=孫=永寶用ㄴ<又22>ㄱ用作作寶𣪘簋ㄴ<又22>

ㄱ子=孫=永寶用ㄴ<又23>ㄱ其永寶用ㄴ<又24>ㄱ子=孫=永寶用

ㄴ<又25>ㄱ白作作寶壺ㄴ<又26>ㄱ其萬年子=孫=永寶用ㄴ<又26>ㄱ白

章父作作寶盉ㄴ<又27>ㄱ永寶用ㄴ<又30>ㄱ其永寶用饗ㄴ<又31>ㄱ用乍

寶彝ㄴ<又34>ㄱ弭弔作作旅盨其萬年永寶用ㄴ<又44>ㄱ王易鍚徝德

貝廿朋用作作寶障障彝ㄴ<又46>ㄱ用作寶尊彝ㄴ<又51>ㄱ中仲[illegible]

父乍匕永寶用ㄴ<又52>ㄱ瘨其萬年孫孫子子其永寶用享于宗室

ㄴ<又53>ㄱ作無者俞寶[illegible]團ㄴ<又53>ㄱ子子孫孫永寶用之ㄴ<又53>ㄱ垂

鄂季奄父作作寶障彝ㄴ<又61>ㄱ永寶用之ㄴ<又63>ㄱ伯[illegible]父作女[illegible]

寶𣪘ㄴ<又76>ㄱ其萬年子=孫=永寶用ㄴ<又77>ㄱ其子=孫=永寶用

ㄴ<又84>ㄱ乍文考日己寶障宗彝ㄴ<又84>ㄱ其子=孫=萬年永寶用

」.〈又85〉「乍文考日己寶△尊宗彝」〈又85〉「其子=孫=萬年永寶△用

」〈又86〉「其子=孫=萬年永寶△用」〈又86〉「乍文考日己寶△尊宗彝

」〈又93〉「洹其萬年永寶△用」〈又94〉「⊠叔⊠鄭⊠以⊠其吉⊠寶△壺

」〈又95〉「子=孫=永寶△用之」〈又95甲〉「子子孫孫永寶△用亯」〈又95甲〉「

虢季氏子段作寶△鬲」〈又96〉「子=孫=其永寶△用享」〈又98〉「子子

孫孫永寶△用」〈109〉「祖白章自乍寶△盤」〈101〉「王乍康季寶△尊

鼎」〈又111〉「𢑚白口乍寶△盨其萬年無疆」〈又113〉「叔尊父作鄭季寶△

鐘六金」〈又113〉「鄭季其子=孫=永寶△用」〈又116〉「子=孫=永寶△

用」〈又118〉「其子=孫=永寶△用享」〈又119〉「其萬年永寶△用」〈又120〉「

其子=孫=永寶△用」〈又133〉「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又139〉「其萬年

子=孫=永寶△用享」〈又141〉「師湯父有𤔲 司 中 仲 枏父乍 作 寶△鬲

」〈又141〉「其萬年子=孫=其、永寶△用」〈又144〉「寶△作父癸尊彝」〈又146〉

「𠂤臣父丁寶▵尊彝」<X147>「其萬年子=孫=永寶▵用」<X147>「白

寏父作寶▵毀」<X148>「其萬年（永）寶▵」<X148>「囗作父寶▵盂」<X149>

「白考父作寶▵盤」<X149>「其萬年子=孫=永寶▵用」<X150>「琱生

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喜」<X151>「永令命霝令冬終子=孫=

永寶▵用」<X158>「佳王十月既吉曾伯从寵自作寶▵鼎用」<X159>「師

湯父有司中枏父作寶▵毀」<X159>「其萬年子=孫=其永寶▵用」

<X165>「其子子孫孫永寶▵戈」<X166>「長白作寶▵尊毀」<X167>「作寶▵鼎

」<X168>「寶▵甗」<X169>「對揚父休用作寶▵尊彝」<X175>「子=孫=永

寶▵用之」<X188>「揚中皇作寶▵鼎」<X197>「永其邁年孫=子=永其

𨙶寶▵用」<X200>「寵手作寶▵毀」<X201>「曾中斿父自作寶▵甫」<X202>「

曾中斿父用吉金自作寶▵尊壺」<X203>「子子孫孫永寶▵用之」<X204>

「子子孫孫永寶▵用之」<X208>「作且丁寶▵旅尊彝」<X209>「君作且

丁旅寶彝」<又210>「作父辛寶……」<又211>「作寶尊彝」<又212>「弟
叀作寶鼎」<又213>「己华父作寶鼎」<又214>「其萬年永寶用」<又215>「
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又218>「史速作寶方鼎」<又219>「史速作
寶尊彝」<又220>「其萬年子孫永寶」<又221>「其萬年孫子子永寶
」<又222>「楙車父作皇母𪒠姜寶壺」<又222>「白車父其萬年子子孫
孫永寶」<又223>「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又224>「其永寶用」<又225>孫
「子子孫其永寶」<又226>「用作寶𪔅彝」<又227>「弗ナ左用作父
戊寶尊彝」<又228>「妥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鼓川能上左一）
<又260>「邑作寶尊彝」<又265>「𨗈伯作寶尊彝」（墓）<又268>「𨗈伯
作寶彝尊」（底）<又266>「𨗈白作寶尊彝」<又269>「𨗈白作寶
彝尊」<又277>「黃李作李𪓐寶鼎」<又277>「其邁年子孫永寶用享
」<又278>「唯曾伯文自作寶毀」<又278>「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又2279>「用自作寶殷」<又2279>「其邁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又2282>「

毳作寶鼎子孫永用」<又2283>「衛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又2284>「

用作朕文且考寶尊殷」<又2284>「衛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又2285>

「隹十月王婁作文考寶殷」<又2285>「其子孫永寶用」<又2290>「歔胡

胡乍作𩁹寶殷簋」<又2292>「作朕皇文考寶障」<又2294>「用乍作□

公寶障尊彝」<又2295>「其永寶用」<又2296>「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又2299>「師臾其萬年永寶用享」<又2300>「用乍作朕文考幽叔寶殷

<又2300>「即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又2301>「用乍作文考公叔寶殷」

」<又2301>「其萬年世子子孫孫虞寶用」<又2302>「歔叔信姬乍作寶

鼎」<又2302>「歔叔信姬其邁萬年子子孫孫永寶」<又2303>「齊侯乍作

朕媵子中仲姜寶盂」<又2303>「子子孫孫永寶用之」<又2304>「子子孫

孫永寶用」<又2305>「其萬年永寶用」<又2306>「𠂤車父乍作寶壺永用享

作⌋〈文3307〉「王乍豐妊單寶般盉⌋〈文3307〉「其萬年永寶用⌋〈文3308〉「用匜
方䵼寶尊彝⌋〈文3309〉「用乍作寶尊彝⌋〈文3309〉「其萬年永寶用
⌋〈文3310〉「商用乍作之辟日丁寶尊彝異⌋〈文3311〉「陵乍作父日乙寶
器⌋〈文3312〉「乍作父乙寶尊彝⌋〈文3312〉「折乍作父乙寶尊彝⌋〈文3314〉「
其永寶⌋〈文3315〉「用乍父辛寶尊彝⌋〈文3316〉「豐乍父辛寶⌋〈文3318〉「墻
乍作父乙寶彝⌋〈文3320〉「癲萬年寶⌋〈文3321〉「用乍文考寶𣪘⌋〈文3321〉「
癲其萬年子孫其永寶⌋〈文3322〉「其萬年永寶⌋〈文3323〉「微癲乍寶
⌋〈文3325〉「癲其萬年永寶⌋〈文3326〉「癲其萬年永寶⌋〈文3329〉「敢乍文人
大寶 協龢鐘⌋〈文3329〉「癲其萬年永寶日鼓⌋〈文3332〉「永余寶⌋〈文3333〉
「永余寶⌋〈文3334〉「其子子孫孫永寶用⌋〈文3335〉「用乍作朕文且祖
考寶𣪘簋⌋〈文3335〉「衛其子子孫孫永寶用⌋〈文3336〉「衛用乍作朕文
考惠孟寶般盘⌋〈文3336〉「衛其萬年永寶用⌋〈文3337〉「衛用乍作朕文

考寶。鼎」〈又337〉「衛其萬年永寶。用」〈又338〉「衛用乍作朕文考寶。鼎

」〈又338〉「衛其徸萬年永寶。用」〈又339〉「公臣其萬年用寶。茲休」〈又340〉

「子子孫孫永寶。用」〈又340〉「其子子孫孫永寶。用」〈又347〉「其萬年

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又344〉「其邁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又345〉「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又346〉「旅中仲乍作[illegible]寶。殷簋」

」〈又347〉「其邁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又348〉「用乍作寶。隮尊鼎」

〈又348〉「其子子孫孫永寶。」〈又349〉「用乍作文母日庚寶。隮尊彝」

〈又349〉「其子子孫孫永寶。茲剌烈」〈又351〉「用乍作文母日庚寶。隮尊

段盨」〈又351〉「其子子孫孫永寶。」〈又357〉「𤰈父乍作寶。彝」〈又361〉「弔

敔父乍盨 如以 □ 賸鼎其眉壽萬年永寶。用」〈又366〉「盄叔乍寶尊彝

」〈又369〉「子：孫：永寶。用」〈又369〉「用乍朕文且寶。段」〈又377〉「小臣

乍父乙寶。彝」〈又378〉「其萬年子：孫：永寶。」〈又382〉「□乍寶。彝」

<R391>「寶乍父癸尊彝」<R392>「其萬年[永]寶」<R392>「□作父寶盂」

<R393>「其萬年子=孫=永寶用」<R393>「白考父乍寶盤」<R39?>「其

萬年子=孫=永寶用享」<R405>「其萬年永寶用」<R412>「其萬年

眉壽永寶用」<R417>「其萬年子孫=永寶用」<R418>「其萬年子=

孫永寶用」<R437>「鼉乍祖乙寶尊彝」<R445>「夌姬乍寶齋」<R457>「

齊侯乍(作)朕(媵)子中(仲)姜寶盂」<R457>「內姬乍寶尊彝」<R463>「

戍嫭乍寶彝」<R466>「重伯乍寶尊彝」<R467>「乍寶尊彝」<R472>「

用作太子癸寶尊䵼」<R476>「期康寶」<R478>「子孫永寶用耆」

<R479>「萬年子=孫=永寶用」<R480>「子=孫=永寶用」<R481>「其

永寶用」<R482>「其子=孫=永寶用」<R483>「永寶用」<R486>「其萬

年子=孫=永寶用」<R486>「用乍(作)寶段」<R487>「呂乍朕(媵)公寶

尊彝」<R489>「其萬年子=孫=永寶用」<R496>「休朕皇君弗醒忘

卑厥寶臣」〈X496〉「用乍(作)寶尊」〈X497〉「獻作寶彝」〈X498〉「口白(伯)

乍(作)寶設」〈X504〉「乍寶尊彝」〈X505〉「乍寶尊彝」〈X506〉「尚其萬年

子子孫孫永寶」〈X506〉「白(伯)尚肇其乍(作)寶鼎」〈X507〉「乍寶尊設

」〈X508〉「白(伯)寬父乍(作)寶盨」〈X514〉「其萬年無疆子孫永寶用」

之〈X515〉「唯甫哀白(伯)者君自作寶鼎」〈X515〉「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口

」〈X516〉「子孫永寶用止之」〈X517〉「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高享

」〈X517〉「唯甫哀白(伯)者君自作寶匜」〈X520〉「子孫永寶是尚」〈X522〉

「子子孫孫永寶永享」〈X523〉「羕口單自作寶匜」〈X532〉「名乍(作)

文考日丁寶尊彝」〈X533〉「史喪乍(作)丁公寶尊」〈X534〉「效乍(作)目

祖戊寶尊彝」〈X535〉「鼎(則)乍寶」〈X538〉「側方乍義妣寶尊彝」〈X540〉

「子子孫孫永寶」〈X541〉「王臣其永寶用」〈X542〉「子子孫孫永寶

用享」〈X543〉「其子子孫孫永寶」〈X544〉「長由乍寶尊殷」〈X545〉「寶

𩰫」〈2540〉「其萬年世子孫永寶之」〈2540〉「𦣻用乍作朕文考大中

寶尊彝」〈2549〉「陵伯乍寶尊彝」〈2550〉「陵伯乍寶尊彝」〈2553〉「陵

伯乍寶尊彝」〈2604〉「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2621〉「王乍康季

寶尊方彝」〈2632〉「□白□乍寶匜」〈2633〉「子子孫孫永寶用」〈2640〉「

其子孫永寶用」〈2640〉「隹十月𨑢(?)作文考寶殷」〈2641〉「攸用乍

父戊寶尊彝」〈2642〉「復用乍父乙寶尊彝」〈2645〉「用乍父乙寶尊

彝𣪘」〈2657〉「乍寶尊彝」〈2659〉「乍母戊寶尊彝」〈2663〉「用乍作

寶尊彝」〈2692〉「王乍作中仲姬寶彝」〈2693〉「外弔叔乍作寶尊

彝」〈2696〉「衛乍作父庚寶尊彝」〈2697〉「爭庚𢆶乍作𤔲(?)文

考尸夷弔叔寶尊彝」〈2699〉「其萬年永寶用」〈2700〉「旅乍作寶殷

」〈2712〉「子子孫孫永寶用」〈2712〉「虢金氏孫乍作寶匜」〈2718〉「虢

𨟭(?)口乍作寶盤」〈2718(?)〉「子子孫孫永寶用」〈2722〉「其萬年永寶用

2427

2057 (7-0970)

0971 宧



a

宧

仲宧父林 <0506>

<0457> 「東工師宧」

宰[a]

宰 宰
㝾
角 <1868>

白川靜曰說文宰辠人在屋下執事者从宀从辛辛辠人也以爲辠人之義段注曰此宰之本義也而無用其義之例金文中宰爲宰理王室之高官辠人執事之解甚遠於事實據金文之字形則辛與辠辜之場合之辛作直針之象者不同其針部略向左彎曲正象庖宰之器也則字當以膳宰之宰爲初義蓋本爲宰割供廟中之犧牲之意也執鸞刀乃王躬親之事然助之者宰也古者參與神事祭事者乃作爲聖職之人地位甚高又因自供犧以至祭祀饗宴諸禮宰皆參與其事繼而爲王之近臣統宰諸事者也金文中稱膳夫者其中有力者亦多宰膳夫蓋有相同之起原者故有膳宰之名通訓定聲引江永

之說以為本義當為宰割者是也。說文新義卷七下一五〇六—一五〇七頁林潔明譯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二八九頁宰字下收平安君鼎字。

愚按：此字李學勤釋為庖宰二字合文（見文物一九八〇年第九期二八頁秦國文物的新認識）參卷九司字條。〈9668〉平安君鼎銘文云「卅三年單父上官宰憙所受坪安君者也」

〈X119〉「魯宰駟父作姬□媵鬲」

宁字文之宁 <2176> 卜辭 <0666> 大系

張秉權曰「□（圖版貳貳）□（圖版貳參）銘為陽文，均在足部內壁，這二個字當釋為宁，應無可疑。金文宁作□（甗文）□（宁婦觶）□（宁婦簋）□（甗文之）宄、□（宁簋）□（宁卣）□（宁宮乙爵）□（冊父大鼎）□（宁人甗）都與這二字的形體相同或相似。甲骨文未見宁字。金文稱「子宁」（續殷文存下）或稱「宁婦」（續殷文存上）則宁當是人名。這二個器上的宁字，似應為作器者之名。（殷虛出土青銅爵形器之研究一〇〇頁甗爵兩形器銘文考釋）

張秉權曰「□（圖版貳伍）□（圖版貳陸）□（圖版參柒）銘為陰文，均在足部內壁，這三個字均當釋為卣，說已詳見爵形器考釋。（殷虛出土青銅爵形器之研究一〇〇頁甗爵兩形銅器銘文考釋二甗形器字甗）

<X74>「王六年上郡守疾之造戟」<X184>「三年上郡守口造」<X185>「廿七年上守趞造」<X186>「卌年上郡守起口造」<X187>「王六年上郡守疾之造」<X457>「廿六年蜀守武造」<X458>「臨汾守曋庫係[illegible]工歍造」





寵

汈其鐘　用天子寵〈0047〉



曾伯從寵鼎〈文158〉

周法高曰　古文字字形表二八九頁寵字下收曾伯從寵鼎　今據補　又收瘋鐘  按〈文333〉瘋鐘戊組「用△光瘋身」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七頁陝西扶風莊白一號西周青銅器窖藏發掘簡報此字作方框　白川靜金文通釋第五〇輯三九三頁同　陝西省博物館藏商周青銅器第三冊七九頁釋作寓　非是　字形表釋作寵　文義可通

〈文158〉「隹王十月既吉曾伯從寵自作寶鼎用」





a

宜

般甗〈0813〉



亂嗣釨 蛮壺〈4258〉



讀為義 中山王譽鼎〈2287〉



中山王譽壺〈2286〉

白川靜曰說文宜所安也从宀之下一之上多省聲錄古文二字說文以字屬宀部而卜文金文之字形从且與古文之第二字形近……關於多省聲之說文源曰

按宜與多不同音夕象物形古文从二夕一地也物在屋之下地之上得所安也

而多爲兩肉之形置兩肉於俎上宜也通訓定聲引禮記王制宜乎社之文以此爲轉義然此宜社乃出師巡行之際所行者出行奉載其脈肉也宜在卜文謂用牲之法義京鬯京蓋爲舉行軍社之禮之處也

乙未宜于義京羌之人卯十牛中 林一二·二二

貞翌辛亥乎帚妝宜於磬京 續四·二 六·二

等在兩京之儀禮甚多然其宰牲概為羌牛在辛未貞求年于河奠三宰沈三牛宜宰之例中奠沈宜皆指用牲之法字又有作劌作貞劌羌百 存一·三四七 加刀乃表示宰治之意者也

金文中謂隮宜之禮大豐殷王饗大宜令殷作册夭令隮宜于王姜貉子卣𡿨王罕于廄咸宜等是也 似類於納醴賜饗之儀禮卜文之字亦有釋作俎之說者然从義京磬京所行之禮及其文末記有左中右等則蓋為三軍中之軍禮也 且與周禮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乎禰又爾雅釋天起大事動大众必先事于社而後出謂之宜等所記者相一致其韻古八歌部詩周頌鳧鷖公尸來燕來宜燕宜連用鄘風女曰雞鳴與子宜之等用為

宜有之義者其轉義也其他概為假借義。說文新義卷七下一

五〇八一一五〇九頁林潔明譯

a 赤塚忠曰 王[illegible]更方[illegible]字據古録綴遺齋等解作宜故將此䰟名為王宜人䰟者誤也說文

宜 所安也从宀之下一之上多省聲[illegible]古文宜[illegible]亦古文宜

其亦作之古文宜與[illegible]之字形相近又由于宜于社等及宜作為祭禮之意之語而與[illegible]同様地頻繁使用故引生解之作宜之說不過若宜字並非其後所作之字則[illegible]字乃别一起源之字也[illegible]字應解作說文之

俎 禮俎也从半肉在且上

俎字也。若从說文之解釋則且為供物于神之几也。多肉也。

俎乃表示肉在几上。而俎不過是將肉移于且外也。而且事實上，且字在甲金文中乃祖之本字，表示祖之音，多(肉)則為其意符也。一如以前所述，卯其卣第二之銘之俎解作宜，則不適。在卜辭中俎字亦用如

貞：奉禾于河，沈三牛，俎大牢(明續四四九)

乃表示供薦之方法。俎仍當釋為俎字也。

但此處並非用為俎之意也。供俎于夷方或饗俎于夷方白之說皆難適。以辛甗中有俎夷之語，亦非俎于夷者也。于省吾(文選)解為俎之假借字，亦不適當。應是詛之假借字也。周禮大祝之職

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

歸獻于社，則前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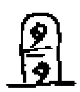
又詛祝之職有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據此以推之，則在出動大軍之際，要有壓伏敵國之神靈之詛祭也。此一甗銘乃証明詛祭在殷末期行之之事。詩大雅蕩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祝毛傳云作詛也）靡屆靡究

此乃以諷刺西周末期之亂為主者，然殷末期中行詛祝亦為事實也。（殷金文考釋五一—五二頁作冊般甗(25)林潔明譯）(2813)

加藤常賢曰宜  契文  金文  篆文  古文

 古文

字形容庚曰宜與俎為一字(金文編卷七)
圖之形變化而為宜此考是也古者出征之祭曰宜釋天謂
之祖宜祖本來為一字也
字音古音魚何切變化而為魚羈切與義之古音為我正同也
魚何切之音與俎之音古為同部之韻而通用
字義爾雅釋言作宜肴也李巡注宜者飲酒之肴也又周禮食
醫會凡膳食之宜故宜者乃載于俎上之酒肴之意也宜與肴
之為聲轉之字
此字訓為善者蓋自膳肴引申之義也(漢字之起源二五七頁)

林潔明

白川靜曰關于宜亦有别解郭氏以為此一場合乃妥適之義

曰

圍字金文習見卜辭亦多有舊釋宜羅振玉釋俎余曩以為房俎之房今按仍以釋宜為是說文古文作圍……宜有肴義令設己酉方彝之陳宜是也有安適義本銘之大宜貉子卣之咸宜是也有祭祀以祈戰勝之義殷觥王宜夷方無敄是也

郭氏以安適之義解此文然揚樹達氏則以大宜為大俎大祖之義也曰謂設祭於太祖之廟蓋后稷之廟也若檢視卜文中所見之饗宜之禮則不一定為祖于太祖之廟者也又太祖一語亦不見有前例其說殆難得確證者也赤塚氏亦取釋宜為俎之說以為字乃盛肉于牲架之象分胙肉之禮也與鄉配合即相當於經傳之所謂繹祭也然彤繹之事似無用饗俎之例

金文中有隮宜之語如

令　毁　隹王于伐楚白在炎隹九月既死霸丁丑乍册矢令隮宜于王姜

成令彝　乙酉成令隮宜于豐

此與饗之後之大宜亦非同一事故難以作為通例然以令毁之文言之宜者似非指致送廟祭之胙肉之事也又稍後之器貉子卣銘中

貉子卣　隹正月丁丑王各于呂敽王牢于㡿咸宜王令士道歸貉子鹿三

於治王牢之後事咸而行宜咸終也與噩侯鼎銘「王宴咸酓相同本器之文亦當與貉子卣噩侯鼎為同例者也（金文通釋第一輯三〇ノ三一頁一大豐毁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第四字當讀作宜與說文宜下所舉之古文字形

宜蓋為殷代宜子之地也戎角鼎（憲齋六·五　殷存上·八　小校三·三三　代四·七）中有

丁卯王令宜子迨西方于省隹反王賞戎角貝二朋用乍父

乙齋

銘文之首附有亞字形中見之圖象子字作左右兩手一上一

下之形乃殷代王子所用之字形宜子者蓋為殷之王子而封

于宜者也西方之方方國也西方之方國會同于省其事既畢

王賞助宜子之戎角者也據銘文宜子之地可視為乃在東方

又西清（十六·二〇）有宜生卣（殷存上·四一·三　代一三·三四）附有所謂天黿形圖象

銘文曰

宜生商冂用乍父辛隮彝

生字之釋細審銘拓仍稍有可疑然西清中舉器蓋二銘皆作

生字之字形商下一字乃禮器之形……从器制上言乃周初

成王期之物關于銘末之圖象請參考獻侯鼎者以以上三器

中所見之宜即本器之宜則其地舊為殷王子所統領之地恐

在殷亡以後(宜)標識之部族之一被稱為宜生則宜乃殷以

來之經營之地也〔金文通釋第十輯五三五—五三六頁五二

宜侯夨段林潔明譯〕(1384)

張政烺曰「即君臣之義」〔古文字研究第二二五頁中山王嚳壺及

鼎銘考釋鼎銘「臣宗之宜義」〕(1287)

張政烺曰「宜讀為義」古文字研究第二一五頁中山王嚳壺

及鼎銘考釋壺銘「倚通嚳遭鄰燕君子噲不顧大宜義」(5096)

孫稚雛曰「卿象二、對器而食宜讀作饗大下一字作圖徐同

柏、吳式芬釋宜孫氏曰「大宜于社也」陳介祺吳大澂釋且讀作

孫詒讓曰：「舊釋為宜，文義難通，疑當為且之異文……此且則當為祖之假字。」（古籀餘論）劉心源曰：「大宜即盤無不宜之謂，或曰大讀大，圍為廟形，即廟字，此云王周之大祖即后稷也。」（釋宜鬩十頁）郭沫堂曰：「圍字金文習見，卜辭亦多有，舊釋宜，羅振玉釋俎，余曩以為房俎之房，今案仍以釋宜為是，說文宜古文作㝡，秦泰山刻石者（諸）臺得圍，古林圍氏和鼎，漢封泥圍書左圍均是宜字。宜有肴義，令毀「乙酉有彝之隮圍」是也，有安適，李銘之「七圍鍺子宜之」，咸宜是也；有祭社以祈戰勝之義，般甗「王圍人方無敄」（釋）是也。」（大系考釋）

黃盛璋仍然本郭氏房俎之說，釋圍為房，他說：「銘文「王饗大圍」之後，接着就是賞賜，大圍必為舉行大饗與賞賜的地點，當太廟、太室的得名當因其為屋特大，此大圍應亦此意。圍字之入

韻，當為房字的初文」又說「此圍字正象重屋與牆之形」：亂字此處入韻，決為房字初文當無可疑。圍初意本象重屋，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同一形制，雖略有損益演變，但重屋之制實為三代所同。此圍字上層即象天室，為祭天之所，周代並祀文王，下層則為太室，為行政、宴賞等典禮活動之所（金文記王賞賜册令多在太室可證）因與天室即在一處，故王於祀之後，之進行饗宴，封賞與禮于此」（大豐殷銘制作的年代、地點與史實八五頁）

聞一多曰：「宜俎古同字，此當讀為王饗大俎，猶適殷之王饗酒，大鄉之王饗醴也」（大豐殷考釋）于省吾曰：「早期古文字中，俎字本有當作宜字用的」，「大俎者，謂大陳牲牢于俎几以祭。此銘言王饗大俎，與卜辭之大俎于殷，適可以互證。銘文簡括，言大俎

省當係大享合祭之類（關于天亡簋銘文的幾點論證）孫常敍

亦以宜為一祭禮。陳夢家曰：「宜祭見于殷世刻辭：

宜於庚宗　前一、四五、五　武丁刻辭

宜於義京　前六、二、二

宜於殸京　續四、二六、二

彡大宜於殸高　上二一、六　武丁卜辭

來丁巳奠獻於父乙，宜卅牛　上二七、一〇

隩宜於召　乙酉方彝　晚殷金文

隩文武帝乙宜　卯其卣

隩宜於王姜　令簋　西周初期金文

卜辭金文宜作𡧊與俎為一字。卜辭宜於宗、於京，皆特殊的祭法，又作為用牲之法。武丁卜辭有彡大宜，則與此殷同。晚殷、周

祠的奠宜，亦見於卜辭。說文：奠，置祭也。……禮有奠祭；廣雅釋言：奠，薦也。禮記祭統：舍奠於其廟，注云：非時而祭曰奠；郊特牲注云：奠謂薦孰時也。卜辭金文奠作奠，或從阜。奠宜於王，妻[?]皆致牛牲於王。妻楚語下曰：子期祀平王，祀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注云：致牛俎於昭王，俎即胙。說文以為祭福肉。（斷代一、一五四頁）

稚雛捷，圖字以釋宜為是。金文中另有俎字，三年𤼈壺另𣸣「俎」、「俎」，俎作㠯（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十一頁圖一之）是為俎几之俎。莊子達生「祝宗人元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可見俎是切肉之器，而宜則象陳肉于俎上之形，大宜當為一種祭儀。又陳氏所說之奠（隩）乃尊（隩）之誤。（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一七六—七頁天亡簋銘文匯釋）〈1329〉乃

唐蘭曰「陳俎於王姜下文說，姜商令貝十朋云云，可見這裡的陳俎是燕享，不是祭禮，並且這是王姜對矢令的陳俎，所賞的就是燕享時的贈賄。俎和宜是一字，作圖象把肉放在俎裡的形狀，後來把肉形從且字裡分出來，就成為俎字，而圖字則把外邊且字的匡，析成上從宀，而下為一，中間的橫畫也脫開了，寫成宜，或只有一個肉形而成宜。在語音上，俎古音在魚部，宜古音在歌部，是相近的，但俎為照母，宜為魚母，則相去較遠，因之，儘管從字形上說，俎宜一字十分明顯，但拘囿於一隅的學者是不敢說俎宜是一字的，其實圖字古音應如多，後來語音變化，一則由歌部轉入魚部，並由舌音轉入齒音而為俎，另一方面，則韻不變，而由舌音端母，轉入喉音疑母，正如，獃本五來切而今讀如待的陰平聲，歹本五葛切而今讀如逮，是端疑兩

毋得相轉之例，說文宜從旨聲，不能說沒有道理的。這裏所說陾組的組應讀如祖。詩烝民「仲山甫出祖」，鄭玄箋「將行，犯軷之祭也。」又韓奕「韓侯出祖」，箋「將去而犯軷也。」儀禮聘禮記「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禮記檀弓「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注「祖為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後來受到子游批評，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所說「出祖」，都是奴隸主貴族們出行時不論生前或身後的一種儀節，從祭祀的方面說，詩生民「取羝以軷」，毛萇傳「軷道祭也。」周禮大馭「犯軷」，鄭玄注引詩家說「將出，祖道犯軷之祭也。」初學記五引[illegible]道賦說：「說文，[illegible]請道神謂之祖，有事於道者，吉凶皆名之[illegible]。發則引之於中路，喪者將還，則稱名於階庭。」所謂「道神」，據風俗通祀典說，「共工氏之子脩，好遠遊，故祀以為道神。」犯軷之祭，是把土堆

戍山的形狀，用草束代替神，祭後，在土堆上放着伏下的狗或羊，用車輛來輾過，以祓除不祥，把這段迷信儀式搞完後，就接着飲酒餞行，所以轉變就接着說：「顯文餞之，清酒百壺」，菜肴有魚鱉和筍蒲，而贈賄有乘馬和路車，這種祖道的祭文講為祭行。禮記月令在冬季說：「其祀行」，鄭玄注說：「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軷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於主南」。此館說：「陳俎於王姜」，故宮博物院藏商紂四年的邲其卣說：「陳文武帝乙俎」，所說陳尊俎的陳，尊字，和奠的意義相通。尊字本作𢍜，象兩只手捧酒尊的形狀，而奠字本作奠，象把酒尊放置在地上或座上，後來變作奠，是在座下有墊着的東西。此，此時古文字有從兩只手捧冊的，作[illegible]，有時是下面有座的作[illegible]，尊和奠本是一個來源，音也相近，所以字形雖有區別，在字義上一個是尊卑的尊，一個

是奠置奠祭的奠，但有些場所，意義是可以相通的。左傳昭公十五年「尊以魯壺」的尊，就是奠的意義，是說放置在那裡的有魯賦的壺。這裡說陳俎，就是奠俎。金文常說寶陳（尊）彝，青銅彝器有很多種，旅彝、宗彝是指宗廟裡的器，而尊彝、將彝是指祭器。尊讀如「於以奠之，宗室牖下」的奠，是說文所謂「置祭也」。放置在那裡的祭器。而將讀如「裸將於京」的將，是烹煮用的祭器。過去有人把奠彝釋為尊彝，從文字形體上是錯了，因而受到過多的批評，其實從銘文語義的角度來講，是並沒有錯的。出祖的另一個方面是飲酒餞行，詩經的「仲山甫出祖」和「韓侯出祖」主要是指這一個方面。左傳昭公七年「楚國召魯昭公，公將往，夢襄公祖」，杜預說：「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這是說昭公夢見襄公為他祖道，襄公夢見周公為他祖道。可證此銘的陳

俎於王姜，是王姜為作冊夨令祖道，那末，作冊夨令是將有事出行時。前文說王于伐楚，伯在炎，伯就是伯懋父，可見夨令的出行是到伯懋父那裡去的，王姜代昭王祖道，飲酒之後，加以贈賄。下面說，公尹伯丁父兄（貺）於戍，戍冀，嗣气（訖）。冀在山西河津一帶，和宗周是隔河相望，那末，王姜為作冊夨令祖道是在宗周，而作冊夨令出去是渡過了黃河，經過了伯丁父所戍的冀的地方，而伯丁父是在冀的地方貺他的。爾雅說，宜於社，也就是祖道。（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七六—七八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四三，作冊夨令簋）「作」作冊夨令陳尊俎（祖）于

王姜（1377）

「倚適曹遭鄖燕君子會不驗辨大宜義」〈X286〉

「不用冨禮宜

義〈X286〉」

〈X286〉「佳宜義司綠表」

〈X287〉「臣宗之宜義」

〈X287〉「以征不宜

義三部」〈文287〉「智知為人臣之宜。義施也」〈文288〉「大臂僻不宜。義

0979 

 a

寑 說文籀文作 𡩧 小臣系卣从 

 b

寑 敎 盂(1242)

白川靜曰說文寑臥也籀文錄省人之形字今作寢然卜文金文作帚時或持帚或加水點於帚丁山曰

當為寢字初文帚為婦省婦人所居之室禮經謂之燕寢卜辭有帚小帚帚都該作大寢或路寢解小帚當是武丁食息之所 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六八頁

又陳夢家曰

帚即寢的省文有王寢新寢東寢西寢大寢等的分別西北岡出土銅盂有帚小室的銘文則小室當是附屬于寢的卜辭凡說寢的都與祭無關當是王居住之所 卜辭綜述……四七九頁

李氏集釋以為

凡說帚爲歸爲婦會意者皆非也

舉出卜辭之王寢東寢西寢新寢等語例曰

卜辭用寢之義爲時王燕居之所乃名詞猶今言寢室也

然詩蓋當如詩魯頌閟宮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其初義蓋謂廟寢也麥尊銘於莽京辟雍之祭祀之後曰王以侯內于寢侯易玄周戈記述尊井侯于寢而行賜賞之事此井侯乃周公之子井侯征與王爲同族者而使之見于寢廟者也又師遽彝銘有王在周康寢鄉醴師遽蔑曆晉而行琱圭等賜與之事是則寢亦爲舉行饗醴賜與等禮之場所也而非私燕之場所

卜文之帚字附有水旁之字形李氏集釋曰王氏國維疑亦帚字似有可商然帚爲行祼鬯等之東茅之象寢本來謂舉行祼禮之處也故師之歸還飲至策動之禮亦行之於寢而稱之爲歸

歸者將出師時行宜祭之脈肉歸之於廟之禮也婦字从帚亦
為表示婦之廟見之禮之字也琱生設一銘中婦氏之婦从宀
作者其意也故以廟中執束茅之形為寢廟之義者也寢臥室
息為字之轉義也

說文不收𡪢字若以為與本條之𡪢與寢為不同之字則亦可
以為表示廟中之祼禮之𡪢與臥寢之字相混然古者字作常
而从之分化者也唯經籍中無用𡪢者皆用寢說文新義卷七
下一五一一一一五一一二頁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帚字見於卜辭及殷金文寢之初文也亦有在其地
行賜賞之事相當於周金文之大室王以井侯相隨于寢者蓋
因井侯乃周公之子周之一族之故也一般而言似無行此種
禮者（金文通釋第十一輯」、三七頁」、〇參尊林潔明譯）

也。赤塚忠曰：宀在下之宀內之字劃雖不明，蓋為□字也。在殷代寢宮並非休息之所，而是清靜地修祀之廟，乃辦理公事之地方也。參考加藤博士漢字之起原(12)六四頁也。(殷金文考釋五七頁寢敄簋(28)林潔明譯)(1242)

赤塚忠曰：據卜辭中有王常寢(前四·一五·五)之語，寢為常住之宮殿。又因有大寢、東寢、西寢之語(綜述四七八頁)，故寢不止一室，而設有數室者也。(殷金文考釋二九頁宰丰骨刻辭(13)林潔明譯)。

加藤常賢曰：寢 □契文 □金文 □篆文 □古文

寢 𡪢 □篆文

字形關于寢𡪢字，說文有寢𡪢二字，解為寢，臥也。

寢病臥也

後一字解作病臥也，猶可也，前字解作臥也，則全誤，蓋已忘失寢或寢之意義而下，此種解釋也。正寢或路寢若以為乃寢之所則根本錯誤。寢者，神聖之殿也，乃祓淨之所也，神聖之儀禮之舉行之所也。从帚即帚木乃表示祓淨之意也。侵為祓請其人之意也。

字音：七林切，為帚之音之轉，表示祓淨之意。

字義：祓淨之屋，神聖之室之意也。（漢字之起源二五二－二五三頁 林潔明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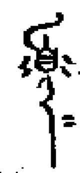
〈又160〉「寢小室盂」

〈又479〉「曾侯乙之寢戈」



寡 从頁不从頪 毛公鼎乃發鰥寡〈2486〉

 或作 中山王譽壺〈2286〉

 寡人二字合文 中山王譽鼎〈2287〉

加藤常賢曰寡  金文  篆文

字形金文與篆文之字形不同从宀字義亦不同金文字从宀(意符)頁聲(聲符)形聲字也篆文則更加上意符分字

字音古瓦切頁表示此音頁字說文曰

頁頭也从百从儿古文䭫首如此

多數學者以此爲說明首字者然段玉裁則以爲乃說䭫字者也由从儿之字形觀之以爲釋䭫者是也其音亦如段玉裁曰

康禮切十五部今音轉爲胡結切

古音爲䭫在此資字中頁之音所表示之意義爲覚此字徐灝

曰

煢又作儝方言云儝特也古通惸或㷀小雅正月哀此惸獨孟子梁惠王下引作煢又通睘裘唐風杕杜獨行睘睘文選思玄賦舊注引作煢煢（段注箋）

亦音睘持或獨之意也

字義獨在宀下即屋下之意也再加上分字則為將一物獨分開之意故字為少之意故說文有少也之訓（漢字之起源三一二—三一三頁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說文寡少也从宀从頒頒分賦也故為少也……

淵源曰

大廈之下僅有一人也

說寡少之意文源據金文之字形曰

本義為鰥寡之寡象人在屋下顛沛見於顏面之形

六書疏證引其文曰

按易說卦巽為寡髮謂頒髮也

以寡从頒以為寡髮之義然金文之字形並非以髮為主表示廟中束髮而憂愁之人之象憂乃加心形於其人之胸之形金文之毛公鼎等有鰥寡之語謂寡婦也字描寫廟中憂愁哀告之人之姿表示寡婦之字也」說文新義卷七下一五一四頁林潔明譯

張政烺曰「㝱，从頁，𠔁聲，讀若頒，見前驗字注，在此讀為寡。《說文》：「寡，少也，从宀頒」此省宀，僅存頒旁，戰國文字簡化常如此，如姿壺「以憂厥民之隹不概」，罹省作隹。（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一七頁中山王𠫑壺及鼎銘考釋）

『銘「㝱寡人非之」』〈2286〉

張政烺曰「㝯下有重文號=，說明頁之下部人旁有重文，當讀為寡人二字。（古文字研究第二二九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鼎銘「㝯寡人懼其忽然不可㝵得」）〈0287〉

張政烺曰㝯人合文與上同。（古文字研究第二二九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鼎銘氏是以㝯寡人許之」）〈0287〉

踵〈0286〉「㝯寡人非之」〈0287〉「㝯寡人聒聞之」〈0287〉「㝯寡人學幼𥪰踵」〈0287〉「以𫊸左右㝯寡人」〈0287〉「以譯誘道導㝯寡人」〈0287〉「㝯寡人聒聞之」〈0287〉「氏是以㝯寡人压尚賃任之邦而去之遊」〈0287〉「㝯寡人庸其悳德」〈0287〉「㝯寡人懼其忽然不可㝵得」〈0287〉「氏是以㝯寡人許之」

客

師遽簋蓋 4214

利鼎 2804

白川靜曰：客說文訓曰寄也，各聲之字……

吳大澂有客字說曰：

詩振鷺我客戾止，傳云客二王之後。序云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白虎通義王者不臣篇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實詩亦謂客為微子，與毛詩序傳合。余所得微子鼎有為周客三字，下云錫貝五朋，用為寶器鼎二敦二，其用享于乃帝考，非帝之子不能尊其考為帝考。周王之客，殷帝之子，其為微子所作無疑也。許氏說文解字愙敬也。春秋傳曰以陳備三愙，今左氏傳作三恪，皆客字之異體。客恪二字古本一字

吳氏得此鼎而以客齋名其齋者也。然所謂周客鼎銘之既厥師眉□王為周客易貝五朋用為宗器鼎二段二其用享于厥帝考（三代·四·一〇·一）帝考嫡考也。字迹亦非周初之物異族之王作為客而涖于周室之祭祀可以證明如詩有客所云之異族神參向之儀禮乃實際舉行之事客者乃指異族神之語也。

客字以各，各並非聲符乃謂對於祝告而招之神靈之降下也。對於召而曰各迎其神靈于廟中曰客其誠敬之意曰客恪二王三恪者意指該種客神也。乃請先朝之祖靈作為客神而召請之也。詩周頌有客有瞽振鷺諸篇乃歌殷之祖神來格周廟之禮者也。然此種異族神參向之儀禮乃作為含有宗教意義而行之於征服被治之關係之諸侯之間金文中來格之義用各佫客客等字本謂神靈之來格賓客乃謂本族外之人之語

故金文中如王孫遺者鐘用匽以喜用樂嘉賓父兄及我倗友

姑馮句鑃以樂賓客及我父兄與同胞者區別而言之也。說文新義卷七下一五一四|一五一六頁林潔明譯

加藤常賢曰客  契文  金文

 篆文

字形契文與金文以下字形不同契文與金文比較則金文之有第一字字形甚有興味關於契文羅振玉曰

古金文多同許書此(契文)之从足即各也旁增人者象客至有迓之者客从外來故从各止象足迹之自外而內口自名也或省口(殷虛文字類編七)

乃甚為方便之說也然不易接納之

余以為契文乃从冂下之足从足趾口聲形聲字也其口聲所表之意从口聲之句字有止也之意(說文)鈎字有留也(漢書鮑宣傳)之解扣字有牽馬也之解以此觀之則口為表示止之意也在各字中之口亦同意也

从足趾即止者示與各字之从上而降之形不同而進之意止與口之合文乃停止步行之意故此字全體之意乃人停止步行而跪坐于冂下之意也省略口之聲符之[illegible]从跪形而讀為寄而為羇旅等語說文在此字下作寄也之釋亦未可知也

金文之客字正如林義光所云从人在屋下各聲之形聲字也最省略之形為客字此字不必說自是从冂各聲之形聲字也字音苦格切各表示此音此音所表示之義為來或至

字義來至宀下之人之意也」（漢字之起源一九一—一九二頁林潔明譯）

唐蘭曰「這是在京師大合祭，邢侯以諸侯的身份助祭，賓字是方言十三「錠謂之鐙，」廣雅釋器「鐙謂之錠」此處讀為祼，說文「祼，灌祭也」或作盥，易觀卦「觀，盥而不薦」又作灌，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五七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二七作冊麥尊「迨王賓葊京」）（41）

周法高曰「唐蘭前引文釋為賓之字，西清古鑑卷八頁三三作，劉心源古文審卷三頁二釋作「口」宮，蓋望文生義，兩考頁四○·吉金文錄卷四頁七釋作賓，並云「賓，祭名，或讀館」非。吳其昌金文厤朔疏證卷一頁四九，双選卷上之二頁二○，白川靜金

文通釋第十一輯六三一頁均釋為客。唐氏蓋與吳闓生說同。

因銘文係摹本，難免有失真之處△。

〈又36〉「罰客△散為毀壺九」〈又176〉「四斗冶客△四寽廿三冢奠」〈又177〉「四斗冶客△四寽廿三冢盤」〈又178〉「四斗冶客△五寽」〈又179〉「四斗冶客△四寽廿二冢盤」〈又180〉「四斗冶客△四寽十冢奠」〈又181〉「四斗冶客△」〈又182〉「四斗冶客△四寽七冢盤」〈又183〉「四斗冶客△四寽廿三冢

〈又367〉「秦客△王子齊之歲」〈又4687〉「坪安邦斪司客△財[illegible]」〈又4687〉「坪安邦斪司客△財[illegible]」〈又284〉「王客△于康宮」

0983 

 a

寓寓鼎 <0592>

 b

寓卣 <2702>

<0331>

「武王則令周公舍寓鄙邑以五十頌處」



a 害 師害簋〈4312〉



b 毛公鼎 將害吉〈0480〉



加藤常賢曰：害 金文 石鼓 篆文

字形一見金文即可明白，不應如說文所言分解為从宀从口半聲，乃由用與古構成者也。用為由（由）之仮形，以竹或葛做成之籠也，古字為胄之象形，或為冠之意，亦為頭之意，是則此字乃以由覆蓋胄或冠或頭之意也，即覆蓋為其本義也。

字音胡蓋切之音非本音也，如从割字可知，丯為原音也。此字乃由弇竊古而來，因為丯乃介之轉音也，从曷字與安焉通用可知也。

字義說文解作傷也，不僅如此，並曰宀口自家而起也，此說完

是何意則不知也(漢字之起源一五四—一五五頁 林潔明譯

于省吾曰「害」字舊不識，唐蘭隸定作「䇫」，未可據。「害」字毛公鼎作[illegible]，又金文「鈇」字左从「害」，西周器禹鼎作[illegible]，東周器王孫鐘作[illegible]，鈇侯之孫鼎作[illegible]，蔡器之尊與盤則均作[illegible]，中間所从之「◦」也作「•」，這是由于金文虛框與填實無別的緣故。「害」應讀為「介」，《詩經》中訓「大」訓「求」之「匄」均作「介」，金文則作「匄」或「害」、「割」。多父盤的「受害福」，孫詒讓《古籀餘論》讀「害」為「介」。《詩·七月》稱「以介眉壽」，師奎父鼎稱「用匄眉壽」，無惠鼎稱「用割眉壽萬年」。以上是「害」、「介」字通的明證。《楚辭·悲回風》：「介眇志之所惑兮。」王注：「介，節也。」《孟子·盡心》：「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劉注：「介，操也。」《荀

子·脩身》：「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楊注：「介然，堅固貌。」「介」既然訓「節」訓「操」訓「堅固」，本銘就女子言之，則係堅貞之義。（古文字研究第四五頁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蔡侯盤）「忠（思）害訢𥀁」(0937)

于省吾曰：「金文的「害犀」與「歔犀」互見。徐同柏謂：「舒左旁象兩舍相對形，右旁从夫，夫予音義相近，蓋舒之異文。」（《從古》十五·二十）。張孝達謂：「左夫右舍，當是舒字，右畔上从余，舍余古同聲。……左畔从夫者，舒从予聲，予夫同部聲近。」（《攈古》一冊諸鼎）吳大澂謂「歔古舒字，从夫从舍」（《古籀補》二一）。郭謂王孫鐘的歔犀，「音讀當如舒遲，意亦趨是」（《大系考釋》一六一）。唐蘭謂：「害犀王孫鐘作歔犀，應讀為舒遲。」裘錫圭謂：害犀「或疑當讀為胡夷，胡和夷都是古代常用的稱美之詞。」徐中舒釋害為匄，「犀當釋為夷」。「而

大也，虔平易也，甫虔言其平易近人」。李學勤謂：「害犀，在本銘中讀為胡虔，兩字均見于《謚法》。按以上諸說，只有釋「獻犀」為「舒遲」是對的，但也佐證不足。其餘各說均背于本義。

銘文的犀字與遲通用，人所易知。現在專就害與舒通用這一問題加以闡發。舊說均從《說文》害从「丯聲」。甲骨文的丯字作[illegible]（詳《甲骨文釋林·釋丯》），而害字金文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形。害字，甲骨文作[illegible]，金文作[illegible]（同上，《釋害》），均不从丯。顯而易見，《說文》是錯誤的。其實，害字本从「余聲」。我舊藏東周時期三个石磬（《雙劍誃古器物圖錄》），都刻有樂律名，其中一个刻有「古先」二字，即「姑洗」的初文。近年來湖北隨縣出土地的編鐘銘文，「姑洗」作「割肄」，（肄从聿，即《說文》的聿字，「讀若津」）即「古先」的異文，「古」與从害之「割」同屬「見一」、「魚部」。這是害字本从「余聲」的有力佐證（余另有《釋害、富》一文）。

至于金文的「害聲」也作「歔聲」，歔字本从害聲而又加「夫」以為音符。金文中的簠字習見，有的加「夫聲」作[illegible]，有的加「五聲」作[illegible]或[illegible]。又金文簠字多作匿，从匚古聲，有的作[illegible]，从竹夫聲（《說文》古文簠作医，从匚夫聲）。總之，古文簠字既以害與夫、五、古四字互為音符，則害字本从余聲，又得到了有力的佐證。

《說文》：「舒，伸也。从舍从予，予亦聲。」按「予」乃「余」的後起字。《書·多士》「予其曰」的「予」字，魏三體石經古文作舍。舍文余與舍（舍本同用—詳《管子新證·四稱》）。《說文》謂「余从八，舍省聲」，殊誤。其實，舒字从舍，即古余字，後來又加予為音符。《說文》釋「余」為「語之舒」，《史記·律書》謂「舍者舒氣也」。這是以余與舍或舒為音訓。《爾雅·釋天》的「四月為余」，《釋文》謂「余，孫作舒」。依據上述，則金文的「歔聲」或「害聲」，即典籍的「舒遲」，是

可以肯定的。

《廣雅・釋詁》訓舒爲遲，「舒遲」乃雙聲謰語。《爾雅・釋詁》的「余，身也」，孫注謂「余，舒遲之身也」。《禮記・玉藻》的「君子之容舒遲」，孔疏謂「舒遲，閑雅也」。銘文的「害犀文考乙公」，「害犀」應讀作「舒遲」。這是史牆頌揚其文考乙公安適舒閑之意。（古文字研究第五輯十一十二頁牆盤銘文十二解—害犀文考乙公）

戴家祥曰：「王孫鐘『余宖龔𨑩犀』，𠷎字从夫。按季宮父簠，簠字作[glyph]，魯士𠷎父簠作[glyph]，鑄公簠作𠷎，是𠷎犀即𨑩犀，竊疑𠷎象兩簠俯仰相合之形，◇示其形方，殆即簠之初文。說文『簠古文作匧，从匚夫聲。楚王酓肯簠作匿，从古得聲；商丘叔簠作匿，从故得聲；鄀公簠作𠤪，从𨥬得聲，從象形變爲形聲，亦古文變化之通例也。甫、夫、古、故聲韻相同或相近，故聲符可以互易，亦可以通

假。左傳哀公十一年，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胡簋即簠簋。左傳之以胡簋連文，猶周禮舍人之以簠簋爲連文也。金文西啉簠以鈷爲簠，集韻鈷音胡，盛黍稷器，亦簠之假借，從形聲變爲假借，亦古文變化之通例也。𠪚既讀甫，字又作𣝯，甫夫同聲，聲符重複字也。鑄公簠作𠪚，奢父簠作𠪚，其下从古，甫古聲近，古亦附加聲符，𠪚之爲𣝯，益可信矣。」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六一七七頁墻盤銘文通釋「甫屖夫文考乙公[illegible]遽趬喪」

(又309)

唐蘭曰「害屖，王孫鐘作𢼄屖，應讀爲藹萋，害與曷多通用，藹从謁聲，謁从曷聲。屖，說文「屖，遲也」，詩衡門作棲遲，可証。爾雅釋訓「藹藹萋萋，臣盡力也」，萋萋又作濟濟，釋訓又說「藹藹濟濟，止也」，郭璞注「皆賢士盛多之容止」，萋濟聲也相近。」文物一九七八年

第三期二四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

史墻盤「害藹屖蔑」文考〈X309〉

裘錫圭曰「害屖，王孫遺者鐘有「余㝬恭㝬屖」之語，㝬字屢見于金文，左旁有時也寫作害，如師𩰫鼎害屖和㝬屖當是同語的異寫，大系考釋讀㝬屖為舒遲（一一六頁），或疑當讀為胡夷，胡和夷都是古代常用的稱美之詞」（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三○頁史墻盤銘解釋「害屖」文考乙公）〈X309〉

徐中舒曰「第一字當釋為甫，由魯士簠、李宮文簠知此為甫之異文，遷甗之㝬侯即甫侯也。說文簠古文作医，簠亦从夫聲，是害之為甫更可無疑」（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五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害猶文考」）〈X309〉

李學勤曰「害屠在本銘中讀為胡夷，兩字均見于謚法，王孫遺者鐘「余弘龔𢀜屠」（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五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害屠文考乙公」（2339）

周法高曰「史墻盤「□屖」，唐蘭讀為「謁遟」，蓋以第一字為害，故與从艸謁聲謁又从曷聲之藹相通。徐中舒讀為甫，李學勤讀為胡，戴家祥讀為簠或胡，並讀「□屖」為「倭遲」，似非。因簠或胡為魚部字，而倭則為歌部字也。裘錫圭舉出𢀜字左旁有時也寫作□，如□師𢀜鼎季宮父簠，似以為□乃害字然。𢀜从夫聲，故可假作胡或簠甫，如單作害字與魚部之字古韵懸殊，恐未必能相通。□字與毛公鼎害（□）字較接近，未必即為害字。害字見卷七二〇〇五號然則□字可能即為簠之象形字，交君簠作□，與□字形較近，今姑歸入害字下。

留待續考」

參卷八二三四犀字條、卷十二四八六𢑴字條、卷五〇九一盧字條。

伍仕謙曰「第十四、十五行、句讀應讀爲「甫𢑴文考乙公、遽趡得屯、無諫农稟歲嗇（嗇）、惟辟孝友吏（事）、牆夙夜不彖（墜）」甫𢑴、徐中舒老師釋爲平易近人、甚確」（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一一〇頁微氏家族銅器群年代初探、牆盤（會）甫犀𢑴文考乙公）

<2309>

<2298>「于害王身作爪牙」

<2309>「𤔲𧀼犀婁文考」

 a 宄从宮 師望鼎 (2669)

 e 麥盉 4(50)

e 白川靜曰：𡧍亦見于麥器之鼎彝𡧍之異文也郭氏曰：

淮南子道應訓禽獸有宄人民有室又修務訓野彘有宄䆯

槎櫛掘虛連比以像宮室从宀者

麥之三器皆記于麥之𡧍行祼禮之事雖不一定即是禽獸之

宄亦應是宮字之繁文也（金文通釋第十一輯二一頁）。

麥盉林潔明譯 4(50)

唐蘭曰：𡧍就是宮字麥𡧍是麥的宗廟宮從宄宄和宄本應是

一字廣雅釋室「宄窟也」或借用宄字淮南子原道「禽獸有宄人

民有室」又脩務「野彘有艽莦槎櫛窟虛連比以象宮室」注「艽獸蓐也」其實人的宮室是窟發展出來的。禮記禮運「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鄭注「寒則累土，暑者聚薪柴居其上」在洞窟裏累土，稱為營，說文「營，帀居也」，就是累土作圜形來作居住地點，所以說文就說營是從宮省從熒省聲，而宮字或從呂，或又從○，就是壅土的形狀（營或從呂就是雝字）也象壅土的形狀，從營窟到宮室，在文字方面的反映，就是從宄或究發展為宮室的宮，宄究兩字的音跟宮字的音是很近的，所以宮應該就讀宮，而是宮的繁體（古文字研究第二輯六三—六四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二八麥方彝「龏於麥宮」<六10>

陳夢家曰：「麥方盉

井侯光厥吏麥，贊于麥宄，侯易麥金……

以上的宄字原从宀九聲，此處是宮室之名，尊古卜，的「作厥宄室寶毀」、廣雅釋宮「宄，窟也」，乃是黃土地帶穴居的複室，由此可推井侯所屬正吏麥的居處當在黃土地帶，可能即在古邢邱（今溫縣）一帶，今豫東地區尚有穴居，左傳襄三十「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金文論文選，一五八——一五九頁，西周銅器斷代（三）·41井侯毀）

〈28〉「同仲宄西宮」 〈499〉「師史肇乍 作朕剌 烈且 祖虢季宄公幽叔」

0988 

a 

宕 不嬰簋 〈1393〉

b 

从广 吕伯簋二 〈1373〉



一 𢦏簋 〈2351〉

〈2491〉「鼎則尚常安永宕乃子𢦏心」

〈2351〉「休宕乎厥心」

 a

宋 趞亥鼎 〈57〉



永 盂 〈又197〉

〈又73〉

「工師宋[a]費徒褚」

〈又197〉

「乍壺固乍疆宋[a]句」





宗狗尊〈22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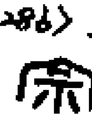
鈇簋〈2290〉



胤嗣𡥈蚉壺〈2288〉



中山王嚳壺〈2286〉



兆域圖〈2289〉

白川靜曰：宜下之二字蓋當讀作「宗土」，宗土宗社也，在該處南鄉而行封建冊命之禮者也。唐氏讀南鄉為南嚮，以為與戎角鼎之「途西方」形省相同，于此處亦解作「途南方」，時在語法上言亦不可能，以宜侯矢為虞仲乃牽合之說也。

余意宜恐為河南中東部之地名，因下文有「在宜王人」「宜庶人」等可知當時宜蓋已歸入周之直接領土也。宗字泐不明，然上部有宮室之象，殘留此宗社蓋即相當於所謂社稷者也。凡殷代之作邑乃指經營廣大之農耕地之意，然則於該等邑土中設宗社以行祭祀之禮者也，此一器銘即記在其地行冊命者也。在其後之冊命形式之金文，冊命在王宮或在受命者之宗

廟中舉行王格該宮廟受命者由右者引導各就其位繼而述冊命之辭其順序如此此銘中在社行禮然亦以相同之順序行之者也（金文通釋第十輯五三六—五三七頁五二宜侯夨段林潔明譯〈4384〉

a 白川靜曰：王國維曰：

金文中凡稱鎬京曰宗周洛邑曰成周穆天子乃云自宗周瀍水以西稱洛邑為宗周不知其為六國後人語矣

以宗周解作鎬京者可算是定說然陳氏以宗周在岐山之地參見臣辰卣條下頁三四四（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四九頁六一大盂鼎〈6676〉

(九)白川靜曰關于宗彝陳氏有詳論以器大別之有宗彝將彝二系宗彝為盛酒之器將彝則為烹飪溫酒盛食之器云器之種類分列如次

宗彝　卣尊方彝爵壺（鼎一見）

將彝　鼎鬲甗角盉毀盨簠

則是以此處所謂宗彝一肆者即此種盛酒類之器一套也不過鼎不當入於宗彝之名下不僅三代中其例甚多例如小克鼎自銘為宗彝而且傳世之器有七器宗婦鼎亦有為宗彝將彝之語同文者四器鼎亦可作為宗彝而配成一套者也（金文通釋第十輯五八五—五八六頁五七晝毀林潔明譯）<1337>

張政烺曰「宗室」銘文常見，皆指宗廟。毛詩召南采蘋「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傳「宗室，大宗之廟也」。西周廟制今尚不能確知，唐蘭據銅器銘文，謂有京宮祀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有康宮祀康王、昭王、穆王、夷王、厲王，以為西周後期還是用五廟制度的（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見考古學報一九六二年一期）。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鄭玄注「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說與金文不同，或是東遷以後之制。按厲王時周創業已久，后稷遠矣，太王、王季以下有文、武、成、康、昭、穆、恭、懿、孝、夷十王，而孝王是穆王之子、恭王之弟，繼懿王後立，不以序，當厲王世勢必有毀遷祧附之舉，顧其具體內容則不可考。（周厲王胡簋釋文「爯稱盩調先王宗室」）〈0990〉

張政烺曰宗，宗子，即主。周代社會盛行氏族組織，有所謂「宗法」。「別子為祖，繼別為宗」，這是「大宗」，即「百世不遷之宗」。族人繁衍，「同姓從宗合族屬」。宗的頭人叫作宗子，也簡稱宗，是一宗之君，「有合族之道」（以上引文皆見《禮記．大傳》）。整个社會都是這樣構成的。但王與諸侯地位太高，與下隔絕，最顯露的是一些大夫之家。當時不是不存在異姓或宗族以外的人，既在宗的管理下生活，迫于情勢也就跟着一起叫宗了。所以當時的大夫都稱宗。驫羌鐘：「賞于韓宗，令于晉公，邵于天子，用明則之于銘」，把驫羌的三級首長依次地擺出來，最切近的是韓家的主子，也就是宗，故稱韓宗。高一層是晉侯，最高是周王。鐘作于周威烈王廿二年（公元前四〇四年），即周王命韓趙魏為諸侯的前一年。戰國以來，大夫篡位為君者多，宗這个稱呼就更通行了。《史記．燕世家》：「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

不能戰，願為臣，國事皆決子之。三年，國大亂。」所記與此奧相合（古
文字研究第二三九頁中山國胤嗣𧊒蚉壺釋文（逗）臣其宗」

張政烺曰「宗，主也，大夫有國之稱。（古文字研究第二一六頁中山王
譻壺及鼎銘考釋」壺銘「而臣宗易立（位）」〈X286〉

朱德熙裘錫圭曰「宗猶言主，屭羌鐘銘稱韓君為韓宗，臣宗易
位指子噲讓位給子之（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七頁平
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X286〉：

〈X352〉「擾其萬年孫孫子子其永寶用享于宗室」〈X84〉「乙文考日
乙寶隣宗彝」〈X85〉「乙文考日乙寶隣宗彝」〈X86〉「乙文考日
乙寶隣宗彝」〈X148〉「用享宗（室）」〈X228〉「处宗室肆妄作龢
父大歡鐘」〈X286〉「而臣宗易立位」〈X286〉「為人臣而仮（反）臣其

宗。」〈02287〉「鑊長為人宗。」〈02289〉「王宗。之宜彔」〈02288〉「䢅返臣其宗。
」〈02287〉「瘖宗。宮方百七尺」〈02290〉「角㮚盠𤔲先王宗。室」〈02294〉「王
享誥宗。小子于京室」〈02288〉「乍作公上父隣于朕考章李易父
敎宗。」〈02302〉「𢦚叔梁及伯姬易錫壽老多宗。永令命」〈03127〉「用享
宗。宣」〈04357〉「井姬歸亦列祖考夌公宗。室口」〈04927〉「匽侯命堇饎
太保于宗。周」〈04937〉「楚王酓章乍作曾侯乙宗。彝」〈05267〉「王弗望
忘氒厥舊宗。小子」〈05267〉「則萬年保我萬宗。」〈06627〉「宗。中仲乍尹
姞般盤」〈06637〉「宗。中仲乍尹姞匜」〈06667〉「用享于宗。室」

⿱宀廾[a]

⿱宀廾 說文所無

井侯簋：魯天子⿱宀廾氒瀕福〈4378〉

盛張曰：盅金文多見，舊釋為造，大抵有還致之意，如周公𣪘拜稽首魯天子⿱宀盅厥順福，即還致厥福。麥尊用⿱宀盅侯逆⿱宀盅，同人所作之麥彝作冊⿱宀盅侯出入逆盅，造同于出入，亦見令𣪘印𣪘等器。逆⿱宀盅等于出，則盅造⿱宀盅等于入。⿱宀盅蓋表舟還家屋。⿱宀盅亦茲五夫即送還原來五個奴隸（文物一九七六年六期四四頁岐山新出𠑇匜若干問題探索）

唐蘭曰：原作⿱宀廾，亦茲五夫。⿱宀廾通授，或受。⿱宀廾和受都从舟聲。五夫應指五名奴隸。曶鼎也為五夫而涉訟（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八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𠑇（音滕）匜〕）

a 白川靜曰寧郭氏釋為造曰

寧亦造字令毁用鄉王逆遣口殷用鄉王逆遣事……說文

造或作艁

陳氏亦同而以麥尊之文例為證以其義為酬舟聲之字也故以為寧酬二字音相通韓華以寧為受之異文銘文讀作受厥順福麥尊之逆遣乃逆造又从說文造又作艁而言應如郭釋字為造之初文於此乃造為之義加于厥順福厥亦有用為領格助詞者然該種情形乃承接名詞之時也（金文通釋第十一輯六〇〇——六〇一頁五九艾殷林潔明譯 <1378>

唐蘭曰寧亦茲五夫寧通授或受寧和受都从舟聲五夫應指五名奴隸智鼎也為五夫而涉訟（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五期第

五八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儼匜)」(2341)

李學勤曰：「寅字金文多見，如井侯簋、麥尊等，郭鼎堂釋為造，由本銘看讀造是有道理的。造是法律用詞，書呂刑「兩造具備」，傳云「兩謂囚、証，造至也」，刑獄案件中的被告或者証人在審訊時出席，特稱為造。匜銘尃、趞、嗇、䚄、訊等五人，出席伯揚父對牧牛的審判，他們的身分當為此案的証人。按周禮所載，牛人一職計有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共為六人，尃等五人有沒有可能是牧牛的同僚，抑係巧合，值得考慮。至于控告牧牛的上級官長則因為身分顯貴，依當時制度不親自出庭審訊」(古文字研究第一五二頁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尃趞嗇䚄(儼匜)」)(2341)

唐蘭曰「𠤭當即說文匰字，由冂形譌𠃊形，說文『匰，匰遹也』，引申有周密的意思」（古文字研究第二輯、六三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四七、作冊麥尊「丹[經]用𠤭德」）（大9）

周法高曰「兩考四〇頁麥尊『用𤔲侯逆𠤭造』，西清古鑑卷八頁三三𠤭字作□，又云『用𠤭造德妥[綏]多友[祐]』，𠤭古鑑作□、前者當隸卷二〇三〇造字條，後者當隸本條，吉金文錄卷四頁七、雙選卷上之二頁二一均釋作造，蓋造字條與附錄下二〇五〇號及本條所收之字頗有可合併者，因限於體例，仍容庚舊次，而說明如上，可互參。」

金3417「尃趞洛薔覷時僕僕倚周亦嵌王夫」

[a]

宣 說文所無

井宣畀 <0441>

[九]

盂卣兮公宣盂

宣東 从止 <0707>

[七]

敳盨伯氏宣

敳 从貝 <1305>



史牆盤 <0309>

白川靜曰 用宣茲彝之宣此一情形乃動詞之用法普通與休相同多用為名詞用如

令段 敢展皇王宣用乍丁公寶段

令彝 敢揚明公尹厥宣用乍父丁寶障

郭氏以為宣應讀作宣曰

字殆讀為鑄……字在一般銘文中多用休字代替此義

以求之殆又假為醻也

以為醻報之義也然別無可以釋作醻之義之例此處應為用

作對揚對命之意者也 大豐段銘有每揚王休于障之句之簡

略之語法也」宰農鼎（三代四·二七·五）有宰農室父丁亦為相似之語例（金文通釋第十五輯三三頁七九盂毁林潔明譯）

九 白川靜曰「室字从止室僅用於令器作冊大方鼎等初期金文之字也與休同義蓋為東方系之用語于省吾氏以為是宁字即予以為即賜與之義然據令毁中之押韻則其聲韻不同此處乃休賜之義也」（金文通釋第七輯三九二—三九三頁三五盂卣林潔明譯）

唐蘭曰「貯是貯字異文至原是庭宁的宁與貯藏的宁形近音義均同常通用古代以玉為寶因有玗字後世用貝有貯字此並玉和貝又表示在屋內所以从宀說文「貯積也」（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四二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

意義」剌烈祖文考卞淑寍貯」）〈文309〉

裘錫圭曰「寍字亦作寶（金文編四二六頁）。用法與金文常見的宔字相同。字雖不能確識，但從金文用例可以肯定其意義與休錫等字相類」（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三〇頁史墻盤銘解釋）。剌烈且祖文考弋式寍受授牆爾𪒠福」）〈文309〉

徐中舒曰「寍字結構與寶同。寶从缶聲，此从亞聲，古从玉貝為寶，亦以為富為福。郭氏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釋宔為休。寍从亞聲，當讀為麻。爾雅釋言「麻，蔭也」。代麻世代福蔭也。此言自烈祖至文考，以世代福蔭授墻」（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五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弋寍受授墻」）〈文309〉

李學勤曰「貯」即貯，金文「宁」就是宁，貯均讀為給予的予。古書中（見帝梓）或作帝予、帝宁。卜辭金文中另有貴字，應釋貴。本銘貯受即予授（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六頁論史牆盤及其意義弋訂以牆盤銘）<2309>

戴家祥曰：「第一字說文所無，數毀作賓，省玉，孟卣作寘，从止。宗時出土，乙酉戍命彝用「宀」宗彝」王俅嘯堂集古錄上二十八頁（薛尚功釋宀為室（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二），孫詒讓古籀餘論卷一、三頁云：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卷三・一四頁）釋宰榮室父丁鼎室字為室，吳其昌據召夫鼎等之宀，辛癸鼎等之□，謂□即古四合院落之平剖面形。□或作□，□或□形，即象居屋之形，宀則加一屋之記號（據馬叙倫作冊令尊及作冊令彝銘考釋轉引）按吳說近似，亘或□為獨體象形，加形符宀，則

為象形兼形聲字。大鼎（又名祖丁鼎）、令毀（又名丁公毀）、矢彝、宰儱鼎、室父丁毀諸室字，俱可釋室。室父丁者，宗室父丁也。部史碩父鼎「用亯孝于宗室」，可證。大雅・文王有聲「皇王維辟」，又曰「皇王烝哉」，毛傳「皇，大也」。令毀「令敢展皇王室」，展應釋張。書・顧命「張皇六師」、左傳・宣公十八年「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杜預訓張為大、王室即王室、左傳・襄十四年「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即張皇室之謂也。說文「室，實也。从宀从至，至所止也」。室至聲同，則為形聲兼會意。古文从宀與从穴、匸別不嚴（叔宿毀宿作[illegible]、郘鐘寵作寵，是其證）。卯毀「取我家窒用喪」，家窒即家室。禮記・問喪「家室之計」。左傳・襄公十年「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可為佐證。論語・陽貨「惡取而窒者」，鄭玄云「魯讀窒為室」。說文「窒，塞也」。廣雅・釋詁「窒，塞也」。釋名・釋宮室「室，實也。人物滿其中也」。是窒、室、實三字同聲

同義，可以互訓，即所謂轉注字。

說文「寶从宀从貫，貫，貨貝也」，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書盤庚中「具乃貝玉」，貝與玉，在商周具有貨幣職能，可作為財富貯藏手段，寶字从貝从玉，義同，从貫，宝蓋聲符也。戴殷省玉作寶，亦猶號季氏殷永寶作永𡧖，禽殷寶彝作𡧖彝，寶从貝玉，故禮記哀公問「好實無厭」，鄭玄云「實，富也」，左傳文公十八年「聚斂積實」，杜預云「實，財也」，辛伯鼎（65）「辛伯其並受乃（？）公室孟邑，束貝十朋」，數殷「伯父室數」，數字當讀實，楚辭招魂「實羽觴些」，王逸云「實，滿也」，國語晉語「令司正實爵與史蘇」，韋昭注「實，滿也」，是室之為室，寶之為實，形聲義已昭昭然，郭氏（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四三頁）、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九三頁）、吳闓生（吉金文錄卷二·一五頁）釋休，于形于聲一無是處，馬叙倫（國學季刊第四

卷一期一九頁）釋家、唐蘭（國學季刊第四卷一期二七頁）釋膚、于省吾（雙劍誃吉金文選下三第一〇頁）釋予、亦難取信

盤銘寶字用在動詞受字之前、為助動詞、易既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左傳昭公三年「豈惟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左傳昭公七年「去衛地如昔也、于是有災、魯實受之」可以取証（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八〇—八一頁墻盤銘文通釋「寶寶受墻爾𪓰福」）（2309）

周法高曰「唐蘭李學勤釋寶為貯解作給予、可从、徐中舒讀為庥、戴家祥謂郭楊樹達吳闓生釋休于形于聲一無是處是也、戴釋為賓、亦非」

于省吾曰「李學勤謂：「宁、貯均應讀為給予的予。本銘貯受即予授。」按此說甚是，但無佐證，需要加以補充。貯即貯的繁體字。其左下从目原作㠯，乃貝之變形。叔䜌姞簋的寶字从貝作目，杞伯簋諸器的寶字數見，有的从貝作月，是其證。貯與寶，只是一从宁聲，一从缶聲而已。由于寶的本義為珍寶，貯的本義為珍藏，故均从玉、貝。貯从宁聲，古讀宁如杼。《史記．夏本紀》的「帝杼」，索隱引「《系（世）本》作宁」，杼从予聲，予與宁古同音，故通用。孟卣的「兮公室（宁）孟鬯束貝十朋」；叔伯鼎的「室（宁）絲五十寽（鋝）」，宁字均應讀為給予之予。銘文的「貯受」應讀為「予授」（古文授與受皆作受），即「授予」之義。古代金石銘刻的詞例往往倒正無別，比如：「綰綽」也作「綽綰」，「眉萬」即「萬眉」，石鼓文的「游優」即「優游」，是其證。」（古文字研究第五輯十五頁㯺盤銘文十二解）

参卷六〇〩〢〤貯字條

 a

寡 說文所無

寡卣〈2690〉

a 赤塚忠曰「字音予其上蒙有毛髮蓋髦字也（或為表示其官職而加上者也歟」（殷金文考釋第五八頁寡卣〈29〉）林潔明

譯〈2690〉



褱 寰盤〈2944〉

說文所本





師寰簋〈4381〉



中山王嚳壺〈2286〉

張政烺曰「褱，讀為寬。（古文字研究第二一三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壺銘「慈孝寰惠」）〈2286〉

朱德熙裘錫圭曰「袁亘音近，故褱可讀為宣。國語周語中「寬肅宣惠」，左傳文公十八年「宣慈惠和」（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七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2286〉

周法高曰「褱字朱裘讀為「宣」，張讀為「寬」，趙誠（古文字研究第二四八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中山壺「慈孝寰褱惠」讀為「寰」。張讀較長」

〈2286〉

「慈孝寰惠」

a



⿱宀球 說文所無

鈦⿱宀球蓋 <21158>

a 赤塚忠曰：「 从宀內由玉與求（裘之象形）構成，即球字也。故从同音字求之，則為休貺之意也。」（殷金文考釋一四五頁 ⿰帚殳𣪘 (90)

林潔明譯）<21158>

⿱宀酒

⿱宀酒　从宀　酒聲，說文所無

北域圖「兀其一⿱宀酒藏貨府」〈2289〉

周法高曰「北域圖⿱宀酒字，朱德熙裘錫圭讀爲藏，是也。此字从宀酒聲，酒古文醬字，見卷十四，說文卷一下艸部大徐新附「藏，匿也」，王筠等案，漢書通用臧字，从艸後人所加」(2)

〈2289〉「兀其一⿱宀酒藏貨府」

又

宮 呂鼎 〈2163〉

兆域圖 〈2289〉

鄂君啟節 舟節 〈2127〉

曾侯乙 南鐘 〈2094〉

比鼎 〈2340〉

齊盨 〈2321〉

白川靜曰說文宮室也从宀躳省聲……辟雝之雝及卜文雍之之名等亦作呂之形呂有雝雍之者以宮為躳省聲者蓋誤也字當為表示宮中之室之象形字也伊殷王在周康宮旦王各穆大室頌鼎王在周康邵宮旦王各大室袁盤王在周康穆宮旦王格大室等宮中有室也宮為康宮其昭穆之宮等謂宮廟大室謂其祀所也殷之都天邑商亦有公宮行先王之衣祀于公宮也其後謂住居禮記內則父子皆異宮儒行儒有一畝之宮者是

金文之宮字多有从宄形者恐為加上祓禳虺蛇之象之九之意者也又有與休字聲義相同之室字蓋亦取宮室之象也說

也。白川靜曰：「周公宮」陳氏首以周之公廟釋之，以卜辭中所見之公宮釋其名義。然於斷代中其說改為「周公之宮」。宮、羅、唐、吳諸家並釋為宮廟。郭、陳二氏則以為乃居處之意，不必定為宮廟。若以周公為生稱，則後解為是。然若告于生人，則「告于周公」已足，不必再加「宮」字也。

宮者大概用為宮廟之意。善鼎之「王才宗周，王各大師宮」，用格字，乃格宮廟之意。於其大室行冊命之事。令鼎中「王至于溓宮歔命」，言在溓氏之大室中歔命。在彝器中可見之圖宮、歔宮，皆其旅宮。從宮字之一般用法而言，周公宮者非作為宮廟之意不可。即如以周公為生稱之說，據此點亦難以成立。器銘中所

言者蓋明保嗣周公職受命治理成周一帶發表其就職政令而以此告祭于周公之宮者也。即曾子問「中告于祖」之義也(金文通釋六令彝頁二八九 林潔明譯)〈0446〉

〈X1〉「王才在周康宮」〈X2〉「王凥處于茂鄀之遊宮」〈X3〉「王凥處于茂鄀之遊宮」〈X5〉「王才在射日宮」〈X8〉「同仲𡨄西宮」〈X52〉「王在周師嗣馬宮」〈X96〉「宮代白伯子元相戈」〈X150〉「琱生作文考宄中仲隮鬴」〈X151〉「南宮乎呼入」〈X284〉「王客于康宮」〈0289〉「中宮垣」〈0289〉「內宮垣」〈0289〉「从丘歐足以至內宮六步」〈0289〉「从丘歐足至內宮廿三四步」〈0289〉「从內宮以至中宮世」步〈0289〉「大𣸈宮方百七尺」〈0289〉「自䵼宮方百七尺」〈0289〉「正奎宮」方百七尺」〈0289〉「寢宗宮內方百七尺」〈0295〉「君在㯱既

宮」〈又300〉「王才在康宮。」〈又300〉「䣄司琱宮。」〈又323〉「王才在成周

䣄土虎宮」〈又338〉「王才在周駒宮」〈又340〉「王才在周康宮徲大宮

旦」〈又347〉「王才在莽上宮。」〈又446〉「白乍南宮。口殷」〈又482〉「王才在

師䣄馬宮。大室」〈又447〉「宮。」〈又447〉「劉肄之宮。反？」〈又513〉「西宮。之

孫」〈又1015〉「王才在周師彔宮。」

呂 a 呂 貉子卣 〈4718〉

呂 b 〈4419〉 呂 [illegible]

呂 韋戈 呂不

a 白川靜曰呂字綴遺中以為雝之初文敵解作畋以為乃謂周王在雝畋獵云

呂即雝漢書地理志有雍縣敵疑畋之異文从啇者說文啇治也……按畋獵所以講武治兵故从啇者以見義穀梁桓公四年傳春曰田夏曰苗御覽引韓詩內傳亦曰春曰畋此云王正月王格于雝畋與穀梁韓詩並合

綴遺斷代並以敵為句

呂為雝宮字之所从然不一定為通用之字也陳氏以此充作姜姓之呂已侯貉子卣記與姜氏之分器而謂此器銘乃述畋

獵于其地之事也曰

乙侯乍姜縈毁（三代七二七 古二之一八三）據字體近于上所述乙侯貉子毁亦是紀國之器

杜預世族譜（左傳隱元正義引）紀姜姓侯爵西周初期東土之齊是姜姓而在河南南部的申許呂也是諸姜齊世家集解引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而說文邵南陽縣（段注以為南郡之誤）春秋之紀在山東壽光境內其在周初或與申許呂地相近故此器王田于呂而歸乙侯貉子以鹿三

此說以呂為姜姓四國之一之呂其國周初在河南後移于山東壽光之地然南陽也好南郡也好作為天子畋獵之地似過于遠隔也且各之動詞大抵皆用為在祭祀儀禮之際至於聖所之意如令甲盤之王初各伐玁狁乃其後之用法至後期始

見者也本銘之各天子為治牲而親至其圃也非謂遊獵之事也从而其地當在王都之附近从下文賜鹿之事而思之若戩為鹿苑等地也鹿苑在越渭水之西北山麓唐貞觀四年獵于鹿苑之事見于史籍謂原上有鹿臺祠云蓋自古即為鹿之棲息之地也（金文通釋第十四輯八三三—八三四頁七五鄂子白林潔明譯 0718

b 白川靜曰呂大系以為呂侯也曰呂殆即穆王司寇呂侯書呂刑惟呂命正僅著一呂字又靜段之呂剛與此當是一人

厤朔亦同其說然呂命之呂蓋即雍文諸器中之㝬侯宗周鐘之㝬也與本器殆不同之人也（金文通釋第十八輯二五五頁

九六呂方鼎林潔明譯 0664

張中一云「相邦呂不韋「四年」即秦始皇四年（公元前二四三年）」（考古一九五九年第九期四五八頁長沙左家塘秦代木槨墓清理簡報四年相邦戈）<X622>

夏作銘曰「我以為這銘文的下面邊緣是經過破損後重行磨平的，當損去一字或二字，原來銘文當作「四年，相邦呂不韋（造）寺工龍丞口（口）」括弧中的字，表示如果是損去二字時應該補進去的字」（考古一九五九年第九期四五八頁最近長沙出土呂不韋戈的銘文）<X622>

黃盛璋曰「吳伯的吳為虞國，那麼呂伯的呂應為呂國。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其先祖嘗為四岳，……虞夏之際，封于呂，

武封于申，這裡根據是國語周語太子晉所說的一段話「祚四岳國，錫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申呂雖衰，齊許猶在」，齊雖然也是呂氏，但周之呂國則在今南陽之西，與申相鄰。國語鄭語所謂「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王符潛夫論「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下，宛西三十里有呂」；水經注淯水注又「逕宛西呂城東」，可見北魏時其城猶在，呂國在此是可信的。後為楚滅，所以左傳成七年「楚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為賞田」。王簋命吳伯與呂伯，稱之為「乃」，此兩人應供職王庭，或如東周初年鄭伯與虢公為王卿士，穆王時代的靜簋記「王以吳𡨦呂剛合𢿢𦎫師、邦君射于大池」，是證昭王以後還有吳呂兩姓供職周室為王卿士的。」（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八一頁，班簋的年代地理與歷史問題）〈大9〉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二九五頁呂字下引呂不韋戟今據補」

<2194>「劉肆之才楚也為呂鐘」<2509>「八年相邦呂不韋造」<2622>「四年相邦呂工寺工龍承」

竈 a

竈 從山孙詒讓田讀當为造左傳昭廿一年杜注云造訓倅也 邵鐘其竈四堵 00057

白川靜曰說文竈炊竈也……

字與造字聲義相通周禮大祝掌六祈二曰造注造故書作竈杜子春讀竈為造次之造金文邵鐘有大鐘八肆其竈四堵亦當讀為造孫氏述林卷七以為即造副造之義也又秦公鐘銘有丕顯朕皇且受天命竈又下國畯疐在位高弘又慶匍有四方幾乎同銘之秦公設銘則作丕顯朕皇且受天命鼏宅禹賓畯疐在位高弘又慶竈囿四方竈又與鼏宅匍又竈囿用為同義之語郭氏大系竈皆釋為造然竈又竈囿相當於奄有之義容庚氏之金文編則依王國維之釋讀奄有之奄乃竈之譌變之字云字或从穴形又从穴然穴與其象嚴穴之象毋寧是與金

文之窯字之所从之形相近乃透蒸氣之有蓋者之形也下部之黽形因非用於炊竈者故此蓋為蓋之上部有氣孔之器中掩蓋黽之象也此究是何意頗為難明然或為祀竈神之禮亦未可知金文之黽形與鄦之所从之黽形相近說文新義卷七下一五二五—一五二六頁林潔明譯



寮 从宀与僚與同

矢方彝 卿事寮 (0152?)



(0152) 矢尊



(又275) 遹盂

白川靜曰寮說文穿也从穴尞聲論語有公伯寮憲問篇中之人名自古詩大雅板及爾同寮左傳文七年同官為寮謂同僚也正字从穴而經籍皆用寮說文宀部不收寮諸家注亦以寮為隸省之字然金文之字則从宀

金文有卿事寮大史寮百寮寮人敵寮等語書酒誥有百僚庶尹詩小雅大東有百僚禮記曲禮上有僚友國語晉語下有官寮之語而不見有用古之穿也之義之例金文之字形在宮室之間加束木火之形若依字形解之則乃謂庭燎之字也周初之小盂鼎乃記廷禮極詳者述先入門而發之禮逸書武成有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室逸周書世俘

解亦有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廟記述克捷獻馘等禮燎于廟之事卿事寮大史寮者恐起於稱參加該種儀禮者也」其後成為僚友之意燎本為祀天神之祭禮然廟祭祭祀亦用庭燎者據詩小雅庭燎及其他亦可知也字在宮字之構造中加上尞之離析之形似非單是形聲字也說文新義卷七下一五二六—一五二七頁林潔明譯

黑光・朱捷元 曰寮女寮奚寮即寮僚爾雅釋詁寮官也左傳文七年同官為僚(考古一九七七年一期七一至七二頁陝西長安灃西出土的逋盂)〈2295〉

〈2295〉「司𠂤寮女寮奚寮逆夲呇⋯」

寪 从隹

蔡侯鐘寪=为政 〈0054〉

于省吾曰：郭謂「寉殆即寉字」，並引《說文》訓「寉」為「高至」。按《說文》鶴从寉聲，唐《慕容知禮墓誌》「鶴」字从「寉」作「寉」，但唐誌「寉」字當係後出別構。容庚《金文編》釋「寉」、作「寪」，以古文字从「隹」从「鳥」往往無別驗之，則容釋可據。《說文》：「寪，寪窅，深也，从穴，鳥聲」。「寪」訓「深」，于「為政」之義不相符。「寪寪」應讀為「懋懋」，「寪」「懋」疊韻。《爾雅·釋訓》：「懋懋，勉也。」古籍訓「勉」之字，習見繁出，皆義隨音轉，本無定字。「懋懋為政」猶言「强勉為政」。《書·皋陶謨》：「政事懋哉懋哉」，偽傳訓「懋」為「勉」，可以互證。（古文字研究第四一頁「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蔡侯鐘「寉鶴（為）政」）〈0054〉

周法高曰：廣韻寫，多嘯切，隸古音幽部，聲母為t-。懋，莫候切，隸古音侯部，聲母為m-。于省吾說寫讀為懋，聲母不近。按寫讀為昭。廣韻昭，止遙切，隸古音宵部，古聲母為t-。孟子盡心下：「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趙注：「賢者治國法度昭明，明於道德，是躬行之道可也。」昭昭為政，即孟子治國之義也。

窹

"窹" 說文所無

公孫窹壺〈9216〉

齊文濤曰：公孫窹即齊景公時代的公孫竈，窹即造，金文造字多異體，本銘造从火从穴，从穴者尚見于傳世陳麗造戈（簠齋藏古目一二）、陳余造戈（陶齋三·四三），造與竈音同可通假，公孫窹即公孫竈，亦即子雅。左傳襄二八：子雅、子尾怒，杜注：二子皆惠公孫，高誘呂覽注：子雅惠公之孫，公子欒堅之子竈也。公孫竈于齊景公三年（前五四五年）參與了倒慶氏之政變，此後即上臺執政，死于齊景公九年（前五三九年），當權的時間總共六年（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五期一二頁）概述近年來山東出土的商周青銅器，公孫窹壺「公孫窹立事歲」〈9216〉

周法高曰「⿱穴⿰火吉字疑為竈之異體字，从穴从火吉聲」金文詁林卷七三一一竈字條。凡二見：邵鐘「其竈四堵」〈0035〉竈讀為造，副也。秦公簋「竈囿四方」〈4382〉周禮大祝六祈，二曰造，注故書造作竈，杜子春讀竈為造次之造，可見⿱穴⿰火吉與从告聲之造音近。說文卷七下穴部「竈，炊竈也。从穴，鼀省聲。竈，竈或不省。」則到切。

〈9216〉「公孫⿱穴⿰火吉立事歲」

覔

1024B

[seal-script glyph] 覔 說文所無

伯覔父盨 〈2508〉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二九六頁覔字下收伯覔父盨並云「見康熙引韻經」今據補。

〈2508〉「白伯覔父乍作寶盨」

疾 a

毛公鼎 愍天疾畏 〈0620〉

加藤常賢曰：疾 契文　𤕫 金文　𤸦　𤺋 古璽

𤸦 篆文　𤵸 籀文　𤻂 古文

字形說文曰：从疒矢聲。形聲字也。然觀契金文則矢蓋當為意符也。關於此字形，羅振玉曰：

象矢著人肊下。毛公鼎愍天疾畏之疾字作𤕫，與此正同，知此亦疾字也……矢著人斯為疾患，故引申而訓患，其去大著疒殆為後起之字（殷虛文字類編卷七）

依此，則契金文為人被矢射之象形字也。中矢，故所以疾苦，故去大而加疒也。而且毛公鼎之愍天疾畏之句與詩雨無正之旻天疾威相同，故以𤕫為疾之本字是也。是則疾字當為矢與

疒之會意字以上契金文當為會意字然篆文由就牀之意之疒及矢字構成从後世言之亦可以為乃矢聲之字然金文之矢有矢傷之意則疾字之矢當是由傷疾之意引申而為病疾之意也

字音秦悉切矢之聲轉也

字義臥床之疾病也（漢字之起源四八八－四八九頁林潔明謹

白川靜曰說文疾病也从疒矢聲重文錄古文籀文各一……金文中其字用為敗天疾畏天疾畏降喪之疾畏與疾病之初義不同又卜文作牀之旁人之横臥之象或加上數小點董氏則釋亦從此為牀上流汗之象葉氏以為沐浴之象丁山以為

疾字乃流血臥牀之形（李氏集釋引）然秦權之去疾之字正作此形

臥牀之意也。蓋疾病之字也。卜辭用字如又疾亡疾疾齒此外

亦有作亂其手足之形之字關於其釋亦有諸說蓋為因病而

瞢亂之象也。在用義上乃疾之初文羅釋中七四葉謂疾字其去大

著疒殆為後起字于初形已失矣以矢創之字與疾齒之疾為

同字蓋以疾為矢創之字之譌變者也。古文之字从疒从矢其

字形亦見於匋文卜文之矢創之字與病臥字之調和之形也。

本來雨字聲義相近形亦有相似之處故合兩字而成疾字也。

籀文之字形釋例以為乃知字之傳寫之譌難於求證說文新

義卷七下一五三三—一五三四頁林潔明譯

于省吾曰：在此附帶說明一下雨疒之辭・甲骨文「今夕其雨

疒」之占屢見・又有「疒雨亾匄（害）」（前四・九・七）

之占。此外，雨疒二字合文作𤸪（乙二八一四，七丁一六）。胡厚宣謂：「雨字疑用為動詞，與降同意，雨疒猶言降疒。」（商史論叢殷人疒病考）按胡說非是。甲骨文習見降囚、降做、降若之貞，降字無一作雨者。雨疒之疒應讀作急。詩召旻的「旻天疾畏」，鄭箋謂「疾猶急也」。左傳襄十一年的「晉不吾疾也」，杜注謂「疾，急也」。此例典籍常見，不備列。甲骨文的雨疒和疒雨，是說雨勢的迅急，與降疒無涉。又春秋時器弓鎛的「齊侯左右，毋𡯂毋已」，毋讀毋，𡯂也應讀為疒訓急。這是說，齊侯左右輔助之臣，毋急，不可隣于操切，毋已，不可有所懈殆。由此可知，古文字中的疒與𡯂，雖然本義有別，但由于音同相假，有時不僅均用作疒病之疒，也均用作急速之急。秦漢以來以疾代

疒，疾字通行而疒與疾則廢而不用。（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三二〇—三二一頁釋疒、疾）

周法高曰：疾隸古音質部，韻尾為-t，聲母隸從紐dz-；急隸古音緝部，韻尾為-p，聲母隸見紐k-，語音不近，但訓詁可能相通。

<X274>「王六年上郡守疾之造戟」

<X108>「王六年上郡守疾之造」

𤸫

𤸫 師𤸫簋蓋〈2.52〉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二九七頁𤸫字下收師𤸫簋蓋，今據補。說文卷七下疒部：『𤸫，病也。从疒，員聲。』王問切。」

〈2.52〉「嗣馬井伯𩕘右師𤸫入門立中廷。」〈2.52〉「王乎內史吳冊命師𤸫曰」〈2.52〉「𤸫拜稽首」〈2.52〉「𤸫其萬年孫孫子子其永寶用享于宗室」



瘠 說文所無

口姜鏤毋疼毋瘠



班毁〈46〉

白川靜曰。東國瘠戎古文審謂疑即玁狁而無稱玁狁爲東國之理也郭氏依其音而以爲當即奄人以此征役充當踐奄之役也乃从以器爲成王期之立場之解釋也積微居以爲穆王期器故以竹書紀年之

周穆王三十九年征越大起九師東至九江比黿鼉以爲梁

征越之役充之謂瘠之字雖難識然从軍之規模推之乃相當于紀年所記之征役也云然當時之東國之範圍實難以爲及於越九江之地也所謂踐奄征越皆超出器銘所言而傳會史傳之說也推經三年之征役無疑是一規模相當大之戰役

殷中所言之無需蓋亦甚作戰之一對象也似為可與殷末之遠征東夷相比較之大戰役然其主要之對象是征服痟戎後

漢書東夷傳記殷周時之東夷之動向曰

武乙衰弊東夷浸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

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後得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鬬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

山為徐山

徐偃王之故事見于淮南子人間訓說苑指武篇博物志卷八等為著名之傳說晉之時徐山之石室尚存云此一故事之背景中有當時之史實投影者蓋當時徐夷在中土在徐偃王之下形成統一勢力隱然成為一敵國也近頃唐蘭氏以痟戎比定於徐偃王所率之夷族而立說雖非在徐偃王其人之時代而此一東征乃對徐淮之夷族勢力而行者乃可以想象之事也（金文通釋第十五輯四四一—四五頁七九盂殷下附班殷林潔明譯(6)）

郭鼎堂曰痟戎當即奄人（兩考二一頁班殷「伐東或國痟戎」(8)）

a容庚曰「𤺊痏當即昝厭，猒飽也。毛公鼎作㺸，商𠭯敦作㺸。孳乳為厭，此从疒从肙，蓋言酒之旨瀞，侯氏飲之，無災無厭飽也。」（寶蘊九三頁周國差𦉜）

周法高曰「痏字吉金文錄卷二第十二頁毛伯彝，積微一二三頁毛伯班毀皆隸定作痏，雙選上之二第二四頁班彝隸定作痏，容庚隸定國差𦉜此字作痏，讀為厭，郭氏謂痏戎即奄人，厭與奄古音相通。」

黃盛璋曰「銘文痏字从甘从月，厭字亦从此，盡管金文中寫法不很一樣，但所从之肙聲應同，舊釋此字為厭是可从的，但痏戎不見記載，確地何在，無以考查，僅能從相關的銅器銘文中尋找線索。一九六一年西安張家坡出土之孟簋銘云「孟曰：朕文

考乖毛公遣仲征無需，毛公錫朕文考臣」此毛公就是本銘的毛公，所征伐的對象唐蘭先生釋為無需（文物一九七二年一一期五四頁）是正確的。與本銘為同一戰役。無需與齊戎[illegible]在同一地區，相去或不過遠。戰國策魏策「蘇秦說魏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淮、潁、沂、黃、煮棗、海（無？）鹽、無疎」，史記蘇秦傳作「煮棗、無胥」。此無疎（無胥）在魏東，亦即在殷東，廖即孟嘗之無需，史記索隱說無胥「其地缺」，煮棗故城據水經注為濟水所逕，在今山東菏澤西南，海鹽，楊守敬戰國疆域圖誤為是毋鹽之誤，無鹽故城在今山東東平縣東，為濟水支流汶水所逕，相去不遠，如此無疎（胥）亦在濟水流域，今山東境內。史記高祖功臣諸侯年表有厭次侯元頃，厭次父在漢以前，又漢書東方朔傳「平原厭次人」，厭次故城在今山東陽信縣東，除此以外就再也找不到和厭有

關的地名，厭次故與周初之蒲戎即厭國有關，其地已靠近渤海灣。（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八一－八二頁，班簋的年代、地理與歷史問題）〈注6〉

瘔 瘔 說文所無 兆域圖

瘔宗宮方百乇尺 <0289>

徐中舒伍仕謙曰昭同紹繼也昭从日者古人祭必有尸日即象尸兩旁陳列之俎形(中國史研究九七頁中山三器釋文及宮室圖說明四中山王宮室圖說明昭宗宮方乇(千)尺) <2289>

周法高曰徐中舒伍仕謙釋昭讀為紹今姑從朱德熙裘錫圭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五一頁)釋瘔未知是否此字當讀為昭明也

<0289> 瘔宗宮方百乇尺

1033B 𤵸

參

𤵸 說文所無

十四茉鼎，嗇夫亳鄗𤵸 <Q067>

李學勤曰鄗𤵸是中山國右使庫嗇夫的名字。據中七汲青銅器。王使十四年右使庫嗇夫是鄗𤵸，左使庫嗇夫是孫固，野狐溝鼎的「𤵸字已磨滅一半。據平山器銘補足（文物一九八〇年第九期二七－二八頁秦國文物的新認識。中山鼎即十四茉鼎「嗇夫亳鄗𤵸」<Q067>

<Q067>「右使車庫嗇夫亳鄗𤵸」

㾼·㾼 說文所無

十三年㾼壺〈9325〉

唐蘭曰：墻又叫史墻，㾼組銅器裏稱爲皇考丁公，作册是史官，他們世世代代任史官，所以我稱他們爲微史家族：㾼組銅器最多，有四十三件，但還不是他所鑄的全部，以鐘說兩個和林鐘，各有四行銘文，但未結束，另一組和林鐘，大鐘銘文一百○二字，編鐘分載，這篇銘文只剩下後半，四個鐘前半不見了，尤其突出的是這個銅器群裏沒有鼎，但宋代著錄裏却有㾼鼎，所說「唯三年四月庚午，王在豐，王呼虢叔召㾼，用作皇祖文考盂鼎」與此次出土的㾼壺所說「唯三年九月丁巳，王在鄭，呼虢叔召㾼，用作皇祖文考尊壺」正符合，可見㾼的銅器早會散了，「文物一九七八年三期一九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

<X320>「癲▵曰」<X320>「王對癲▵楙」<X320>「癲▵萬年寶」<X321>「龢馬共

右癲▵」<X321>「癲▵其萬年子孫其永寶」<X322>「散白癲▵乍甫」<X323>

「散微癲▵乍寶」<X324>「散微白伯癲▵乍作匕」<X325>「得父右癲▵

」<X325>「王乎乍冊尹冊易癲▵畫宷靳乏㭠」<X325>」「癲▵拜稽首對

揚王休」<X325>「癲▵其萬年永寶」<X326>「乎虢叔召癲▵」<X326>「乎

師壽召癲▵」」<X326>「癲▵其萬年永寶」<X327>「癲乍作父丁」<X328>「

癲▵乍父丁乍隮彝」<X329>「癲▵曰」<X329>「癲▵不敢弗帥且考秉明

德」<X329>「皇王對癲▵身楙」<X329>「癲▵其萬年永寶日鼓」<X330>「

癲▵乍作協鐘」<X331>「今癲▵夙夕虔敬」<X332>「廣啟癲▵身」<X332>

「癲▵其萬年角」<X332>「用口光癲▵身」<X333>「癲▵趄趄夙夕聖趫

」<X333>「膚啟癩身」<X333>「癩甚萬年」<X333>「用口光癩身」

2148C(7-1033C)

1033D 𤸇

（古文字形）

𤸇 說文所無

𤸇戈（z363）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三〇一頁𤸇字下收𤸇戈，並云「見集韻」」

（z363）「工𢅦里𤸇之𢧃戈」

冂 a

冂 盂鼎 冂衣市舄 <0676>

a 白川靜曰：「冂衣舊釋作冕衣，郭于氏等並據其說。衣在金文中多用如玄衣、玄袞衣等，無冠冕合言者。冂恐為冋之省文。冂衣蓋即絅衣。詩碩人「衣錦褧衣」，尚書大傳中作「衣錦尚蘔」，列女傳中作衣錦絅衣，禮記釋文中作顈者，蓋蘔之省文也。蘔，貝母也。鄭玄禮記注曰：「蓋以襌縠為之」，以細絹製成者也。尚絅之義，如中庸解作惡其文之著也者，乃後世之解釋，本來乃在祭祀之時用者也。」（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六七頁六一 大盂鼎 林潔明譯）<0676>

唐蘭曰：「冂說文：「覆也」，莫狄切。廣韻二十三錫引文字音義說：「以巾覆」，與幎(覆也)、幦(車覆軨也)、幂(幂蓋)、羃(覆食巾)等字同音。此處用作蓋在頭上的頭巾，演化為冃字，冃字同就是冒(帽)字，又音轉為冕字，從免聲」(古文字研究第二輯六一－六二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二七，作冊夨尊「冂衣布馬」)〈大9〉

〈36457〉「匽侯賞復冂衣」

 a 同 沈子簋〈4391〉

 b 宅簋〈1314〉

 c 矢方彝〈2446〉

 中山王嚳壺〈2286〉

白川靜曰：說文「同，合會也。从冂从口。」……

同在金文用爲人名。又令彝有「公令𢓊同卿事寮」，不嬰𣪘「戎大同」，以追女其字不从衣被或頭衣之象，器之形也。文源以爲从口凡與咸从口戌同意，蓋以戌爲悉，凡爲皆，而解之者也。楊氏述林（九二頁）亦同說，淵源亦以字从凡口，曰凡最括也，爲詞故从口，最括之詞。墨子經上「同，重體同類」，經說上作同二名一實，重同也。不外於兼，體同也。俱處於室，合同也。有以同，類同也。以爲有同一關係者爲同，以此移於字形上，則以戌凡爲悉皆，口爲口耳之口，與合字意象相同之解，流行然字形之解釋上有問題也。

尚書顧命篇乃示康王即位繼體之大典者也當其禮則太保
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
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王之答辭既終則乃受同瑁王三
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則謂祖靈享之也於是太保受同既盥
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大保受同祭嚌宅授宗
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其禮遂終同鄭注以為杯也指字據
虞翻別傳（三國志卷五七注）康王執瑁古冃似同从誤作同以為乃瑁
字之誤然篇中前後數出不能改同為瑁也从文意觀之仍當
是裸祭用之主瓚之器也
此一情形注意到同字之金文字形下部為祝册之口上部作
日上部之日兩旁下開亦可視為盤之形或為對口之裸酌之
器若然則同亦為表示裸酌而祝盟之字也蓋會盟之禮等亦

行其事因而有合也會也之義而為會同和協之義疑曰同从口从冃冃重覆也咸从口从戌戌滅也人侈其口則是非蠭起觸處乖張緘口捫舌自然和同也以口解作口耳之口者非所以得字之初義者也又六書疏證引蔣大沂之說以字為洞穴之象引為營脩之象以字形為从口凡聲然無證字與合字立意相近義亦相通故莊子知北遊篇有同合而論之語也說文新義卷七下一五三九一一五四。

一一五四一頁林潔明譯

加藤常賢曰同 □ 契文 □ □ □ 金文 同 篆文

字形說文以此字為冃及口構成之會意字然見契文金文則知為冃即凡(盤)及口構成者也而般字之契金文作

□ □ 契文 □ □ 金文

舟之偏旁或作凡或作舟即凡用為舟之意故恐凡讀為舟音也故同字蓋為从口（意符）凡（舟聲）之形聲字也

說文有詞字訓作共也說文句讀曰

詞即同之分別文

又禮記祭統鄭注

同之言詞也

則詞為今字同為古字兩字為一字也是則同字之意符口乃表示言之意也

字音徒紅切凡（舟）表示此音舟音變為同音與亼之為合之聲符相同也此舟之音所表示之意義即詩小雅吉日

獸之所同

鄭箋同猶聚表示聚之意也若更以他字當之則說文釋詞字

之訓云共也

字義意符之言與聚或共之意相會則同字之義為聚言共言或眾口一辭之意也

延長众口之辭之口言之意脫落而僅餘共聚之意更進而為齊同即相同之意漢字之起源七三六—七三七頁林潔明譯

〈文5〉「用作作文且祖乙伯同姬尊毀」〈文8〉「同仲宮西宮」〈文197〉「廿七人師同付永氏田」〈0286〉「而優退與者諸侯齒張長於遭會同心」〈0286〉「齒張長於遭會邱」〈0288〉「駁馭右和同」


a

冑 豦蓋甲冑干戈〈1334〉



戜簋 一〈X351〉



中山王譽壺〈X286〉



同上

白川靜曰冑字貞松大系均缺釋然其字形與他器之冑字酷似當釋爲冑兜字貞松大系皆釋作十陳氏釋作甲然字形不同陳氏以小盂鼎之金兜爲金甲曰

是銅制之甲小臣宅毀曰易小臣宅畫甲戈九則是畫皮之甲金甲即鎧

然盂鼎之字難以釋作甲也

陳氏釋作甲之字形乃冑字之金文頭部之形小盂鼎銘之貝冑金兜者兜鍪上之金飾示兜之冠飾之字也銅製之兜鍪殷代已有西周時自亦通行作爲賞賜而賜甲冑之類時蓋賜以特製附有鍪飾者周緯氏之中國兵器史稿曰

現所見最早之防禦器係河南安陽殷虛出土之銅盔及銅面具此盔裏面底質係粗糙之天然紅銅並未腐銹外面則鍍有厚錫一層光澤如新且夾有白光恐除鉛錫等質外或尚加有鎳質在內鎳為現代各種工業外鍍最要之品上世紀中葉歐美人始發明而利用之若殷盔及殷兵器外鍍中果已有鎳則中國工業藝術進步之早於此可見一斑……此盔作饕餮文為虎頭形並不高大而恰合今人之首想當時盔上尚有飾品如羽翎之類然即此以冠之已覺光輝奪目威武逼人虎虎有生氣豈周代虎賁之士即由襲戴殷虎盔而得名歟（一六九頁）

殷代之虎盔之頂在左右合縫之處積為隆起蓋或戴冠飾於其上也金文胄字形蓋示其冠飾之形也（金文通釋第二十

輯三八七－三八八頁一〇七趙曹鼎二林潔明譯

朱德熙、裘錫圭曰：……在討論肯字之前，我們先研究一下相邦䝙的名字的寫法。䝙字在圓壺銘裏出現了兩次。二十三行寫作貴與方壺銘和鼎銘的寫法相同。十五行寫作肯與兆域圖寫法相同，下半从「目」不从「貝」。不過這一點區別並不重要，因為「貝」和「目」在戰國文字裏常常混用。這個字在陶文和侯馬盟書裏就有寫成从「貝」的：

貴 古陶文　香錄六·三下

肯 侯馬盟書 三五·八

古陶文香錄和侯馬盟書都把這個字釋為「貯」。我們認為釋貯的說法有困難。第一，金文字字作肯，肯字所从的肖下邊缺一

筆不能是「宁」字，第二釋為「貯」字，沒有辦法解釋「𠁁」為什麼能寫成「貴」。第三「𠁁」和「肯」所从相同，應該有統一的解釋，釋「肯」為「宁」，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我們認為「肯」很可能是「胄」字。《方壺銘》二十五行「身蒙甲胄」的「胄」字作「𦙶」，下邊从「人」，如果省去「由」下的「日」，就跟「肯」字很相近了。按照這種分析，「𠁁」字上方所从的「冃」也應該代表「胄」字。因為「胄」和「周」古音相近，所以把「貴」字所从的「由」換成「冃」，以取其聲。

以上主要是考釋文字。至于「百僚竹胄無疆」一句到底是什麼意思，現在還難以確定。「訊鞫」的「鞫」，《說文》作「𥳑」，从「竹」聲。「竹胄」可能當讀為「鞫因」。銘文蓋謂百僚訊因無有界畔，濫施刑罰，先王日夜不忘此事，故大去刑罰以憂民之不辜。一說「竹胄」當讀為「祝壽」或「祝禱」。』（《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四四頁平山中山王墓

張政烺曰「胄是雷壺，此處上部筆画稍省略。雷壺胄是壺，此處讀為迪。《爾雅 釋詁》：「迪，道也」，又：「迪，進也」。（參考郝懿行《爾雅義疏》及章炳麟《古文尚書拾遺》卷末《附說亂洪迪奭四字義》）。（古文字研究第二三五頁中山國胤嗣好蜜壺釋文「竺篤胄迪」込疆）〈2289〉

趙誠曰「胄，《小盂鼎》作𦥑。丁佛言云：「當是胄，古象鍪，如覆盆，中銳上出。冃象蒙首形，今所謂兜鍪也。古兜鍪皆兼面具施之，故祇露目。古文完全象形。」（《古籀補補》卷七）此作胄，从人與从目同意，象人戴頭盔之形。朱駿聲曰：「胄所以蒙冒其首，故謂之兜。」（《說文通訓定聲》兜字）（古文字研究第二五二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壺銘「氏」是以身蒙卒胄」）〈2286〉

周法高曰：趞曹鼎二此字模糊不太清晰，上海博物館藏青銅器四五亦釋作「胄」，下一字作✚。白川氏釋作「兜」，上海釋作「毋」，陳夢家釋作「甲」，郭氏大系釋作「十」。又小臣宅𣪘4308作✚，郭氏以為是「毋」，方盾之象形，實古干字。參閱附錄上2315。

〈又118〉「胄」目作「[illegible]盬」〈又286〉「氏是以身蒙笨皋胄」〈又288〉「竺篤胄迪

仌盬」〈又351〉「賸[illegible]、弓、戈、弓、備、箙、矢、裏、裨胄」

冒

衛鼎乙 <又338>

周法高曰「金文字字形表三〇三頁冒字下收九年衛鼎，今據補。銘文云「舍盠冒梯羝皮二」，唐蘭語譯作「給了盠冒梯兩張公羊皮」（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五期五七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並云「盠冒梯當是人名。說文卷七下冃部：冒，冢而前也。从冃，从目。」莫報切。」

<又338> 「舍盠冒梯羝皮二」

㒳

兩 ……（蠢）〈2150〉 㒳 尊 盉〈2150〉駒 㒳 〈X336〉衛盉

加藤常賢曰：㒳 金文

兩 篆文

字形，首先應指出者，㒳兩二字說文以為不同之字，然實為同字也（徐灝段注箋、容庚金文編）。關于此二字，說文無正確之解釋，說文學者之說明，全無可觀者。故丁山在說文闕義箋中雖欲加以解明，然仍迷困於說文之權鐘說，徒費力氣，至為可惜。觀此字，㒳相同之形左右相稱並列明顯也，是將某一本來是一完整之物切割為二之形也。至於所切割者何物，則為古代生活之必需品之瓠瓢，將之一分為二之形，在左右之中央之線乃摹寫瓢中之實之膜之形也。

字音良獎切，此音乃从離開之意而來。禮記曲禮「離坐離立」時
毋往參，鄭注：離，兩也。白虎通嫁娶篇、離（儀禮士冠禮、士昏禮、聘
禮等作儷）皮，兩皮也。更有車輛之輛，因車輪左右並列，故得名。
然古籍作兩（詩經鵲巢篇）又兩之離開之意，亦有用為動詞之
例，惠士奇之於戰國策燕策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別本作兩，誤
字也）曰兩閒也，閒為兩，閒為𢿢（禮說卷一，王紹蘭說文段注訂
補引）者是也。
字義離開之而成相稱之二部分之意也，故為兩個之意。說文
以兩解為銅量之意，不過是漢代之通用義而已（漢字之起源
二〇〇—二〇一頁，林潔明譯）
張克忠曰：「卯窜堂閒西尺」據此，王堂、啓后堂、王后堂等，都是窜堂
窜即庠字，从宀从广同意，但庠是養老教學之所，此當為享的

假借字是祭祀的地方」(故博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七－四八頁中山王墓青銅器銘文簡釋)

周法高曰「張克忠釋為宰讀為庠或享似非當從朱德熙裘錫圭釋為兩較長」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五一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

徐中舒伍仕謙與張克忠說同古文字字形表三六五頁庠字下收中山王墓宮堂圖今補於兩字下」

徐中舒伍仕謙曰「丘堂之間的距離王堂與后堂王后堂之間各注明宰堂間平(千)尺」后堂與大夫人堂王后堂與□堂之間各注明宰堂間八十(八十)尺」宰與庠同禮記學記古之教者黨有庠家有塾」庠塾皆學舍也爾雅釋宮門側之堂謂之塾古代子弟讀書皆在門側的學舍中清代皇子讀書在南書房南書房正在乾清宮正殿之南面的廂房中還是保存

了古代的遺制』（中國史研究九八頁中山三器釋文及宮室圖

說明四、中山王宮室圖說明

〈2289〉「兩堂間百七尺」〈2289〉「兩堂間八十七尺」〈2336〉「矩戓（又取）

赤䍃琉兩」〈2336〉「鹿乞萃戩兩」〈2338〉「舍矩妻帛三兩」〈2338〉「戓舍

諸顏陳大爲兩」〈2296〉「騶易錫兩」

䍙 子齋卣 (2724)

α 赤塚忠曰：䍙即說文之

䍙，网也。从网每聲。

䍙字也。然此處之用意不明，或為動詞，侮蔑之意，亦未可知。然下述之文父丁簋有伐夷方䍙，故以為夷方之一族之名，蓋亦適當也。（殷金文考釋四九頁小子䍙卣(23) 林潔明譯）(2724)

[glyph] a 許 文解 篆 〈9356〉 从𠂤从帀

[glyph] 甲 衛 〈X337〉

于省吾曰：甲骨文叚字作[glyph]、[glyph]、[glyph]、[glyph]、[glyph]、[glyph]等形，也作[glyph]、[glyph]或[glyph]、[glyph]。至于从言作[glyph]，孫詒讓釋為謝字的反文（舉例下一六）。其从言和不从言者，羅振玉都釋為謝（增考中五八）。其不从言者，葉玉森疑是爰字（鉤沈九），郭沫若疑是汎之古文（通考七四六），唐蘭釋為尋字（天考四二）。按各家所釋，均不可據。

甲骨文叚字象兩手執席形。其席紋從二層以至五層，多少無定，這是從正面看，如從側面看，則作丨形。金文師字習見，左旁都从[glyph]或[glyph]。叚是師字的初文，其演化規律是由[glyph]變作[glyph]，再變則作[glyph]或[glyph]，周代金文加上形符的巾旁，才

變成形聲字之䢃。漢隸的䢃字从𠂤與从𠂤互見。六朝以後帥字行而䢃字廢。甲骨文和早期金文的師字都作𠂤，較晚則加帀旁作師。足徵古文字的𠂤和𠂤迥然有別。(甲骨文字釋林卷中第二八一頁釋𠬝)

周法高曰：于氏前文闡述甲骨文𠬝字之用法，𠬝為祭名，讀作𩢍，𠬝舟或𦪇舟，𠬝或𦨈與帥率古字通，循也，指順水行舟言之，文繁今不贅引。

〈0309〉「井刑帥宇于誨」〈0324〉「不敢弗帥」〈0328〉「[illegible]不敢弗帥且考秉明悳」〈0337〉「帥[illegible]履裘衛厲田三田 四 田」

c 

女宅 方妻 <2439>

d 

天黿帚 頪妻 <4327>

<X6567>「帚 婦 好」

<X6567>「帚 婦 好」

𢂑

𢂑 說文所無

九年衛鼎〈2338〉

唐蘭曰：「原作𢂑韈，𢂑當即席字，通薦。爾雅釋詁：薦，大也。韈字从革，當是皮做的繩索。席索是大索。」（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七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九年衛鼎」〈2338〉）

周法高曰：「說文卷七下巾部：席，藉也。禮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从巾庶省。㘥古文席从石省。」祥易切。

四𢂑「書鞹卷韈𢂑、席韈」

巿 a 巿 孟鼎 〈0676〉 巿 b 〈1318〉 免簋 巿 師𤸫簋 甲 〈221〉

唐蘭曰（以上見卷十三二六一黃字條
第四孟鼎說裳衣巿舄是四種服飾詩經車攻篇說赤芾金舄以芾舄連稱師𤸫簋說錫汝叔巿金黃赤舄師免簋說赤巿五黃赤舄留壺玄衮衣赤巿幽黃赤舄都把黃次在巿與舄之間可見衡是屬于韍的服飾西周時代的韍雖不能詳但春秋以後的韠記載得很清楚禮記玉藻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雜記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前代學者都認為就是韍的形制古代尺短長三尺不過現在

市尺二尺多「韍」以蔽前從腰際垂到膝上所以采菽說「尺芾在股」，「韍」金文作「市」是象形字說文「從巾象連帶之形」卜辭「市」字偏旁的市是「市」字的原始寫法上面一橫是帶中間的上窄下寬部分是「韍」下面的三個垂筆是「紃」後世文字多把肥筆改為線條把五字改為巠同樣也把市字改為市了玉藻鄭玄注說「凡佩系于革帶」孔穎達正義說「韠佩并系于革帶者以大帶用組約其物細小不堪懸韠佩故也」兩家之說不可盡信因為系革帶或系大帶是由於時代不同或好尚不同腰系大帶就無須再系革帶「韠佩」並不太重系在絲麻所織的帶上是毫不成問題的（雜記所說「韠肩」上的革帶則和容刀上的革帶一樣是用以系到腰帶上去的是直懸的帶而不是橫束的腰帶不應混淆但「韠佩」雖可同系在帶上而是不同的兩款器物則是很明

顯的「韠」是命服，「佩」是玉佩。司馬彪輿服志說「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貴賤有殊……五霸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非兵旗，于是解去韍佩，留其系璲。」可見「韍」「佩」不應相混。如果「韍」「佩」並舉，就不應該把重要服飾的「韍」加上佩玉中的一事。如果「衡」確是玉佩，就不應該插入「韍」「舄」之間。金文「衡」在「韍」「舄」之間而有時只說「韍」「舄」，可見「衡」是屬於「韍」的。舉「韍」可以包括「衡」，那麼「衡」決不是佩玉是十分明顯的。（毛公鼎「朱韍蔥衡玉環玉瑹」新解－駁漢人「蔥珩佩玉」說）

唐蘭曰：毛公鼎記周王賞給毛公厝的服飾有朱市（韍）、悤黃（蔥衡）、玉環、玉瑹（瑹）、番生簋所記除「蔥衡」后多出「鞞鞢」外，大致相同。西周金文常有賞「市」的記載，盂鼎和邢侯尊都有「冂衣、市、舄」的賞錫。「市」次在「衣」與「舄」之間。說文「市，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篆文

作韍是秦漢以後的形聲字古書有寫作芾也有寫作紱黻祓的還有寫作紼茀的

西周金文沒有見過韠字檜風素冠篇庶見素韠兮是西周末期或東周初期的詩儀禮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又說緇帶爵韠特牲饋食禮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大戴禮公冠篇朝服素韠都是春秋以后的記載禮記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鄭玄注說朝服用韠祭服用韍是尊祭服易其名耳但玉藻在說韠的制度後緊接著說一命緼紱幽衡再命赤紱幽衡說文韠字下引一命縕韠再命赤韠可見許慎所見本這一節作韠不作紱玉藻的君朱就是周易的朱紱特牲饋食禮的緇韠是西周金文常見的載市都可以證明韠就是紱詩經采芑篇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方叔率領軍隊南征時所穿

的「命服」車攻篇「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是諸侯們朝君王時所穿的可見「韍」不一定是祭服特牲禮的朝服「玄冠緇帶緇韠」鄭玄注「于祭服此也」那末朝服的「韠」也可以是祭服可見尊祭服易其名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段玉裁說文注推許慎的意思是「卑者稱韠尊者稱紱」也是附會玉藻說「韠君朱」可見不限于卑者

其實「韍」和「韠」只是時代不同名稱多易春秋時代的「韠」在形制上跟西周時代的「韍」可能略有不同但大體總應該是仍舊制的秦漢以後「韠」的服制已廢除漢朝學者對「韠」西周時代的「韍」更不清楚了禮記玉藻和雜記對「韠」的形制記載獨詳顯然是禮學大師們口頭上保留下來的揚雄方言、劉熙釋名則只就當時所能見到的婦女們的蔽膝來說了。

〈毛公鼎朱韍蔥衡玉環玉瑹新解—駁漢人「蔥珩佩玉」說〉

〈又1〉「載易錫女汝載市△素黃衡珩」〈又1〉「赤市△朱黃衡珩」〈又5〉「載市△

同黃」〈又21〉「易錫女汝赤市△同黃」〈又98〉「赤市△玉黃」〈又133〉「金朮市△

金鈦鈦」〈又151〉「赤市△戠朱黃珩䜌鋚旂」〈又284〉「王曹令衛易赤市△

攸勒」〈又286〉「赤市△朱黃䜌旂」〈又300〉「命女汝赤市△朱黃」〈又305〉「王

乎呼內史易錫衛戠緇市△攸」〈又344〉「赤市△攸」

⿰巾黃

⿰巾黃　說文所無

師𩛥鼎〈2298〉

周法高曰「師𩛥鼎『亦巿朱⿰巾黃』金文通作黃，舊說以為佩玉，唐蘭以為『紱是皮制的蔽膝，衡可以是革帶也可以是絲或麻織的帶，衡是繫紱的』（見卷十三[illegible]號黃字下引）此鼎銘从巿，可證唐說。」

〈2298〉「亦巿朱⿰巾黃」





a 帛 大簋 〈1376〉



b 者減鐘 不帛不華 以帛为白 〈1041〉



g 乖伯簋 帛貝二字合文 〈1337〉

唐蘭曰「原作帛白金一反，白金是銀，反通鈑，一鈑是一塊銀餅。爾雅釋器：餅金謂之鈑。」（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八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九年衛鼎」）

唐蘭曰「原作帛（白）轡乘，轡是馬繮繩，是四匹馬的白色的繮繩。」（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七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九年衛鼎」）

唐蘭曰「貢字从貝，白聲，也作賁，从貝帛聲，見乖伯簋，貢字通賦。尚書多方越惟有胥伯，尚書大傳作越惟有胥賦。毛公鼎說埶

小大楚賦楚賦即是胥賦也就是胥伯可證負畝臣是納田賦的臣（文物一九七六年六期三七頁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

〈又336〉「帛白總裘」〈又338〉「舍矩姜帛三兩」〈又339〉「貯帛白金一反鈑





a 白 作冊大鼎公賞作冊大白馬 (646)



b 孳乳為伯乜 盂鼎 (676)



c 小臣謎簋 (935)



微伯瘐匕 (2324)

乜白川靜曰郭氏以此一白懋父充作逸周書作雒解中所見之中旄父逸周書作雒解之文如次

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

孫詒讓在周書斠補中論此文所見之中旄父曰：

中旄父它書未見今詳攷之蓋即康叔之子康伯也史記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索隱云系本康伯名髡宋忠云

即王孫牟也按左傳稱王孫牟父是也（王孫牟見左昭十二年傳）牟髦聲
近故不同耳梁玉繩據杜氏春秋釋例世族譜衛世系云康
伯髦譜索隱引世本髦當作髦（攷人表）其說甚確蓋髦音近牟
故小司馬云聲相近若作髦則於聲殊遠其說不可通矣髦
與旄聲類亦同故此作中旄父也
孫氏既以康侯丰充作康伯髦故若如孫說則康侯丰康伯髦
中旄父王孫牟王孫牟父皆為一人郭說幾全據孫氏此說曰
今按本銘之白懋父即康叔髦王孫牟父也旄父也中乃字
之譌懋牟旄乃聲之遞轉康則康叔之舊封邑也（攷丛）
以為伯懋父不外即是康叔髦云伯與仲者因伯仲之草書體
相似而致誤也
據逸周書則在三監之叛後康叔與中旄父同時分別赴殷東

康伯髦為康叔卒後嗣其後者故中旄父與康伯髦之時期不同也陳氏以為此器銘乃有關踐奄之役者也伯懋父蓋即康伯髦然以為與中旄父為不同之人曰

金文懋字从心楙與說文野之古文相同據左傳之文王孫牟事康王而史記說康叔冉季是武王幼弟在成王時康叔是否成人甚是疑問至於康伯與中旄父一稱伯一稱仲當非一人……白懋父可能是康伯髦而不能是中旄父

若以康叔在成王時尚年幼則其子康伯髦無參加踐奄之役之理从而只要將此器銘解作踐奄之役則可知無將伯懋父比定為康伯髦之可能性也在此點上毋寧應采中旄父說也然正如陳氏所言有伯仲之稱之異此亦另一人也遡而言之以器銘所言為踐奄之役故引致不合理也

關於伯懋父首先應採取據其有關諸器之銘文而考察其人之方法也伯懋父乃作為初期東征諸役中一方面之總帥而率領軍隊然屬於其麾下者概為成周之師氏小臣八師之軍殷之八師又稱作成周八師乃以成周之庶殷編成之軍旅在踐奄之役當時尚未動員者也伯懋父之名又見于盥尊盥卣○四五頁然盥乃嗣召公奭之後者也乃康初之器也伯懋父有關諸器之器制及銘文之字樣與其說是西周初之樣式之器毋寧是含有一般康昭期之特質因而伯懋父應是康昭期之人也(金文通釋第十三輯七二二-七二四頁六三小臣謎段林潔明譯4357)

白川靜曰白富卽富鼎之富也因召伯父辛乃召公奭之父故

富與召公為同輩

富鼎中僅稱稱作富此器中稱為伯富者與白懋父或稱懋父若懋者相同

白富之白陳氏解為伯叔之伯關於同人之名字另詳他處然稱白某時非限于伯叔之伯亦有在上文中稱某白而于下文則稱白某者隶伯或在白或毀中稱為白或初期之金文中在私名上冠以伯仲叔季者幾無其例即有亦是作為其氏號白某者多為某白之白此器中之白富亦即某白富从隶伯或白或之例可知也

陳氏以召伯父辛即召公其人之說其原因之一蓋以此白富為召公之長子也然隶解頁六九中作父辛之器之隶蓋乃公隶顯然與富同輩白並非伯叔之伯當視為侯伯之伯也（金文通

白川靜曰：白馬亦見作册大方鼎「作公賞作册大白馬」，並非讀作召白而應白馬連讀者也……賜白馬者並非專服之用者也。蓋乃用於宗教性儀禮者。詩周頌有客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魯頌之有駜則詠「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皆指神事。有駜下文述獻以振鷺之舞之事。然周頌振鷺乃詠殷之客神來格于周之宗廟而舞白鷺之事。白馬乃當殷人為周室之祭祀服務時客神之所乘者也，乃神事用之馬。殷人尚白，犧牲亦多用白色者。神事則用白馬。作册大方鼎及本器中賜白馬者亦為用於神事者也。作册大方鼎中召公奭賞大白馬，本器中則是召公之後之召从白懋父受賜白馬。（金文通釋

第八輯四五二—四五三頁四三召尊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說文白西方色也陰用事物色白从入合二二陰數以五行之說說之段注以字形為出者陽也入者陰也故从入然與卜文金文之字形不合……

高氏字例。二·九 有按白應即貌之初文象人面及其束髮形之說黃氏之部首講解亦以為人頭之形文始之說注意到白霸之聲之關係然霸又作䰣與白聲義有相通之處

郭氏之釋白 金文叢考 以字為拇指之象白金文白字均無所謂从入合二之痕跡余謂此實拇指之象形易咸之初云咸其拇馬鄭薛虞皆云拇足大指也說文拇將指也……拇與白同屬脣音古音之魚二部亦每通韻是則

拇白一音之轉也拇又名巨擘擘白亦一音之轉也拇爲將指在手足俱居首位故白引申爲伯仲之伯又引申爲王伯之伯其用爲白色字者乃假借也白侯父盤之白亦正拇指之象於指端著爪甲耳要之許書白爲西方色云云實亦出於傳會金文用白爲白色義者罕見作册大鼎云公賞作册大白馬僅此而已

用白爲牲獸之色者卜文之中不乏其例又以爲日光之象拇指之象者於形義並不適當田倩君之釋樂中國文字五 一文結合羅氏之樂字弦樂器說與郭氏之拇指說以白爲彈弦之拇指然字寧與霸魄聲義有關而考之可也

魄爲用白之聲義之字相對於魂字乃謂其屍體也古籀篇曰白爲魂魄本字轉爲虛白之備

是也淵源亦舉見字之例以白解作人面字與霸通用金文之既生霸既死霸文獻中多作魄霸之初文从雨革作霸獸革暴露於原野魄然曝曬其皮之形也用之爲月色之意而加月則爲霸魄亦謂屍體之肉之脫落者也白爲其頭顱之象鬼之卜文上部亦與白相近皃亦从白皆取頭顱之象也在祭梟之俗中有毆其屍骨而呪之禮謂之曰放曰敫放爲架人屍而毆之象敫爲於人屍加頭顱之形之字放正如見於放四凶之神話中乃對邊境之異族之厭勝之禮邊徼之字即示其方法邊之所从與敫相近自爲表示其鼻竅之形之字百爲假借字然乃於白字加△形之鼻竅之象敫爲呵激厲神之意以文爲之者曰檄施之於邊徼此等从白之字於古代之祭梟之俗多有可徵者

殷代之甲骨遺文中有少數於人頭有刻字者此蓋亦祭梟之俗之一也其字以鮮麗之朱填之恐為獲異族之方伯首長而以之為犧牲於其頭顱記其事塗朱而保存之用其呪靈者也用種種方法保存首長之頭顱可見於未開社會之中卜文金文中除白色外多用為方伯之義其後用為伯仲字蓋為引伸而得其義者也覇其後亦用為覇者之意斬首祭梟之俗其後亦有遺存於未開化之社會中然中國古代亦有其俗之事可以其有關之文字構造而追溯至某一程度說文新義卷七下一五七九一五八〇|一一五八二頁林潔明譯

唐蘭曰「微史家族本没有封爵但微伯㾹則稱伯是由于他是長子詩載芟說「侯(下同)通惟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毛萇傳「主

家長也伯長子也」（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〇一二一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微伯痶豆「微白痶乍簠」〈X332〉

裘錫圭曰：史墻之子痶在所作銅器裡有時自稱為微痶微伯痶或微伯，伯應該理解為伯仲之伯，而不應該理解為爵稱」（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八頁史墻盤銘解釋）〈X319〉

〈X9〉「白△伯邦父作齋鬲」〈X23〉「白△喜作作朕文考剌烈公尊毀簋」〈X24〉「白白沕伯梁父作龔姞尊毀簋」〈X25〉「白△作作寶壺」〈X26〉「白△章父作作寶盉」〈X27〉「白△章父作叔姬鬲」〈X92〉「隹周公于征伐東尸豐白△尃古咸戈」〈X93〉「白△喜父作洹餴毀」〈X96甲〉「宮代

白△伯子元相戈」〈又109〉「㝨白△𩒨自乍寶盤」〈又110〉「㝨白△𩒨」〈又111〉「
夆白△囗乍寶盨其萬年無彊」〈又133〉「弭白△伯用作鄭尊段盨」〈又133〉
艾白△伯内入右師𩃟」〈又147〉「白△寏父作寶段」〈又149〉「白△考父作寶
盤」〈又175〉「不白△伯夏子自乍作隮尊罍」〈又197〉「井白△焚白△尹代師
俗父遣中」〈又220〉「楙白△車父乍鄭姞隮鼎」〈又222〉「白△車父其萬年
子子孫孫永寶」〈又266〉「湨白△作寶隮彝」〈又269〉「湨白△作寶彝隮」
〈又280〉「唯曾白△父自作□鄦𬸦用征行」〈又341〉「白△伯𩰫揚父迺乃成
賀勳曰」〈又341〉「白△伯𩰫揚父迺乃或又」吏使牧牛誓曰」〈又369〉「用
楚弭白△師宋拜頓首」〈又378〉「𣪕乍北子白△娘」〈又393〉「白△考父乍寶
盤」〈又412〉「魯白△伯大父作季姬婧嬉媵段」〈又417〉「白△吉父作𣪕隮
段」〈又418〉「白△吉父作𣪕尊鼎」〈又432〉「彊白△乍旅用鼎段」〈又434〉
「彊白△乍井姬寏鼎」〈又435〉「隹強白△乍井姬用鼎段」〈又436〉「彊白△

乍姬用寶甗」〈X4387〉「強白▲乍用盥盤」〈X4397〉「強白▲自乍般盤裝
」〈X4407〉「白。侯乍旅尊鼎」〈X4417〉「強白。乍旅用鼎段」〈X4427〉「強白。乍
自為鼎段」〈X4447〉「強白▲匋井姬用盂鑵」〈X4467〉「白。乍南宮口段」
〈X4457〉「強白▲自為用甗甗」〈X4497〉「白伯乍作尊彝」〈X4737〉「匽侯易
錕白▲矩貝」〈X4787〉「白。伯公父乍作金爵」〈X4917〉「白。伯公父乍叔姬
醴壺」〈X4807〉「白伯公父乍旅盨」〈X4817〉「白。伯多父乍旅盨」〈X4827〉「
井白。入右毅立中廷」〈X4897〉「豐井刑叔乍白▲姬尊段」〈X4907〉「口白。
伯乍作寶段」〈X4997〉「隹番君白▲龖用其赤金」〈X5067〉「白▲伯尚鑄其
乍作寶鼎」〈X5087〉「白▲伯寬父乍作寶盨」〈X5147〉「唯甫白▲伯富自作
匜」〈X5157〉「唯甫哀白。伯者君自作寶鼎」〈X5167〉「唯甫哀白伯者君
用其吉金」〈X5197〉「唯甫哀白。伯者君自作寶匜」〈X5207〉「黃孫須頸
子白▲亞臣自作鐳」〈X5247〉「番中仲乍作白。伯皇止之造戈」〈X5267〉「

白伯梡盧肇肇乍作皇考剌公尊毀」<x5527>「朁曹白伯狄乍作䍃

夙奴風公尊毀」<x5517>「白乍彝」<x5227>「白乍」<x6327>「□白□乍寶

西」<x6537>「□□白伯之□執□」<x6197>「白伯車父乍作旅盨」<x1037>

」白乍作彝」<x7107>「㿝矢」<x6447>「亶伯乍寶尊彝」<x5597>「陵伯乍

寶尊彝」<x5507>「陵伯乍寶尊彝」<x5537>「陵伯乍寶尊彝」<x5537>「

援伯乍」<x6337>「伯騆父作姬淪媵盤」

黹 a

乃孫作且己鼎〈0495〉

衛鼎乙〈Z338〉

訇簋〈X5〉

㝬簋〈Z290〉

唐蘭曰〔甲〕原作大黹，黹應讀為致，黹、致音相近。儀禮·聘禮記諸侯的使者聘問時，主人方面由卿去致館，安排住所，準備延席，并送糧食柴薪等，大致是舉行隆重的致館禮。〔乙〕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七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九年衛鼎「王大黹」〈Z338〉

周法高曰〔甲〕唐蘭語譯「王大黹（致）」為「王舉行盛大的接待禮」說文卷七下黹部「黹，箴縷所紩衣，从㡀，丵省。」〔乙〕

馮蒸曰〔甲〕从這件兵器的銘文可知作此器的人是黹太保，是官名也可以是氏名，在西周金文中這種情況很常見，如小臣氏

樊尹鼎（見三代吉金文存卷三、十八）的小臣，即是以官名為姓氏的。太保是召公奭，他的子孫鑄銅器時，常用太保為氏族徽號。我們認為肅可能是召公的兒子一輩。三代吉金文存卷三有三件[衤肅]鼎，或稱太保鼎。或稱太鄙，說[衤肅]作尊彝太得。[衤肅]為肅的增加偏旁字，實為一字，無疑。[衤肅]字金文編未收。當與此戟為一人所做。

有人認為肅就是太保召公奭。根據是與太保有關的周初三器：令簋、令彝（并見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和叔簋（見商周金文錄遺一六一）。在叔簋和令簋裏都提到了王姜。據說此之王姜如非武王后，即當為成王后。因為她與周公子明保同時，而明公當是周公子之仕于王朝者。書序召公為保，周公為師。召公老壽，所以他可以與王姜、明保同時。因而說[衤肅]鼎、肅戟即應為召公之物。舊說召公名奭，史篇以為名醜。奭、醜皆當為肅之誤傳。但這種說法是不可

信的首先據吳其昌金文世族譜的意見王姜并不是武王或成王之后，而是昭王之右。唐蘭先生在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考古學報一九六二年第一期）一文中定為康王之后，最近已放棄這個說法改從吳說，因為王姜曾以昭王南征應以昭王后說為妥當。其次如果召公自已作器不會簡單地自稱為太保而且以召公奭的地位，作此簡陋的類似明器的戟，也是不大可能的，現在可以確知是召公所鑄的器，除成王時的太保簋外，在康王時還有三件，其一現存于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范汝森太保鼎，文物一九五九年一一期）一個在美國（成王陳鼎見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A.七九）這兩件是鼎，還有一件是鴨卣，在日本（太保鴨卣見梅原末治白鶴吉金撰集圖四）均制作精美藝術造型與此戟迥然有別，據以上幾點，肯非召公奭應是無可懷疑的（文物一九七七年六期五二頁關于西周初期太保氏的一件青銅兵器）

錫〈X1〉「易錫女汝玄衣黹屯」〈X5〉「易錫女汝玄衣黹屯」〈X133〉「易

女汝玄衣黹屯純」〈X151〉「易錫女汝玄衣黹屯純」〈X290〉「齎攝

黹致朕心」〈X300〉「玄衣黹屯純緣旂」〈X338〉「王大黹致」〈X340〉「

黹屯純」〈X455〉「黹」〈X484〉「內史尹冊易穀玄衣黹屯」〈X541〉「黹屯

純」

⿰黹虘 ⿰黹虘 史墻盤〈又309〉

⿰黹且 師覩鼎〈又2??〉 从黹且聲

唐蘭曰「⿰黹虘疑通租。說文『田賦也』，詩鴟鴞『予所蓄租』，韓詩章句『租，積也』」（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四二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授墻爾⿰黹虘租」〈又309〉

周法高曰「唐蘭語譯此句為『給了墻你的田租』，大誤」。

裘錫圭曰「⿰黹處是⿰黹虘的異體，古通楚。大系考一一九頁釋戰國策秦策高注釋楚服為盛服，⿰黹虘福疑即大福之意」（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三〇一三一頁史墻盤銘解釋）。「剌烈且祖文考弋式𡨦受授墻爾⿰黹處福」〈又309〉

徐中舒曰「⿰黹處即處之繁文，从黹者，黹針縷刺繡之文，黼黻字从此，言所居有如黼黻之美好」（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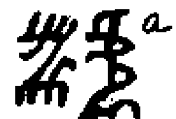
四六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爾⿰黹虎福裏」(2391)

李學勤曰「同出鐘銘作⿰黹虎，讀為祚，爾雅釋天「福也」」(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六頁論史牆盤及其意義「弋[illegible]受牆爾⿰黹虘」)

戴家祥曰「⿰黹虎，从黹从虎，癲鐘(丁組)作⿰黹虎，郭氏釋⿰黹虎，假文云「⿰黹虎，當即說文黹部之⿰黹虘，云合五采鮮色，从黹虘聲，詩曰衣裳⿰黹虘⿰黹虘，語在曹風蜉蝣，今詩作楚楚」(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一九頁)，唐蘭讀「受墻爾⿰黹虎」為句，謂⿰黹虎為祖之假字，訓積也，李學勤讀「弋必疑予受墻爾⿰黹虎」為句，謂⿰黹虎為祚之假字，訓福也，徐中舒讀「爾⿰黹虎福裏」為句，謂即處之繁文，訓居也，⿰黹虎之音義尚無定論，其為福之形容詞，殆無疑義，徵諸典籍，似讀「實受墻爾⿰黹虎福」較為通順，易井「王明，並受其福」，禮記禮器「祭則受福」，是其例也。(師大

）<又309>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八一頁墻盤銘文通釋「賁 賁受墻爾𪋚福

<又309>「受墻爾𪋚福」<又310>「𪋚屯 純」

a

b

⿰黹虒 ⿱⿰黹攴皿 (1354) 說文所無

 㸑鐘丁組 (0337)

周法高曰：「(0337)㸑鐘丁組『褱受余爾⿰黹虒福霝冬(終)』與(0349)史牆盤『剌(烈)祖文考弋𡨦(貯)受(授)牆爾⿰黹虘福』句法相近，可証⿰黹虒與⿰黹虘通。「⿰黹虒福」或「⿰黹虘福」當連讀，不可分屬二句。說文卷七下黹部「⿰黹虘，合五采鮮色，从黹虘聲。詩曰：衣裳⿰黹虘⿰黹虘。」創舉切。段注：「曹風蜉蝣曰：衣裳楚楚。傳曰：楚楚，鮮明皃。許所本也。」「⿰黹虒福」或「⿰黹虘福」猶言多福也。唐蘭以史牆盤⿰黹虘字斷句，讀作祖。李學勤亦以⿰黹虘字斷句，讀作祚。皆非也。惟裘錫圭解為大福是也。容庚金文編謂⿰黹虒為說文所無。今知⿰黹虒字即⿰黹虘字異體，原可合而為一。但因容氏已注明⿰黹虒字說文所無，故另將⿰黹虘字列為一條1057A。」